

情慾革命，妳也有份



好

女人

何春蕤 著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我們正進入一個多元時空的世界。早在十年前，我們無法想像女性主義可以和流行服飾、後期資本主義商品文化錯置閱讀；我們無法想像黃道十二宮的詮釋遊戲可以取代佛洛伊德的潛意識法則；漫畫遊戲軟體的情節比小說文本的經典人物更被讓人熟悉；幽默學說脫離了科幻小說成為一門社會學科；第四臺的跳躍切換使我們毫無滯阻地穿梭政治話題、NBA現場、宗教演講、烹飪教室及音樂MTV。

我們正參與著這樣的文化情境，一場文化符號與流行話題多聲部嘈雜不休的嘉年華盛宴，「閱讀」成為一種更廣義的文化參與，知識不再被縛綁在權力宰制的共價鍵上——更多時候，它成為休閒。

精準的、晦澀的小知識份子書寫與閱讀，已經氣喘吁吁地被每日在生產的文化符號、流行資訊遠拋在後。由品牌、消費行為、文化扮串、影像思考建構出來的隱性讀

者，一樣在期待知識的閱讀與學習。但是那多被摒棄在經典外的文化產物始終妾身未明。次文化在上昇並精緻化的過程中，往往騷動著一些讓人驚異的創造力和想像空間。我們知道，流行文本往往以不連續的、消費現場的、代謝率高的方式在譜寫當代文化情境。於是，閱讀介於讀者與書本之間的空間關係，則卸去了嚴肅文學一貫的知識與權威性，而更存在著一種文化情調逗引、欲拒還迎、更類似舞蹈的互動張力。

《論語顏淵》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謂風行草偃，元尊文化『風行館』的開館，有下面二點意義：一、我們不得不正視那龐大的流行文化所挾帶的驚人智慧。我們希望能從嚴肅的經典文本之外，找到另一種閱讀可能：一些被傳統學科輕忽遺忘，無法定位的文化譜寫。我們更希望能更貼近文化現場，感受到當即發生的語彙、景觀、遊戲規則、空間思考的流動。

二、我們希望閱讀的關係從知識權利的桎梏中解放，閱讀成為和當代文化情境的一種挑逗、一種互動、一種休閒和嬉耍。

自序

好女人就不好色嗎？好色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嗎？女人和情慾之間倒底隔著什麼樣的文化禁忌？女人的好色會有什麼樣的面貌？

在街上與你擦肩而過的女人，可曾想像她冷靜面容之下埋藏著什麼樣的情慾波動，什麼樣的前後思量，什麼樣的歡愉和哀怨，什麼樣的沈澱和雋永？

如果我們能駐足聆聽彼此的故事，就會發現好女人和好色女人的故事沒有分別，都是女人生命中譜出的七彩樂章。

《好色女人》要敘述的，就正是女人在荊棘環境中的情慾開拓。是一些女人不為人知的偷歡，是另一些女人身心幽微的牽動，是女人義無反顧的擁抱情慾，也是女人對別人的情慾的寬厚支援。

在這些故事和宣告中，不管是中年的已婚婦女，或是老年的孤苦婦女，或是不婚未婚的年輕女人，都有她們奮鬥開路的方式。女人的情慾生活遂逐漸顯示出它複雜多采的各個層面，女人的沈默再也不是純然的無力。原來，有那麼多女人

已然為她們的人生踏出了各式輕快的迴旋舞步。

這本書裡收集的是我自一九九四年《豪爽女人》一書問世後所寫的一些相關情慾解放、但是比較通俗的文章。這些文章散見於各種文字媒體，從最樸實強悍的工運刊物，到最眩目光鮮的女性商品雜誌，呈現我擴散激化情慾革命的意圖。

讀者或許也會注意到，一反《豪爽女人》直接對話強悍挑戰的風格，我在這些作品中嘗試一些軟性的、平實的、誘人的說話方式。畢竟，《豪爽女人》的凌厲攻勢已經全面打開了女性情慾的文化空間，下面接著要做的，就是提供各式各樣的人生情慾故事，好讓座落於不同位置的各式各樣女人都有台階可沿級而上。因此這些故事中的女人在情慾中的進階是很不相同但是又具體可行的。

我把這些文章分為兩大群，一部分我稱之為「女人脫軌」的故事，記錄的是一個個在現實台灣社會中活著的女人。她們都在自己有限的位置上以個別的方式踏出了傳統文化為女人安排的人生軌道之外，而且奮力的想活得有滋有味，雖然面對周遭世界的耳語和壓力，她們卻在彼此的故事中得到力量。

另外一部分我稱之為「女人拆軌」的思考。我相信脫軌的行為和衝動還可以形成更根本改變女人處境的力量——如果我們在面對脫軌時，能開創出不一樣的

情緒反應和複雜思量，那麼我們將可以徹底拆掉並另行架設立體多向的新軌道。

《好色女人》用最具體的故事證明，已經有許多女人脫軌，已經有許多女人在各自的角落中散播拆軌的言論和經驗，平反了女人和情慾之間的水火不容和愛恨情仇。現在，讓我們來傳述她們的故事。

她們都是好樣的女人，勇敢自在，坦蕩強悍。

她們都是好色的女人，肯定情慾，不存嫉妒。

她們都是好女人，是徹底為女人好而努力，尊重別的女人生命的女人！

目錄

出版緣起 5

自序 7

女人脫軌

就從擁有名片開始 17

他去了媽媽舞廳 22

你來電，我來電 26

我有一個小情人 32

我的變態，我的幸福 36

七十歲的一簾幽夢 40

孝順他的情慾 44

外遇就是一種蹺課	47
三溫暖的外遇	50
女人外遇陣線聯盟	53
女教師的身體裝扮權	58
我還不想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	62
單身女人的高潮權	66
貞潔猜忌	69
三十歲女人的兩個好朋友	73
妳也精神濫交嗎？	77
誰來和我網路性交？	81
情慾的多角化經營	85
豔裝夜行的女人	89
誰說我是「不幸少女」？	94
我遇見了嫖客	98

女人拆軌

成功嶺霸王花的誕生 102

女人投了抗暴票 106

女人如何規畫一生的愛與性 113

身經百戰的處女 117

女人當然要主動 121

好色的女人萬歲！ 123

「香爐」也有參政權 127

女性解放便宜了男人？ 131

女人生命裡的黑洞 135

未婚懷孕的喜訊 138

誰要性高潮？ 142

歷史上的真愛一向很敗德 146

機車上的豪男豪女	149
從全民寫真到全民整型	154
媽媽，我也會講黃色笑話！	158
從花魁藝色館到新聞女主播	164
拉鍊夾住陰毛的男人	171
由偉大母親到蠟筆小新	175
女人的電子嬰兒	178
短期婚姻	182
婚姻迢遙路，何必怨女權	186
外遇的另類論述	190
面對眾多女體的男醫生	195
結語：如何從這一山到那一山？	201
跋——情慾革命，妳也有份	209

女人脫軌



就從擁有名片開始

她在印刷名片的櫃台前停住了腳步。打這裡經過了無數次，從沒想過名片有可能變成她生命中的東西。

她讀書的時候，學生就是學生，沒什麼需要宣告的身分，因此還不作興有名片，哪像現在兒子女兒才不過一個大二，一個大四，就都揣著印得眩人眼目的社團頭銜的名片東給西送。

她做事的時候只是個小職員，兼作小妹，公司不是什麼大生意，老闆一人跑外務就夠了，因此除了老闆之外，公司裡沒有一個人有那種需要或自大去擁有名片。再說，在那個封閉的年代，女人幾乎從來沒有那種遇見陌生人而進行交換名片的機會，要名片作啥？

結了婚之後，她變成了陳太太，生活圈子就更小了。誰會需要和鄰居、菜販、大樓管理員、郵差、醫生、孩子的老師、區公所的職員等等日常接觸的人交換名片呢？

此刻，在名片櫃台前，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對她這麼一個主婦而言，名片的真正含意倒不是什麼專業形象或社會地位，而是襯托出她生命中人際關係的狹窄——她連給陌生人名片、和陌生人交往的機會都沒有。

是啊！前幾天讀到港星阿B和妻子B嫂的關係可能破裂的消息，據說B嫂在訪問中一直強調她和別個男人共進晚餐真的沒有什麼。她記得讀到這段報導時的震撼，倒不是因為又有一對恩愛夫妻破滅，而是清楚看見已婚女人居然連和別的男人吃個飯都需要解釋，需要祈求諒解。

她胸中的不平喚起了另一段回憶。大概是三個月以前吧！她一個人回中部去看看年邁的父母，在火車上同座的男人好像還蠻談得來的。她還記得他友善的笑容，有點尷尬，有點溫柔，是她結婚二十二年以來很少見到的。

是啊！也許結了婚的女人，尤其是中年女人，臉上常常有某種「生人勿近」的標示吧！不過，那一天她的心情特別輕鬆，晴朗的天氣是一個原因，順利買到有座的车票是另一個原因。不管如何，她的臉色一定是很輕鬆的，要不然鄰座陌生的男人為什麼會有膽開口搭訕呢？

和陌生男人搭訕並不是她平常會做的事，或許是男人前胸T恤袋口上的小鱷

魚吧！大學時代有個男生，她每次看到他時都是低垂眼光看他前胸的鰻魚，直到畢業也沒敢正面接受他表達的好感。欸！那時真是太保守了，想到這裡，她心中不由得對這個男人有點好感起來。

他們輕聲的聊著，沒有講任何和私人狀況有關的話，是嘛！萍水相逢，何必談那麼私密的事，更何況這種話題一開，立刻會擾亂他們談話的正當性，何必呢？就讓大家暫時做一下既無根又無牽掛的人吧！

於是，她們在車廂規律的軌聲中談著最近的台灣社會現象，談好吃的餐廳，談各地旅遊的經驗。眼光愈來愈柔和友善，臉色也愈來愈溫暖紅潤，原來和陌生男人的聊天可以那麼輕鬆又那麼心跳。

過了豐原，她下意識的開始整理衣裙，眼光飄向行李架上的包包，鄰座的男人遲疑了半晌，在列車的廣播聲中開口：「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

她還記得自己的臉上發燙的感覺，霎那間好想繼續坐到南部去。

男人幫她拿下行李，她慌亂的覺得滿車廂的人一定都聽到了那句邀約之詞：「不太好吧！我很忙。」

男人的眼光中有一絲失望，但是禮貌的讓開過道，讓她下車。車廂滑過月台

邊時，她依稀感覺到背上有他眼光炙熱的燒灼，也感到自己身體心靈上那股強烈的失落感。

那時我要是有名片，就可以靜靜的塞給他了，至少我們可以維繫某種連線，以後說不一定會有機會再見面聊聊，她想。

這麼多年來，她一直是以妻子和母親的自我定位來面對世界，好像早已忘了怎麼和別人進行自在的、不談公事的談話。這次撇開妻子及母親的身分來面對陌生男人溫暖的眼光時，她依稀感覺到少女時代那種被注目被吸引的熱力，一種使自己覺得真實存在的活力。

櫃台後面的小姐迎上來一個不由衷的笑容。中年女人義無反顧的說：「我要印名片。」

除了名字、電話之外，還要寫些什麼呢？她拿著筆在空中劃著。

名片是向陌生人介紹自己的，它應該表達自己的特殊愛好。好吧！上款就寫「美食研究」。以她每日的烹調工作和食譜研究，這個頭銜還頗恰當的。還有，也可以加上「名著閱讀」。

她興奮的幻想著鄰居的中年女人皮包裡都開始揣著各自的名片。對門黃太太

的名片印著「花藝與盆栽」和「女性雜誌研究」，林太太是「傳統醃製藝術」，康太太則是「麵食專家」。她們在這些話題上的耕耘絕對可以勝任任何討論或檢驗。

想到這裡，她感到一陣雀躍。有了名片，有了和陌生人交往的橋樑，我們這些中年主婦也該向外發展新的人際關係了！

他去了媽媽舞廳

那天下午，她按照慣例開始拖地。

這是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例行午後工作。

其實瓷磚地並不是那麼髒，她在進門之後的整條陽台上都鋪了地毯，已經消除了鞋子上的大部分灰塵，再加上只准脫鞋才走進房子，屋裡其實沒那麼多灰塵，她只要不時把那一條通路吸吸塵就很乾淨了。

可是，她還是習慣性的每週花好幾個鐘頭把全家拖兩次地。

家裡的人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辛苦得很，要是能回到一個乾淨清爽的家，一定會很安慰的。家就是外出打拼的人休息的地方，不是嗎？而且她的世界就是這個家，把家裡弄得漂漂亮亮乾乾淨淨，也算是她的成就吧！

再說，上回在家長會遇見女兒同班同學的母親羅太太，說是今天要帶她出去玩玩，要是家裡沒弄乾淨，怎麼對得起家人呢？

她更用力的拖著地了——帶著一股要出門的興奮。

羅太太帶著她到了林森北路，上了一棟大樓的十一樓。

純跳舞的，都是老師教，沒有什麼不好的人在裡面，來，我請客。——羅太太一面說一面替她付了入場費，才一百多塊。

舞池頂上裝了好多亮得不得了燈泡，還有像電影裡面舞廳才有的反光球，不斷的投射著眩目的閃光，周圍舞客休息的地方反而比較暗。舞池裡大部分是女人，而且是和她一般年紀的女人，有的和男人用心的踏著舞步，有的和女友練著節拍，另外還有一些在舞池後方的整面牆鏡前一面跳一面檢視自己的舞姿。

她從來沒想過會有那麼多女人，和她一樣年紀的女人，下午不在家拖地或者睡午覺而跑來跳舞，而且跳得那麼起勁。

羅太太的老師是一個穿著整齊，面貌普通但是很有禮貌的男人，羅太太在車裡時還說打電話約他來這裡跳，一小時要八百塊呢！師生二人什麼客套話也沒說就下了舞池，那種架式還真像第四台教舞的錄像帶，中規中矩的呢！

她一個人坐在黑暗的桌邊，恐怕會有人過來請跳舞。什麼人都不認得，真後悔莫名其妙跟著羅太太來。

跳了一輪，兩支曲子下來，羅太太說要休息，叫她也和老師下去玩玩。

我好多年沒跳了，老早忘了，我在旁邊看看就好了。——她惶恐的推拖著，但

是又覺得不好意思挫折老師臉上和善的微笑，於是腳步遲遲疑疑的下了舞池。

曲子是熟悉的流行歌改編的，常常在綜藝節目中聽到。她安心了一點。

老師帶著她在舞池中擺好架式，輕輕推著她跟上舞曲的節奏，隨著其他的舞者暈眩眩的旋轉在閃爍的燈光下。

腰要直，手肘要抬高，頭要抬起來，要有一種顧盼自如的樣子。腳步要輕輕的滑過舞池的地面，輕飄飄的，好像是最熟練的舞者一樣。——她慢慢的感受到舞蹈的身體圖像。

在牆鏡的影像中，她突然發現自己並不太矮，也不平庸，只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拖地、抱小孩、切菜洗菜中捲曲了自尊而已。

在輕巧的樂聲中，她學著調整身體的節奏扣上音樂的節奏，她清楚的感受到身體從沈睡中醒來。那種逐漸自我操控、身樂合一的快感是例行的家事工作中完全沒有的。

對面的老師專心的提示著她如何擺頭，如何扭腰，如何拋擲眼神。她驚訝的發現可以和一個陌生男人那麼親近而不感覺不自在。

原來跳舞可以是那麼輕鬆愉悅、鞏固自信的經驗。

她突然感覺到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時代那種自在自主，但是顯然擺脫了年輕時的羞澀和退縮。這種新找到的力量使她興奮得莫能自己，腳下也更加輕快。

換了羅太太跳。她坐在黑暗的興奮中，捉摸著新找到的身心悸動感受。

原來，除了拖地以外，我和地板還可以有這種愉悅的關係，等下我要問羅太太要老師的電話，星期五再來跳。

她計劃著。

你來電，我來電

她感覺到自己的心跳重重的拍擊著胸口。

有什麼好緊張的？不過就是打電話嘛！對方又不知道我是誰！

結婚這麼多年，好像早就忘了怎麼和陌生男人交談，要不是那天和老同學靜雲聊天時，聽她說起這個新遊戲怎麼的刺激、怎麼的浪漫、怎麼的安全，她怎麼也不會想到要試試看。說真的，看到靜雲臉上少見的興奮竟然會使得這個面貌平庸、已經過了青春歲月的女人脫胎換骨似的煥發起來，她的心裡有說不出的驚訝，更深刻感受到一層羨慕。

靜雲說只要撥電話過去，聽到錄音時按照指示選項，電腦就會自動幫她連上可以對話的人，要是談得不投機，掛掉重撥就是了。

這倒是個好辦法。真安全。

她也記得曾在哪裡的公用電話旁邊的牆上看到過一些小張貼，「你需要朋友聊天嗎？」「想認識天南地北的好朋友嗎？」「驚喜姻緣一線牽」之類的，她也好奇的讀過上面的描述，一看就知道是為青少年或者未婚的男女製造機會，但是

自己再也沒想到今天會成為其中的一個。

一個女聲的錄音甜甜的要她登錄自己的年齡，她遲疑了一下，選了二十五到二十九。要是報上了她的真實年齡，對方不知道會怎麼想，四十歲的已婚女人還玩這種遊戲！報得太年輕，好像也說不太過去，要撒謊也得撒得有點像。

女聲接著問她要與哪個年齡層的人談話，她遲疑了一下，又選了二十五到二十九。要聊天就找年輕一點、頭腦比較開通的人吧！可千萬別像老公那些中年的朋友們，既呆板，又無趣。

女聲說電腦正在安排談話對象，沒想到才過了五秒鐘就傳來一個聽起來頗為年輕的聲音。是個男人。

我怎麼那麼白癡？她暗罵了自己一句，當然是男人，我本來不就是想和個陌生男人講講話嗎？

小姐怎麼稱呼？——他的第一句話。真有點恍如隔世，有好多年沒被稱為小姐了。

我姓林。——她選了最普通的姓，也是最不留下痕跡的姓，還提高了兩個音階，聽起來年輕一點。

林小姐在哪一行服務？——哪一行服務？她真想告訴他是家管，不過，靜雲說過可以假裝自己還是當年大學畢業時做的外貿商行小職員，有實際經驗做後盾，這樣子比較不會穿幫。

外貿，你呢？——靜雲說，有關個人狀態的事愈少說愈好，而且主動出擊比較安全。

汽車貸款公司。——輕鬆的聲音輕鬆的說。

那你現在不是在上班嗎？——她脫口而出。

妳也是呀！——兩頭的人突然有了一陣互相諒解的輕笑，鬆弛了一些陌生的緊張。

貸款公司是做什麼的？——倒也不是她真的好奇，反正找點現成話題嘛！

就是幫人家渡過難關的，妳要是急著用錢，又有汽車，就可以來找我。不過，要是沒有難關，不急著用錢，也可以找我。——年輕男人的聲音透著一股不太世故的自信。

找你做什麼？——這句話不知道是從哪裡跳出來的，連她都聽見了自己聲音中的挑逗。

可以做很多事呀！看妳想做什麼，我都可以奉陪，反正，做愛做的事嘛！——最後一句好像在哪個地方讀到過，現在由一個不知名的年輕男人說來，真是令人心跳。

接下來的探戈就在你進我退，我進你退的太極拳中遊走。客廳的鏡子裡映照著一張泛著紅暈、眼波流轉的臉，寂靜的公寓中輕輕的迴響著她逐漸趕走落寞的聲音。

和一個不知道自己身分的陌生人聊天還蠻刺激、蠻有意思的，沒什麼後顧之憂，也沒什麼長遠計畫，更不必不好意思。對方偶爾說出一兩句飽含性暗示的話，好像也只不過提供了另一些新的話題、另一種探測方式而已，而她不但沒有覺得什麼惡感，反倒有一種新鮮的快感。

畢竟，對一個見過不少世面，有些許人生經驗，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女人而言，任何的邁步都是收獲。

妳上班的時候也會覺得寂寞吧？要不然為什麼會打電話？——對方的語氣帶著一股試探性的輕佻。

寂寞又怎麼樣？——這樣的回答脫口而出，自己也嚇了一跳。真的是寂寞太

久了吧！丈夫和孩子不在家的時候才顯出了她真正的活潑調情。

那就讓我來陪陪妳嘛！我的裝備不錯喔！

是嗎？——靜雲說得沒錯，正戲總算上演了。

是呀！——下面接著一大段成人內容。

她沒有說太多話，只是充滿驚訝和好奇，忘我的聽著一個陌生的男人描述他的器官和活動，眼睛雖然望著客廳中熟悉的傢具擺設，眼前浮現的卻是那個男人略帶喘氣描述的激情景象。

在這一刻，她的身體好像進入了另一個境界，一個令她喘不過氣、有點緊張、無限興奮的狀態，是那種當年初戀情懷逐漸邁入肉體接觸時的甜美刺激。她感覺到身體的甦醒，感覺到某些部位的蓬勃。

出來見見面嘛！我可以趕走妳的寂寞喔！不過，也不一定要幹什麼，見一面再說嘛！說不定我們有那個緣份。——年輕的聲音充滿了誘惑，低低沈沈的邀請令她一陣暈眩。她沒握話筒的手握住了自己的乳房，厚實的感覺使她安穩下來。

我再想想吧！我老闆回來了。——好像也可以收手了，她已經得到了想要的。

陪伴。

那就留個電話吧！沒關係，留個電話嘛！——蠻可憐的——不方便？那我留個 call 機號碼給妳，要 call 我喔！

好哇！今天不方便多說，改天再聊。先謝謝你咯！——她莫名其妙的好想飛個吻給這個陪她說了半天話的男人。

放下聽筒，她在椅子上坐了好久，真是個既刺激又安全的經驗。距離先生和孩子的下班下學還有一些時間，來吧！讓我再撥進去，找另外一個男人聊聊。

我有一個小情人

我想告訴你，我真的很謝謝你，謝謝你的演講。

我今年五十三歲。

是嗎？謝謝你的誇獎。說真的，我也覺得最近愈來愈年輕了，至少心裡覺得如此。

這是有原因的。我丈夫死了好幾年，我一個人帶兩個孩子，日子實在蠻苦的，有時候半夜醒來，想起過去的歲月，真的好難再過下去。平常也沒有人可說，別人雖然好像同情你，但是背地裡還是會把你當霉星看。他們嘴裡不說，可是只要我多打扮一點，他們眼神中的責備就直直的刺進我心裡。

現在我不會介意他們了。我想要告訴你的是，我有一個情人，他比我小十七歲。

對啊！我也覺得很興奮，在這個年紀還有人喜歡我，而且還是個比我小那麼多的年輕男人。

我們認識三年了，慢慢感情愈來愈好，可是有時我會想起他比我小那麼多，

然後我就會擔心人家說閒話。

我知道不用理別人說什麼，他也是這麼說的，所以我才繼續和他走下去。可是我們之間漸漸有了身體的吸引，有時見了面，好想緊緊的抱著他不放。

是啊！我也知道這是自然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太太，我有點顧忌會對不起她，所以一直沒有做那件事。他常常告訴我，沒有關係，做了不會怎麼樣不好，可是我一直推托。

兩個月前，我實在受不了，我們終於做了。

你大概想像不到，好久沒有那種感覺了。他對我好得不得了，我好感動！當時就哭了。

我知道他有太太，他們的感情也並不差，但是我和他也很好呀！我覺得我們蠻相愛的。我並不奢求什麼，以我的年紀和條件，我也不敢妄想什麼，只要能把握住一點什麼就可以了。

可是我還是會有罪惡感，總覺得不應該和他那麼相愛，不應該有身體的關係，不應該在這個年紀還那麼享受愛情和性。

你今天講中年女人處境的時候，講到「中年女人的情慾人權」，我突然覺得

好色女人

豁然開朗。

對啊！為什麼我們女人到了這個年紀就應該呆呆的等死呢？我還活著，我還能戀愛，而且我還有個比我小那麼多的男人愛我，為什麼要讓自己的身體死亡？讓自己的情慾消沈？

幾年前我的生活就是那樣的，死死的，好怕上床，因為上了床就默默的等天亮。我本來也以為生命就是如此了，可是我遇見了他，那麼年輕，那麼愛我。跟他在一起，和我丈夫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樣的，好活，好熱。

你說得對，我已經找到了新的愛情，我已經嘗到了身體活著的感覺，為什麼我要感到罪惡？為什麼要容許罪惡感腐蝕我現有的有限快樂？

難道我的生命，比起他太太的生命來，不值一文？難道為了對得起她，我就必須對不起自己？

我想謝謝你，因為你的演講讓我明白，我也有權利追求歡樂，中年女人的生命既然還沒有死盡，我就還有希望。

我會珍惜現在手中的快樂，直到它結束的那一天。如果他要離去，我也會讓他走，反正在我五十三歲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主動創造愛情和生命。

誰知道呢？搞不好下一次我會有一個更年輕的情人。
不管怎麼樣，謝謝你！謝謝你讓我覺得坦然自在。

我的變態，我的幸福

我現在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變態的女人，而且奇怪的是，愈變態，我反倒愈覺得幸福。

還是少女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一定和別人不太一樣。在那個連電視都還沒有誕生在台灣的年代，別的同学好像都簡簡單單的做著少女純情的美夢，我卻饑渴若狂的讀著愛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甚至章回小說。我雖然愛讀這些小說，但是我並不是什麼文藝少女，說真的，我讀它們是因為它們中間有些激情的片段令我心跳臉紅，令我莫名其妙的感覺到兩腿之間的某種腫脹和抽搐。我也不明白是為什麼，但是我就是喜歡那種呼吸短促的緊張狀態，因此我總是在各種小說中搜尋著那種場景。

當然，讀著讀著，我也會開始另一些在被窩裡、在書桌下、在無人的角落進行的自我歡愉活動，我夾著枕頭、棉被、手腕、裙角，在愈來愈緊的腫脹中得到最大的快樂。當時我以為只有我一個人那麼變態色情，十幾歲就強迫性的夜夜手淫，於是我自以為背負著只有我一人所有的罪惡重擔，羞羞慚慚的獨自走上人

生。

唸高商的時候，我開始對路上注意我的男生羞澀的眉目傳情，偶而還會學著小說中的情節和他們在冰果店裡啜著檸檬汁聊天。我們並沒做什麼，就那麼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訕著，但是當我們灼熱的對看時，我依稀感覺到兩腿間的腫脹。後來我也一直沒和他們做過什麼，因為那種灼熱已經足夠我帶回家中進行屬於我自己的快樂活動。

發現我喜歡和自己玩，遠超過和男人玩，那是結婚以後的事。丈夫也沒有過太多身體經驗，好像只在當兵的第一年和同袍去嫖過一次妓女，他是個靦腆的男人，總是在熄了燈以後摸索著尋找我的軀體。沒過兩三年，連這種摸索也稀疏起來，在那個時候我才在逐漸冷卻的熱情中發現，早年就會自給自足是多麼好的事情，我從不需要靠丈夫來給我滿足。

那幾年中，我又開發了另外一種變態。一連生了兩胎都是我自己哺乳，每次餵奶就是我的性生活，每當那小小的嘴唇吮著我的奶頭時，我就有說不出的快感，倒不是因為什麼偉大的母性，而是那種吸吮似乎直接通到我下體的腫脹，尤其是當他們開始長出小小硬硬的牙齦，時時磨著我的乳房的時候，連他們的咬嚙都

是那麼銘心刻骨！餵奶真是件性感的事。

孩子唸國一的時候，丈夫在一次車禍中去世，我繼續孤獨的生活，養著孩子，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上空中大學。聽人說寡婦的日子難過，夜晚更難過，我倒沒有那種感覺，反正自給自足的日子早就是常態。

但是現在，一反多少年來的常態，我熱烈的喜歡狂野的和男人做愛。這個轉變發生在兩年前。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個很平凡的男人，八年前我們認識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熱烈的戀愛，那時大家都是四十幾的成年人了，還談什麼戀愛呢！我死過丈夫，他離過婚，大家都經歷了不順暢的人生，既然看著還順眼，彼此也覺得可以作伴，那就湊合一下吧！

我們的性生活起步很慢，因為我們似乎都相信中年人不會有什麼性慾，事實上，有好一陣子我都覺得「四十狼虎」說的不是一般女人，而是天負異稟的女人。不過，既然做了夫妻，總得盡點義務，所以我也會盡責的配合。

直到兩年前的某一天，丈夫不知受了什麼刺激，我猜或許是看了家裡新訂的鎖碼台節目吧！他趴在我身上時突然咬住了我的乳頭，在牙齒之間細細的磨著，

我嚇了一跳，但是同時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快感。

成年男人的咬嚙和嬰兒的磨牙很不一樣，有一種吞噬的危險，混著一些被需要、被掌握時的無力感。那種很久沒有的腫脹和緊張又回來了，而且比過去更令我暈眩，我忍不住的快樂的抱緊了丈夫，熱情的投入遊戲。

說真的，我一向不覺得性交的插入有什麼特別的愉悅，男性性器官的活動總是那麼單調平淡。相較之下，在我胸前的任何野蠻動作都令我心眩神搖，爽到最高點。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被虐待，反正任何對我胸部的蹂躪都會使後來的插入顯得比較可以忍受。

作為一個年過半百的女人，我慶幸自己有機會在再婚中發現截然不同的快樂方式，也默默的感謝第二任丈夫愛看鎖碼台。

我知道別人會認為我的偏好非常變態，但是作為一個一生都在變態的性中得到滿足和快感的女人，我倒覺得我的變態正是我幸福的來源。

七十歲的一簾幽夢

「問世間，情為何物……」的連續劇片尾歌聲響起，凝視螢幕的淚眼是珍七十歲老母親的。

「妳媽也真是的，不就是個連續劇嘛！什麼年紀了，還迷成那個樣！每天到了這個時候就釘在電視機前面，人家哭，她也哭，人家急，她也急。其實，那有什麼好看的，還不都是一些假兮兮的我愛妳，妳愛我的。」

父親的語氣中有著一絲不屑，是珍很熟悉的語調，從前珍中學時看浪漫小說，父親也是這麼說的。

可是父親自己全神貫注看球賽的時候或是聽政論的時候，也會隨著轉播員的戲劇性報導扼腕或雀躍，也會跟著政客的假兮兮訴求而憤怒或激情，全然不覺得自己也是在著迷。

轉過頭去，母親在最後一句嬾嬾的樂音中飄浮著上了樓。

印象中父母總是這樣的。一個是粗俗魯莽，常常一意孤行的獨夫，另一個則敏銳善感，像是個永恆的文藝少女。這種「姻緣」在前一個時代是常見的現象——

男人自我中心的一生到老，全然不覺女人眼神中的哀怨。

父母將近五十年的吵嚷和冷戰早已形成了家中有時緊張有時無趣的場面，珍自己也歷經了戀愛，再戀愛，再戀愛，結合，分手，戀愛。

在這些情感浮沈中，或許是出於某種心同此理的相通，珍慢慢注意到母親落寞的眼神和踉蹌的身影，珍開始感受到母親看著珍起伏戀情時的感覺。

當珍欣喜忙碌的準備出門約會時，母親臉上的關切掩不住嘴角的羨慕。即使是珍情慾波動心痛焦慮的時刻，母親眼中似乎也依稀閃過某種嚮往。

母親從沒有真正談過戀愛。那種封閉的時代，誰有那種奢侈或機會？然後母親在時局動亂中匆匆的結了婚。

或許一開始母親也沒有期望過什麼，婚姻嘛！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

可是，世界的腳步並未停止，母親的生活中出現了愈來愈多對愛情、對身體悸動的呈現和描繪。

從充斥身體情慾的廣告到九點半檔的激情戲，從流行的情歌到女兒眼角眉梢的春意——週遭的訊息不斷提醒母親，她在歷史的進程中錯過的無數美好的事物，以及她在沒有選擇的婚姻中再也不能想望的柔情蜜意。

父親是個毫無情趣的男人，母親自己說的。母親多少次嘗試著創造一些些浪漫，卻只招來了奚落和不屑。

甚至好多年前，珍的哥哥從美國回來探親，母親在酒宴席間曾半開玩笑的說要去交個男朋友，珍還記得哥哥當時臉上的急怒，母親識相的閉上了嘴，一晚上再也沒說什麼。

面對毫無情趣的嚴厲男人，面對沒有出路的想望，是什麼樣的壓力、什麼樣的限制，使得母親哀怨的承受五十年而沒有離去？又是什麼樣的無所感覺，使得珍和哥哥都從未積極嘗試幫助母親改變處境？

珍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常常在報上讀到女人拋家棄子出走，那些女人的決斷是一種極大的勇氣和力量。

珍也突然明白了母親為什麼樂此不疲的追隨著每一檔連續劇纏綿的戀情。

母親是在移情中拒斥做屬於一個男人的女人。

母親是在每一檔戀情中嘗試活著別人的、也同時是自己的故事。

為什麼母親不能再有機會活她自己的生命呢？憑什麼母親必須這樣寂寞的結束一生？

望著母親的背影，珍下了決心。

人生七十才開始，珍要告訴母親，現在開始外遇並不遲，而且珍要開始給母親介紹男朋友，珍也要鼓勵母親去新開的老人交友中心走走。

至於父親，反正他從不覺得需要什麼身體激情，就讓他繼續他的運動激情和政治激情吧！

孝順他的情慾

林太太從南部探視公公回來，除了帶回新鮮的水果，也提到了她很憂心她公公的狀況。

公公的身體不錯，七十二歲了，能吃能睡，一個人住在老家的房子裡，說什麼也不肯和任何一個兒子同住。

這有什麼好憂心的呢？

林太太遲疑了半晌才小聲的說出緣由來。

婆婆死了好多年了，公公一直一個人過日子，三個兒子每人每個月給他兩三千塊，加在一起應該還可以過得挺舒服的。可是，他卻一直很瘦，吃得很省，兒子們偶爾下去看看他，總是要提醒他多買一點好的東西吃，他嘴上哼哼了兩聲，下次去看，還是一副沒吃好的樣子。這次趁著春假下去看他，才發現另有緣由。

聽說她公公省吃儉用是為了一個女人。

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林太太的神色轉為不屑，不知道是不屑這個女人年輕還是不屑她的公公年老——這個女人每個月會來看公公兩三回，兩個人一齊過

個下午，晚飯前她就會走，每次公公總會給她三千塊。

我是不知道她和在一起有沒有做什麼——不屑的神色轉為憤怒——但是既然有拿錢給她，大概就是有的了。我們知道了以後很生氣，這麼大把年紀了也不知道照顧自己，還那麼笨！跟那種女人搞在一起。你想，那種女人會真心對他嗎？還不是為了騙他的錢。有時想一想，真想不要給他錢，反正給了他，也會到她手上去。

某種直覺的厭惡蒙蔽了陳太太的心，她完全沒有想到：

兒子們拿錢給公公，南下探望他，關心他的健康和生活，這些做法不都是為了想要公公晚年的時候多一點快樂嗎？可是，為什麼當公公需要另一種快樂，那一種他的兒子們無法提供的性快樂的時候，兒子們卻突然變得道貌岸然的嚴厲起來？

是因為依稀領悟自己在使老人家快樂的事上所盡的心力和所達成的效果，竟然不如一個陌生的女人，因而在無力感中惱羞成怒？

是因為一向有成見，認為和金錢連結的性比較低賤，因此寧可切斷對公公的經濟支援，切斷公公的快樂來源，也不容許他享受一點點在他那個年紀只有金錢

才換得來的性？

是因為公公寧可省吃儉用也不願失去這份難得的性歡樂，而孩子們現在力量大了，於是在無意識中顛倒重演青少年時期父母對孩子的情慾管制，作為某種潛在的報復？

兒子們批評這個女人不是「真心」。可是，即使是為了錢，她也並沒有嫌棄這個沒有什麼財富的七十歲老人——如果給兒子三千塊，他們會來看公公嗎？

即使是為了錢，她也定時來看公公，為他垂死的人生注入一些感情的、身體的刺激，讓他覺得自己還活著，還能吸引異性喜歡——如果給兒子們三千塊，他們能為公公創造同樣的滿足快樂嗎？

像這種豐富他人身心的「真心」，孩子們應該對她感激涕零才是。

這個時代老年人的情慾需求得不到滿足是一個現實，但是老年人面對的情慾困局也是事實。老人在成長時的困苦歲月磨去了青春，也磨去了她／他的情慾本錢，在這個充斥年輕情慾的文化中，老人好不容易謀得一絲快樂的機會，結果孩子們還要以「這是為你好」的名義把它奪去？這算是哪門子的孝順？

請你在孝順老人的身體和心情的時候，也孝順一下老人的情慾吧！

外遇就是一種蹺課

是的，我就是個外遇的女人。

其實我也從沒想像過有一天會脫離慣常的生活軌道。

妳應該看得出來，我一向是個好女人。中學時代除了制服之外，我只喜歡穿雪白的蕾絲襯衫，素色的及膝裙，同學說我的臉上總是掛著一種清純聖潔的表情，後來我才知道，好多友校的男生對我都有仰望愛慕的心意，但是不敢表達。

現在想起來，我先生好像也常常用那種眼光看我。

我先生是個好人，也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是我二嬸介紹的。那時候我們家和我都不太敢相信讓我自己選擇對象，外面壞人那麼多，誰知道誰是真心的？如果是像二嬸這種熟人介紹的，至少這個熟人認識他，對他的人品也比較有把握。

果然，我們結婚三年了，感情很不錯，他的工作雖然比我忙，但是從沒有冷落我，那種仰望愛慕的眼光也沒停過。我其實覺得自己還蠻幸福的。

我外遇的對象並不特別帥或是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他只是公司的一個普通客戶而已。

平常我們做業務的有時候會和客戶出去吃飯，我曾經去過，也和這個人有一些商務上的來往，沒什麼特別印象。可是那天不知道怎麼的，我們在沙西米和手卷的優雅中突然覺得彼此很順眼，談得也很投機。

不太確定是誰提議去找一個比較清靜的地方繼續聊聊，我們平靜的走入一家賓館——我從沒注意到都市中有那麼多賓館，更沒想過自己會有用到它們的一天。

妳知道嗎？那種賓館有很多房間照片任妳挑選，還可以自己拿鑰匙上樓，一點都不必和櫃台打照面。現在想起來，這還真去除了不少難堪。做賓館的實在很了解站在房間照片前面男男女女有點脆弱但又義無反顧的心情。

我也不明白自己是在想什麼，反正我們有點心照不宣的褪去了衣物，兩個身體飢渴的搜尋著彼此。

我沒有和先生以外的男人做過，刚开始還真有一點生疏，不太知道要怎麼樣和對方配合，可是生疏也有生疏的好，那種混亂的激情真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

在整個做愛的過程中，我都沒有想起先生。我好像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身體，沒有了原來的矜持和保留——那是先生習慣的我，也是我認識的我。

可是在那個有點低俗的小房間中，我是一個不一樣的女人，一個默默看著自己的身體在另一個男人手中蕩漾的女人。

我遙遠的聽著自己的喘息，依稀感受到另外那個身體的重量。他的手指有點笨拙，但是那又如何？在這個房間裡，笨拙也是令人興奮的。

下午我回到了辦公室，一切都還是那個樣子，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我們離開賓館的那一霎那，這件事就結束了，我們各自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中。

不錯，我是外遇了。但是，我沒有太多罪惡感。

就好像我的一個朋友說的：外遇就是一種蹺課。

雖然講台上的老師是妳敬重的，愛慕的，衷心喜歡的，是妳每堂課都熱烈聽講，用心記筆記的。可是，今天，窗外的陽光那麼明亮，天那麼藍，雲那麼輕，妳就是坐不住，妳心裡就是有一種嶄新的悸動。那麼，蹺一堂課又怎麼樣？

【後記：這篇文章的主角真有其人，蹺課之說也是她自己發明的，我不敢盜用，特此說明。這篇文章在一向保守的家庭版刊出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讀者傳真或寫信去報社抗議這篇文章對外遇太過肯定，太沒有反省錯誤，並威脅主編停掉我的專欄，否則就要退報抗議。家庭版的主編在和總編輯商量之後決定把我的專欄由週日全家共同觀看的週報移至週五的普通家庭版以減輕衝擊，並刊登徵文啟事，鼓勵不同意見的人多寫文字來加入辯論，結果收到許多投稿，有的高言大智的批評，更令人矚目的則是許多女人的親身出軌故事。次週我的文章（即本書中的〈三溫暖的外遇〉）再度見報後，總編輯下令停止專欄，為女性情慾空間的發展採下煞車。】

好色女人

三溫暖的外遇

美娟的外遇從她被同事拉去三溫暖開始。

剛踏入三溫暖的那一霎那，美娟好想回家——我怎麼會來這種地方？尤其我還是個已婚女人，我是應該在家裡陪伴孩子的——可是，同事的生日驚喜活動似乎也不好不捧場。

一開始，她什麼也不敢看，可是眼光向下一拋，又得面對自己的赤裸。她於是選擇了用最快的速度坐進最有遮掩效果的漩渦浴池，在波濤氣泡中學習坦然。

幾個同事坐了一會兒就趕著去蒸汽室，美娟本來也想去，但是又懼怕那必需站起來的一刻，只好再繼續坐下去。

鄰座來了一個有點福態的女人，開朗的對美娟笑了一下，在蒸汽中泛紅透白的皮膚雖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但是美娟突然覺得身上很熱。

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赤裸但是又無比自在的女性身體居然使得美娟有點莫名其妙地興奮了起來，那種感覺依稀記得只有在初戀的時候才有過。連自己的身體都羞於觀看的美娟第一次發現，女人的身體對她而言充滿性的誘惑力。

氣泡水流衝擊著美娟的皮膚，激起一陣陣酥麻，她嘗試著把眼光移開鄰座的身體，卻又忍不住的在腦中重複著凝視那柔軟的肌膚。

那女人的胸部很大，天然形成的乳溝使得美娟有一種衝動要把頭埋進去，好好的嗅一嗅其中的味道，一定很香——那種混著母親和情慾的香味。透過水流的中介，美娟似乎已經觸摸到女人的肌膚，和鄰座的女人共享著一池春情。

不知道為什麼和丈夫在一起時就沒有這種感覺。夫妻共處了九年，親密活動的頻率愈來愈低，品質也愈來愈低落，兩個人好像都在敷衍義務而已。丈夫沒什麼不好，就是那麼一個不再令人興奮的人嘛！可是，此刻的美娟，全身是火熱的，心臟的跳動是緊張而愉悅的。

那天是如何結束的，美娟已經記不太清楚，她也沒有再去過三溫暖——大概是有一點不想失去那原初的感覺吧！女人的面貌已然模糊，可是那身體，那肌膚，那水流的衝擊，卻仍然迴盪在美娟的生命中。

美娟開始在日常生活注意女人的身體。會計小姐彎腰翻動文件時的領口，女客戶無袖肩頭的柔潤，甚至收發小姐短裙深處的神秘。偶爾和丈夫的親熱也不再像從前那麼無趣，因為美娟擁著丈夫，心中想的是一個個女人。

在每一次夫妻做愛的時候，美娟的腦中總是浮現自己激情的撫摸女人、熱烈親吻女人身體的影像，有時在三溫暖，有時在公園的樹叢後，有時在火車座上，這種性幻想每每使得美娟的身體悸動起來，蓋過了對丈夫探索的手指的厭惡。

人家說，想著丈夫之外的男人就是背叛，那麼想著——而且是濫交式的想——丈夫之外的女人算不算？

人家也說，和丈夫之外的人做愛是外遇，那麼每次和丈夫做愛的時候事實上是和別的（女）人做愛，算不算外遇？

想到了背叛和外遇這兩個名詞，美娟隱約覺得似乎有些壓力，似乎應該有一點罪惡感。可是，比起原來生活的無趣，想著至少還有四十年要那樣無趣的活下去，美娟不禁慶幸自己去了三溫暖，慶幸自己既背叛也外遇。

女人外遇陣線聯盟

每天上班中午休息的時間瑞娟都珍惜的找空看報，因為家裡從來沒訂過報紙。

剛結婚時她退出了工作，專心經營那個小小的家，老公說他辦公室有報可看，家裡就不必再花錢訂了，害得瑞娟只好把難看的電視當作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後來她又開始上班，家裡就更沒有理由訂報了，好在辦公室總是有報可看。

她看報的方式和女同事們不太一樣，女同事們搶家庭版和影劇版的時候，她總是在找社會版，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大概就是因為她相信社會版最貼近現實吧！那些各種各樣的人間故事百態，常常使她深刻體認到人生的複雜多變。

今天她手中端著那一頁社會版，久久不能放下，吸引她目光的是一則有關紅杏出牆的報導。

其實這一類的新聞本來就是社會版上的大宗，從偷情被捉姦，到丈夫妻子為外遇而大打出手，幾乎每天都有這一類的消息，同事們聊天時也常常繞著這些新聞抒發己見，有時還會沙盤推演，幻想自己會如何處理這種場面。說起來，這還

是枯燥無聊的辦公生活中的重要點綴。

可是，今天這則新聞很不一樣，一反過去「偷情被抓是報應」的老套，這則新聞令人感覺非常溫暖。報導說，一位妻子在丈夫外遇拋棄家庭十五年之後，自己也有了外遇而被老公報警捉姦，有意思的是，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和女兒都出庭表示支持她的作為，而且作證指稱她的老公為了能和情人同居，曾答應給太太性自由，因此這位妻子的出軌行為並沒有錯。

更令瑞娟驚奇的是，從前她也讀到過別的外遇官司在檢察官手中得到最嚴厲的道德說教和懲罰，可是這一次的男檢察官卻十分開通的做了不起訴的結論。

「世界終於變了。」瑞娟想。

她想起前幾年有個女同事和客戶發生感情，本來並不想離開原有的關係，只想保有一點點溫馨想像的空間，結果被老公的家人揭發，婆婆和小姑在辦公室鬧了好久，最後同事不但被迫辭職走路，也被迫離婚獨居。

此刻瑞娟想起這位同事當年堅決不肯放棄婚外情，也不肯拋棄家庭，但是被逼著做選擇時眼中的痛苦。家中百般逼迫，工作崗位上沒有一個朋友願意淌這趟混水，因此也沒有人表示任何支持的意思。「要是她當時能有像今日這個案子那

麼友善的環境，會省去多少無謂的痛苦啊！」瑞娟莫名其妙的為當年的畏懼退縮感到有點罪惡，也因而更加同情起那位同事來。畢竟，同事當年和愛人客戶講電話時的甜蜜神情，曾經勾動過瑞娟在不以為然之餘的一絲絲羨慕。

其實也不是只有已婚的女人外遇時才受到這樣的殘酷對待，某種泛道德的貞操觀使得未婚女人在戀愛過程中也很難另試對象。八年前瑞娟最好的大學同學哭哭啼啼的來找她，說是另外有了心儀的對象，但是遭到周圍朋友的勸說和責備，說她腳踏兩條船，對不起原來的男友。「我們又還沒結婚，為什麼不能交別的朋友？」淚光中的同學在堅毅的抗爭中尋求支援，瑞娟依稀記得當時她也和別的朋友一樣，立刻義正詞嚴的勸同學珍惜原有的感情。後來同學不但放棄了男友，追求另外一段感情，也因而和一票朋友斷了來往。

原來當女人另謀感情或身體出路的時候，就會遭到孤立、排擠、輕蔑。瑞娟從青少年時期對愛情婚姻有憧憬的那一天開始，就在她的閱讀世界中讀到了女人外遇、變心、或者做第三者的悲慘孤立下場，因此她很早就為自己打了防禦針，決心不要陷入那種處境。

「妳也看到那個新聞了呀！」一個同事看她發呆的神色，不禁湊了過來。

「是啊！」

「我今天早上在家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就覺得想不透。怎麼會有公公婆婆小姑那麼支持媳婦的？沒見過！我猜，一定是那個兒子太爛了。不過，如果這個媳婦那麼含辛茹苦，一手撐起家庭，和婆家也處得很好，她為什麼還要外遇呢？」看著這個同事此刻臉上的興奮和好奇，瑞娟不由得想起上回那個外遇同事東窗事發時，眼前這個同事臉上卻只有不屑。世界是真的變了！

瑞娟依稀感受到辦公室中這一刻暗暗流動的情慾，難不成這個看來很像好女人的同事，也開始羨慕那種又能外遇又得到肯定的兩者兼得？

「那有什麼稀奇？妳以為女人一定要在家中受到虐待，得不到溫情，才能外遇啊？妳以為在平常日子裡含辛茹苦的女人，就活該繼續凡事認命吃狗屎啊？妳以為女人在情慾上出軌，那麼她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一定會失敗？」瑞娟的語氣和說話的速度連她自己都吃了一驚，一向寡言少語的她突然爆出這一段話，連同事也睜大了眼睛。

「不是，不是，我只是覺得她好能幹啊！家裡這麼多事情還有空約會外遇。」

周圍的人哄堂笑了起來，幾張平凡的女人臉都泛出了興奮，是新聞勾動了新的憧憬？

該上工了，瑞娟站起身，折好報紙，遞給平常坐在她隔壁另外一位寡言少語的同事，輕輕的對她說：「妳真應該也看一看，現在，魚與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瑞娟眼中的友善和支援，讓那位也常有親密電話的已婚女同事呆了一下，默默的接過報紙，紅著臉但是理解的點了點頭，投過來一個溫馨的眼神。

瑞娟在座位上坐了下來，整理了一下桌面，玻璃版下沒有署名的幾張可愛小卡片迎面撲來一陣溫暖。等一下打個電話問問他，這個週末她先生約了朋友去山區釣魚，或許她也可以和他出去玩玩？

女教師的身體裝扮權

謝師宴的杯盤狼藉掩不住一張張青春的臉和亮澈的眼神，又是學生出師的時候了。或許是自助餐的自由自在，或許是啤酒的熱力，大家的音量都提得和情緒一樣高。

「老師，來，我敬你。以後開始教書就沒有現在那麼舒服了。」說話的女生穿著外罩白紗襯衫的小可愛。

「老師，你知道嗎？以後連穿衣服都沒有自由了。」穿著短裙露肩洋裝的女生急著插嘴。

「對啊！我去面試教師工作的時候，穿的是我覺得最正式、最呆的洋裝，可是我發現那些行政人員的眼光還是怪怪的，好像我還是穿得太摩登了。」又是另一個短裙貼身 恤的女生。

「有個女老師暗示我，不可以穿太短的裙子，否則會被校方關注。還有，衣服也不可以太合身，說是會引人注目，會教壞學生。可是我所有的衣服都是這個樣子的，今年的市場上又都是短衣短裙的，難道還要定做啊？」帶著幾分稚氣的

臉上有一股真誠的焦慮。

「我表姊也在做國中老師，她說上課時不能穿露出肩膀的衣服，不能穿顏色太鮮豔的衣服，長褲不能太貼身，領口不能開太低，連露出腳趾的涼鞋都會遭人非議，更不要說剪時髦髮型或者染髮了。」短裙露肩洋裝比手又畫腳，愈說愈氣急敗壞。

「還說呢？那次我只不過是打了一點粉底，擦了一點口紅去試教，結果，他們的教務主任臉上就有那種不以為然的樣子，真不知道他們是在找老師還是徵尼姑！」一屋子盛裝赴宴的年輕女性都笑翻了。

「我表姊還說，不是只有上學的時候不能打扮，下學之後在街上遇到學生或家長也最好不要太花俏，免得人家說閒話。她說女人選擇教書就像嫁人一樣；要做女老師，就不能有自由。」聽起來很耳熟，許多女人結婚以後都是這樣，失去身體的自由，失去行動的自由，失去交友的自由。

「其實，更嚴重的是人言。人家說女老師太打扮會帶壞學校風氣，讓男學生分心，女學生虛榮。學生要是有什麼問題，人家不會說別的，就只會說是你這個老師太注重外表，何必落人口實呢？」畢竟是另一個在職進修的國中老師，一開

口就很務實。

「我覺得自己的態度最重要。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國中教師的研討會就看到一個女老師，穿得非常時髦，而且一點都不在乎別人的批評。她說，『我的打扮就是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我給學生做榜樣，教他們色彩和樣式的鑑賞品味，教他們怎樣呈現自己，怎樣精明的搭配，這是最貼切日常生活的美育教學。』她說完以後全場熱烈鼓掌，我看到場那些保守的女老師都忍不住羨慕她的氣勢。」是啊！顏色的搭配，樣式的設計，配件的挑選，對天氣場合心情的敏銳感覺，哪一樣是天生就會的？

這麼一個國中女老師的美育理念，為這批即將上戰場的新女教師提供了靈感。畢竟，要為自己打下裝扮的空間，就必須創造一個對裝扮更友善的整體環境。

教育學程的訓練記憶猶新，她們開始在腦力激盪中設計具體的教案：

露肩短裙說要常常剪報紙上的流行資訊，帶到課堂上和學生談服裝的搭配和選擇，而且鼓勵學生批評藝人或設計師的一廂情願，提出自己的改進方案：「這還可以同時培養獨立思考和創意呢！」

有人說要在班上設立每個月的「裝扮天」，由大家在每週固定時間裡討論怎麼樣用最不花錢、只拼湊配搭現有材料的方式穿出和平常日子裡完全不一樣的感覺，然後每月挑一天來集體展示：「這叫做身體感覺的重塑。」剛剛讀完「身體的馴訓」的女生已經在現實現賣。

有人說可以討論身體的各種裝扮方式，對剪髮燙髮染髮刺青穿洞瘦身整型都進行瞭解分析，也鼓勵學生認識個別口味偏好的差異和發展：「這是一種民主多元精神的培養。」原來，身體裝扮的自由，就是社會的基本體質。

在七嘴八舌中，女生們的無力感一掃而空，她們彼此承諾未來會在各種機會中支援彼此向學校的壓力進行抗爭。

「即使做女老師，人權——和穿著——也絕不打折扣。」連個子最小的女生都意氣昂揚。

分手的時候，露肩短裙靠過來對我說，「老師，從前我聽說『身體自主權』的時候覺得好抽象。現在我知道，我們女教師能決定如何裝扮自己就是一種自主權。」多好的謝師宴！

我還不想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

一堆女性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有人說起一個真實故事。

秀美騎著機車回家，不料身旁一輛並行的汽車突然向右偏，貼近秀美的機車，秀美大吃一驚，立刻向右躲，機車撞上人行道的水泥邊牆，連人帶車倒了下來。汽車駕駛並沒有停下，反而加速離開，留下人仰馬翻的秀美掙扎著爬不起來。

秀美躺了好一會兒才有一個經過的男生伸出援手，扶她起來坐在路旁的石椅上，然後又幫她把機車扶起來，秀美驚魂未定，什麼也說不出來。機車已經無法發動，秀美決定先回家休息，明天再來處理，男生攔了一輛計程車，秀美回頭說了一聲謝謝便揚長而去。

第二天，秀美回到原地，機車仍在，椅墊上卻多了一頂安全帽和一隻球拍，帽中有一張紙條，寫著，「以球會友吧！」旁邊還有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號碼，想必是前一天那男生留的。

講到這裡，一屋子的女人臉上都露出羨慕憧憬的神色。

「好浪漫喔！」是大家共同的反應。

「後來呢？」女人們急切的問。

秀美什麼也沒做，丟了字條，收起安全帽和球拍，照常過她的日子。

「喔！怎麼會這樣？」一屋子的失望神色。

「大概她對那個男人沒什麼意思吧！」有人理解的猜測。

多聊了一點才知道，秀美生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裡，從小的教養使她一向就對男人的接近保持高度敏感，只要有哪個陌生男人稍微表現一點點好感，秀美就會覺得對方一定是不懷好意，是覬覦她的身體或生命，是想要占她便宜才故作友善。她的反應則是立刻武裝戒嚴，冰冷以對。

一群女人嘖嘖喳喳的講了半天，發現我們周圍有不少女人（包括我們自己在生活經驗不足的年紀時），都是以一付戒慎敵對的態度來對待向自己表示好感的男人，除非——除非對方是「可能的對象」，也就是社會經濟條件不錯、長相身高學歷都優秀的單身男人。

由於女人總是用「找對象」的現實眼光來評估周圍的男人，她的善意回應又只保留給「有可能成為對象」的男人，因此使得女人在和男人交往時顯得十分功

好色女人

利取向，對「不可能成為對象」的男人所表達的善意也多所猜忌。

最糟糕的是像秀美的例子。在長久的文化調教下，女人為了避免可能的麻煩，寧可一貫以冷漠待人，久而久之，她們甚至失去了對善意的男人銘感五內的能力，更不用說具備自己主動表達善意和好感的能力。

談到這裡，一堆女人開始感歎這種人生代價。我們面對的世界不是全然友善的，女人當然需要有所提防，但是，要改變這個惡劣狀況，絕不是去生產更多的猜忌和敵意。相反的，我們需要以現在已經有的善意為基礎，來創造更多的相互善意。

畢竟，男人所表達的善意若總是全然得不到任何起碼的認可或基本的禮貌回應，有時甚至招致女人對他的羞辱，那麼他還能善意多久？他以後又會如何看待女人呢？

因此，女人不能只對自己「看得上」的男人做出善意回應，而對其他表示好感的男人木然冷漠或甚至惡言相向。

女人不能只用驚弓之鳥的恐性心態、或者精挑細選的擇偶心態來看待周圍的異性世界。

如果想要有一個整體而言對女人友善的社會環境，我們還需要用起碼的善意回應去培養更多的同盟軍。

我們之中有許多女人已經有足夠自信，可以和男人進行各種性質的互動，但是另外那些尚無把握自在處理男女互動關係的女人，或許至少應該學會對表達善意的男人誠懇的說：

「我還不想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

單身女人的高潮權

一個真實的高潮故事。

文鈴今年快三十了，在竹北一家工廠上大夜班，和白天上班的妹妹住同一個房間，等於日夜顛倒，一點也不覺得缺少隱私。

她通常早上睡覺，快到下午三、四點才悠悠醒來，準備上工。

這天下午文鈴在昏睡中做了一個旖旎的春夢，她化身為一個片女演員，激情的和男演員纏扭在汽車後座上，狹窄的空間中充斥著熱切的喘息和忙碌的軀體，文鈴忍不住呻吟起來。劇情愈熱烈，文鈴就愈入戲，床上的被褥也揉成了激情。沈醉於做愛歡娛中的文鈴發出一陣陣難忍的呼喊，為難得的情慾高潮留下了音痕。

窗外突然有人聲，兩個女人的聲音穿透了窗簾和窗戶，帶進一陣模仿的叫床聲，混著吃吃的笑聲。文鈴自夢中驚醒，又昏昏沈沈的擁被睡去。

兩天後，文鈴在巷口遇見了鄰居的太太們。她們一向喜歡東說西說各家長短，單身的文鈴不想成為討論的目標，因此快步走開。太太們交頭接耳的不知說

了什麼，只聽到其中一個太太模仿著叫床的聲音，聽來很耳熟，其他的太太們則瞞著文鈴，笑得不可開交。文鈴立刻明白了，腳下的步履更快。

幾天之內，同樣的交頭接耳也在文鈴的工廠中出現。女人男人都在曖昧的眼神中傳送著文鈴的床戲，男人們臉上還帶著某種神秘的愉悅，女人們則是不屑加上敵意。至於巷內的太太們，她們簡直像是裝置了導航系統，只要看見文鈴進出，就立刻打開高功率的監控設備，並且用新找到的「不要臉」、「丟人現眼」等等詞句伴送文鈴。文鈴簡直成了眾人的眼中釘。

她也開始明白，所謂「單身公害」並不只是那個牙尖嘴利的男作家想出來的名詞而已。它代表了婚姻制度看不順眼那些不用婚姻、但是肯定情慾的女人，因此用這個封號來醜化她們。說穿了，這些講文鈴閒話的男男女女，是否因為自己的性生活不愉悅，所以也不允許她享受自在的身體愉悅？

相信性必須有婚姻做前提，也就是相信愉悅必須先付上婚姻的「代價」。這些男男女女極其不滿，正是因為他們發現文鈴竟然不付代價就享受愉悅了，而且還享受得那麼爽。於是，自在在活著的自足女人成了他們發洩敵意的出口。

想到她這一段日子以來所承受的惡意中傷，文鈴明白了一件事。原來爽與不

爽並不是一件個人的事情，即使是私密如身體情慾，也可以動搖整個社會的運作。而文鈴之所以受到打壓，正是因為她戳破了性和婚姻的必要關聯，她證明了：沒有婚姻或愛情的性也會是美好的。

想到這裡，文鈴一點也不介意自己的高潮歡呼被別人聽見，女人本來就有權利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高潮。

她驚訝的是，週遭眾人在他們最狹窄心胸、最壓迫別人的時候，竟然是那麼的義正詞嚴，道貌岸然。她們不但不願意面對自己身體情慾的了無生機，還想踩熄眼前僅存的情慾活力。

這麼說來，她三十歲的單身生命大有價值，她在臥室中的情慾呼喊正是單身女人的高潮人權。

貞潔猜忌

熱戀中的阿文一反常態，滿臉陰霾的枯坐一角。問了半天她才說是和男朋友口角以致分手。

為什麼事情吵架的呢？

「我也說不上來，可能是我太喜歡他了。他長得好可愛，每次看到他的臉，我都衝動得想湊上去親，可是他一直沒主動，我也不敢。上星期六他終於親了我，我好激動，忍不住用舌頭舔了一下他的嘴唇，好舒服。後來我還嘗試著把舌頭伸過去。我看電影上表現激情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沒想到他突然把我推開，臉色鐵青的說我騙了他。我說哪有，他說我騙他從前沒有和別人談過戀愛，事實上卻經驗豐富。我告訴他他確實是我第一個男朋友，他不信，質問我倒底和誰親吻過，要不然我怎麼那麼會？他還追問我有過幾個男朋友，做過什麼親密活動之類的。我氣死了，跟他大吵了一場就分手了。」

阿文不是第一個被貞潔猜忌刺傷的女人，也不是第一個被處女情結壓迫的女人。

結婚三年的鈴荔也有類似經驗。她和丈夫的關係並不太壞，只是兩個人的工作都很忙，慢慢的，日子也變得有點無趣。有一天鈴荔在一個情趣商店的展示櫥窗中看見一件非常性感的睡衣，很想看看自己變個形象會是什麼樣，於是買回家興致勃勃的要穿給丈夫看，順便提升閨房中的樂趣。不料，丈夫想不透為什麼太會突然那麼主動，那麼需要，於是在玩笑中嘲諷她是「狼虎之年」提前發作，甚至懷疑她是不是在外面經歷了什麼情慾挑逗，搞得鈴荔又羞又氣，再也不肯花心思表達情意，夫妻之間的感情也開始有了嫌隙。

這兩個女人都在很平常的衝突中認識到貞潔猜忌的壓力。

貞潔的觀念其實是一種性別壓迫，它早已超越了對處女膜的執著，它不但想要擁有女人今後的生命，還要求管轄女人在此之前的全部生命經驗。

換句話說，看重貞潔的人不但介意女人在婚前是否保持處女之身，同時也會介意她在情感上、經驗上、人際交往上、自我需求上是否「處女」，是否貞潔；也就是要求她「毫無經驗」，要求她在情慾的事上自然表現出「手足無措」或者「毫無主動需求」，要求女人隨時隨地保持某種情慾真空的狀態。

不貞潔的女人——也就是那些主動追求情慾滿足的女人、那些不執著有幾個

男人的女人、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表達情慾的女人、那些不用社會情慾規範的女人——之所以被男性社會百般猜忌打壓排擠懲罰，不正是要恐嚇女人保持貞潔，不可越雷池一步嗎？

好女人總以為壞女人被打壓排擠是罪有應得，是她們自找的；而自己從不隨便，一向守身如玉，現在在心愛的男人面前總可以傾倒一生——不管是多麼薄弱——的愛慾了吧！

可是，好女人的命運可能比壞女人還要悲慘。在阿文和鈴荔這類遭遇中，女人才逐漸了解：即使以處女之身嫁給最愛她的男人，她還是逃不掉貞潔對女人的終生壓迫。

貞潔是文化在男人女人心中的蠱，毒化了我們愛人與接受愛的能力。不管是現在新創的二度貞操或精神貞操的說法，都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性別枷鎖和重擔。

在這一點上，貞潔與不貞潔的女人是生命共同體，她們在情慾的表達上承受同樣的壓力，也需要攜手合作踩死貞潔的蟲蠱，解開下在女人情慾上的毒咒。女人當然要理直氣壯的集體起義，一了百了的宣告：「我們不做男人心目中貞潔的

好色女人

女人，我們斷然拒絕貞潔猜忌！」

三十歲女人的兩個好朋友

芝華永遠也忘不了她二十八歲的那一年。

倒不是因為她在那一年首次和男人發生了肉體的關係——現在事隔兩年，回頭看過去，她是怎麼活過前面那二十八年歲月而沒有強烈期望過男人的熱情擁抱，那才是真正令人不可置信的事。

說真的，所謂的第一次實在也乏善可陳——除了她很痛之外。不過，自從懂事以來，芝華就不斷讀到「第一次一定會痛」的訊息，果然不出所料，她的第一次還真的痛得不得了。或許這也是因為她的身體有點預期、有點希望會痛吧！要是不能感覺到一點特殊感受，又怎麼能叫「第一次」呢？

奇怪的是，在那個時刻，不管那個男人多麼的輕柔，多麼的多情，也不管芝華自己身體中澎湃著什麼陌生的饑渴呼喊，她在情慾狂潮中仍有那麼一絲冷靜盤算和自我檢視的空間——「我是不是該這樣做？媽媽知道了不知道會怎麼想？不知道他會怎麼樣來看我的身體？我身上有味道吧？他會不會傷害我？拋棄我？我是該羞澀還是熱情反應？……」現在想來，也難怪第一次會那麼平淡無奇，她自

已分心想這麼多事情，哪有心思投入呢？

更可怕的是，當時儘管她的心理和身體都覺得想要，她就是擋不住心中長年累積起來的那種惡事臨頭的感覺——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日常在報上讀到的強暴姦殺侵犯遺棄，所有想得到和性相連的壞事不斷湧上心頭，芝華幾乎忍不住激情呻吟中的一絲絲恐懼。

在那一刻，唯一支撐芝華做下去的力量，竟然是遠在英國的南茜。

南茜是芝華前幾年共事過的外國女顧問，在台灣的一年工作中，南茜和善的態度和人生地不熟的無措，使得鄰座的芝華不得不走出自己的靦腆，成為南茜的嚮導，而南茜的異國文化背景則開啟了芝華在身體關係上的熟睡狀態。

有一次她們在咖啡的熱氣中用破碎的英文溝通，南茜問到滿街都看得到的賓館招牌，芝華不知道該怎麼解說，只得羞愧的複頌在報紙上看來的一些描述，然後加上一些撇清自己的宣告。

不料南茜的反應卻是：「你們真幸福，我們英國人如果要愛，總是要到對方或自己的住處。可是如果我不想要對方來我家，或者我不想要到對方家中，或者我們想要維持各自的生活隱密獨立，只願分享身體情慾，而不想分享日常的生

活狀態，那可就不太方便了。哪像你們，有人準備好了很有氣氛的房間，雙方一點都不用麻煩，也不用善後，就可以做愛，實在太方便了。」

直到芝華後來自己也進了賓館，她才逐漸明白南茜的意思。在這個多方監視情慾活動的文化中，賓館的存在還真是一種抗暴的地下軍基地，在其中聚集的則是那些在嚴謹婚姻制度內外遊走的靈魂。

一點都不假，芝華就是其中之一。在二十八歲那年和一個已婚的男人開始了情慾生活，而當芝華痛得掉淚時，男人眼神中溼潤的憐惜是芝華終生難忘的。

這個順眼的男人說得很明白，兩人能一起做愛，不一定能在一起生活，現在，他和太太倒還能一起生活。

芝華很感謝他沒有提出什麼遠景來騙她，她本來就蠻習慣自己一個人的生活，現在有個人偶爾抱抱說說，也還不錯。

芝華還記得她第一次和那個男人上完賓館後，晚上就打了個越洋電話給南茜。她實在不知道要如何處理身上混亂的感受，她害怕面對自己今後的生活，她需要有人來幫她理一理這一切，而她最想說話的人居然是個多少有點語言隔閡的外國人。畢竟，要是沒有遇見南茜，芝華也不知道自己進入情慾生活的時刻會

延後到幾時。

芝華結結巴巴的說出原委，南茜在電話線那一頭的驚喜笑聲和一連串的恭喜聲（這是南茜在台灣過年時學會的唯一句子）卻使得芝華的眼淚奪眶而出。

二十八年的平靜生活沒有給芝華做成任何進入親密關係的準備，只在她心中裝滿了各種躊躇和憂慮恐懼，但是南茜卻用最開朗的榜樣在一年中教會了她如何掌握自己的生命，南茜一點也不大驚小怪更不憂心忡忡的反應態度，使得芝華得到了最大的支持，最大的肯定。

芝華有時在想，或許自己後來這兩年那麼自在的繼續營造這段情感，完全不需要遠景和承諾，因此也不怕日後分手，更不擔心受傷，就是因為那男人在第一次做愛聽到她喊痛時所表現的心疼，以及南茜在聽說她終於開始性生活時驚喜愉悅的笑聲吧！

妳也精神濫交嗎？

又有人送花來辦公室給婉琳了。

每隔一陣子就會有新的花朵出現在她桌上，有時是單朵長柄的玫瑰，繫著溫柔的絲帶，有時是一把淡雅的桔梗花，間雜著細細的滿天星，有時還附著一盒巧克力。不同的花寫著不同男人的名字。

事實上，辦公室裡從跑外務的小林到坐在巨大皮沙發圈椅中的經理，也都曾經送過不同的東西表示心意，婉琳「好像」也都和他們或長或短的約會過一陣，結局則是男人們的自動鞠躬退場。

在這裡，「好像」是個重要的關鍵字眼，因為這些男人的追求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關注和持續的殷勤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婉琳倒底怎麼看這些事就不太一定了。她對所有的男人都是眉目傳情，有來有去的。就好像她收到不同署名的花束時一樣，不管花卡上寫著什麼名字，她一貫的反應都是那種習慣性的大方，卻又隱含著一絲羞澀。

就像——就像英國王妃黛安娜臉上慣有的神情。從多年前查爾斯王子宣佈婚

事開始，媒體每一張照片中的黛妃總是半低著頭，好像不太敢正眼看人，但是又每每歪著臉頰，輕輕的從眼皮下或瀏海下飄送出幾個似乎有意有情的眼神。那種送出一絲不敢明說的曖昧好感，但是又似乎羞澀壓抑、不能表達的淡淡春意，使得男人女人都為之震動。

別的女人不是沒有這種一半羞澀一半欣喜的表情，其實，只要是面對自己有意思的對象，或是本身情慾波動的時刻，女人臉上都會出現這種表情，那是一種突然強烈湧上臉頰的的自覺和鹿撞。婉琳的不凡處，在於她即使已經歷經無數「戀情」，甚至正在進行「戀情」，而且不管對象是什麼樣的男人，她時時刻刻都展現出這種清純含情的表情，但是應對的態度卻又是落落大方的。而也就是這種奇妙的組合，才使得所有曾經約過婉琳的男人都暗暗得意雀躍！直到他們灰心退場的那一刻。

說真的，那種飄忽的，輕巧的，羞澀的，但是又好像春心已動的眼神真是強烈的挑情劑。婉琳並不是個漂亮的女人，甚至連好看都只是勉強說得上，可是，她那羞澀加大方的神色卻令人覺得她時刻都在眉目傳情，男人在四目交會的霎那間會覺得婉琳對他有點意思，只是因為女性的自持和羞澀而不敢表示。於是在無

數眼神和細語交談後，男人提出約會的要求，婉琳也總是低垂著眼皮輕聲說：「好啊！」然後含情的赴約。

就這樣，約會也約了，濃情蜜意的卡片和傳真也排在婉琳的抽屜裡，禮物花束也送了，西餐甚至旅遊都消費了。可是只要男人想要在這個傳情的基礎上向她提出更明確的表達以要求婉琳認定他們的關係時，她立刻睜大了那無邪清亮的眼神，驚訝的望著男人：「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啊！我從來沒有什麼意思的！欸！如果我誤導了你，我真的很抱歉。」反正，責任是那個自作多情的男人的。

這種場面在婉琳生命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她深深的喜歡那種被人喜歡、被人追求、被人憐惜的感覺，但是又不希望這些感覺因為彼此太過熟悉而結束，更不希望它們因為身體的激情需求而扭曲變形。從某個角度來說，她似乎試圖在自己的生命中重覆上演每部浪漫小說和電影中最美的場景。妙的是，儘管劇中不斷更換的男人感覺無限錯愕和遺憾，但是他們對婉琳卻說不出有什麼不悅。

婉琳自己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她的動機和表現都是清白的：只是交交朋友嘛！人家邀約，總不好一再拒絕，給人家難堪吧！而且約會時婉琳一向發乎情，止乎禮，從不輕易與人——最多只是拉拉手，摟摟腰，偶爾讓看得順眼的男

人吻一下臉頰而已。那又有什麼呢？難道那就表示要嫁給他，或者對他有什麼深刻的情意嗎？男人憑什麼對婉琳作進一步的要求呢？

話說回來，要是婉琳打一開始就表明對這些男人「流水無情」，那麼或許很多男人也就不會因為誤以為「落花有意」而追求她。在這一點上，婉琳這種欲「縱」故「擒」式多方發展，其實和那些只想和女人作普通朋友但是也和她們上床的的所謂花心男人沒什麼兩樣。只不過花心男人會遭受輿論制裁，說他們始亂終棄，而婉琳所引起各種表意傳情的誤會和誤導，倒被視為是男人們的自做多情了。

有人會說婉琳的交友模式也許是因為她不會處理親密關係，或者是因為她喜歡每天都和不同男人浪漫相處的感覺。不過，她這種「精神濫交」，就像豪放女的「肉體濫交」，或者那些對戀愛沒興趣的獨身女人的「誰都不交」一樣，都是現代社會不同女人所選擇的生活方式，都是她們肯定自己情慾自主的表現。

諷刺的是，男人常常是滿面流著口水的對「肉體濫交」的豪放女口誅筆伐，說她們的情慾自主是一種沒有原則的濫交。可是，面對婉琳這般自持自重的「精神濫交」，男人還都深情款款的難忘難捨呢！

誰來和我網路性交？

惠文依依不捨的離了電腦網路，臉頰紅紅，眼光亮亮的躺在椅子中，大大的圈椅軟軟的圍住了她，好像男人溫暖的臂彎。

這次交談的男人真不錯，有點風趣，有點俏皮，但是最好的就是，他對女人還蠻有經驗的。

前幾次談話的男人雖然排解了她不少寂寞的時光，但是他們都忙著自吹自擂，忙著問她三圍如何，長相如何，急色的要約她見面。遇到這種男人的時候，惠文的心情就決定了她要和他們打多久的屁。

她心裡清楚的很，這些男人歸根究底還不就是想要性！只要惠文註冊的署名很女性，再寫上一個有點情慾暗示的簽名檔，立刻就有人在版面上呼叫她，想和她通話。

這種受人注意的情況是她從沒想像到的。惠文自知長相不怎麼樣，矮矮的身材，短短的腿，圓圓的臉上還留著前幾年擠過無數青春痘的痕跡，她努力的留了長髮，聽說那樣會改善吸引力，但是好像也沒有什麼用處，仍然沒有人注意她，

親近她。眼看周圍的女生一個個離開小圈子投入男人的懷抱，惠文著實沮喪了好久——直到她在網路上找到了新的身分，新的自我，新的激情。

惠文也沒想過網路會打開那麼大的一個世界，而且是那麼一個直截了當的世界。男人女人都不用假裝自己的動機，往往在最起碼的打屁後很快就進入話題，談尋對方的性興趣和性口味。

像剛才這個男人就是這樣，搭上了線就直接問她要不要網路性交。網路性交？要是四個月前，惠文可能還會傻傻的問那是什麼，但是現在她不但知道什麼是網路性交，還知道如何由對方的敘述來判斷對方是否個中老手。

前幾次有好幾個男人都是一讀到她說肯網路性交，就認為她一定也肯真槍實彈的上床，所以要求見面。但是惠文不想，現在她只想網路性交。可是有些男人沒打幾行字就說不下去了，要不然就是草草敷衍了事，只會說要剝她的衣服，要親她的乳房，要把那玩意兒放進她的身體等等，既沒細膩的情節，也沒刺激的情趣。惠文很慶幸自己沒和他們見面，以他們說性的本事，恐怕真的到了床上也不會有什麼好表現，還是不見的好。

想到這裡，惠文也有點驚訝於自己的世故。以一個沒有太多身體經驗的女人

而言，現在她從螢幕上的字句就可以判斷男人有沒有性本事，這還真是一大成就。隨著經驗愈來愈多，惠文也學會了主動找那種色情著名的男人談性，他們之中有些人只是性饑渴的大學生，但是有些人則是她吸收學習經驗並且享受的對象。

她剛開始懂得網路性交時，笨笨拙拙的說不出什麼，線路另一頭的男人總是不耐煩的催她，或者自己先行了事下線，後來惠文特別去書店看了很多色情小說，再學著描繪A片中的情節，拼貼著各種不同的故事和想像，她的敘事才慢慢豐富起來，把自己說入高潮還真是個新鮮的經驗。

像剛才，那個男人以鉅細靡遺的敘述，細心的親吻她，撫摸她，揉搓她，輕輕的慢慢的解開她的衣服——好長好長的愛撫過程。惠文的呼吸沈重起來，似乎看見男人的肩膀，聽見他溫柔的聲音，她全心投入的加入互動，不斷插入熱烈助興的話，在來回的語句中讀著彼此的激情。

這和真正做愛的熱烈沒有兩樣，但是比真人好多了，既沒有一般情慾活動的焦慮和顧忌，也沒有情感承諾的義務和負擔，純粹享受。更何況，這大概是唯一百分之百安全的性，既不會懷孕，也不會得病，還可以嘗試各種不同的男人，如

果要分手，下線就是了，一點麻煩都沒有。惠文熱愛這種自在自由的性關係。

算一算，惠文大概和五十幾個男人談過性，和十幾個男人網路性交過，其中滿意的經驗不多，但是比起原本孤寂的生活，確實充實了很多，對情慾世界的認識更使她自信滿滿，希望無窮。她還沒有衝動要和這些男人見面，但是看見別人雙雙對對進出大樓的時候，內心已經不再那麼淒楚。畢竟，在網路的世界裡，即使面貌平庸如她，身材平板如她，惠文的雙手卻打得出自己多采多姿的性生活。

情慾的多角化經營

現在都會裡流行同時擁有男友、情人、愛人……

美菱此刻的生命中至少有三個男人，而且這個名單還在增加中。

最先加入她生活的男友是從前同一間中學的學長。她們倆在異地相遇、相認、相知、相愛，似乎是很自然發生的事，就像所有的愛情小說中所描繪的。交往一個多月之後，她們已在彼此的共識中成了「死會」。

美菱起初覺得這樣的發展似乎有點快，畢竟她是在保守小鎮長大的，求學時代純淨的無慾生活是一種心理習慣，也是一種身體狀態，更何況她很早就明白，小鎮鄰里之間的口耳相傳常常使得任何剛剛萌芽的戀情顛仆的走向終點。

可是如今美菱在島上最大的都市中就業，每日擦肩而過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更別提無數來來往往的客戶，各人忙各人的事，誰有那個閒工夫去認識她生命的內容？誰會有足夠內線監視她的私生活呢？她住的小套房是向根本不認得的房東租的，有自己的出入口，完全獨立，在電梯中偶爾遇見的男男女女也都只有

點頭微笑或漠然共乘到各自樓層的交情。

這種冷冷淡淡的生活環境或許是有一點寂寞的。可是它卻也給美菱提供了極大的自在，使得她熱情洋溢時可以義無反顧的在小房間中和男友探索並享受身體。兩人在大都市中各有工作和住處，平時打打電話聊聊，每週末相聚，交往了三年，美菱和男友的關係一直很穩定，已經發展出像家人一般的感情，準備等到經濟基礎再豐厚一些就結婚。

八、九個月前，美菱出差時在火車上遇見了過去一個同事的丈夫，原本沒有什麼特別印象的男人，這一次卻覺得挺風趣的，一路談笑，男人凝視的目光使得美菱有點心動，心中有一種莫名的好感。

回到台北，美菱默默的投入男友的懷抱，繼續那個頗為溫暖但是偶爾有點平淡的戀情，擁抱男友時也偶爾會想起另一對眼眸。

經過半年，同事的丈夫在多次咖啡邀約後逐漸變成了美菱的「情人」，每個月會來找她一兩回，反正倆人都知道彼此的處境，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和長遠計畫，那種心照不宣倒成了一種體貼的理解。

祕密戀情的注入使得美菱感受新的興奮與緊張，她從沒想過自己竟然會那麼

勾動別個男人的需求，那種對自我魅力的發現和肯定，在美菱內心深處形成一絲絲甜甜的感覺。「出軌」的罪惡感漸漸靠邊站，有個「情人」的事實慢慢織進了她生命的新經緯。

兩個星期之前，美菱在逛書展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在公家單位上班的文員，是個擺明了不想進入婚姻、只想遊走的男人，可是，不凡的談吐和英挺的眉毛勾動了美菱少女時期的某種幻想，對方的過客姿態反而鼓勵了毫無壓力的相交，他們從喝咖啡到吃牛排到上賓館，結果美菱的生命中又多了一個偶爾會出現，但是想到就令她心跳的「愛人」。

接連兩個對她的生命旅程沒有太多要求和佔有的男人入境，美菱對所謂的外遇或出軌有了一種新的了解——那是現代都會忙碌生活的填充劑。

好像哪個語驚四座的女人說過，「閒著也是閒著，多交個不帶麻煩的親密朋友也算是為自己的生命充實一點色彩。」

美菱也說不出自己為什麼會和男友之外的男人上床，或許當一個親密關係無法回應生命的多樣需求時，人總會有意無意的挖掘另外一些可能的愉悅。

有時美菱也會猜想，不知道她的男友是不是也和她一樣，甚至，也和她的情

人愛人一樣，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留著一兩個自己的情人愛人。她嘗試著幻想自己發現了以後的那種感覺，可是好像只有淡淡的、暫時的一點點忌妒，因為她的情人愛人接連著的電話談情和興奮邀約，很快的就沖淡了那種被遺棄、被背叛的哀怨和氣憤。

既然這幾個男人都不能全時間占有美菱，也不能全時間被美菱占有，那麼同時擁有他們，在不同時刻和不同的男人相處，倒也挺完美的。

最近有女藝人情變自殺，周圍充斥著各種有關三角戀糾纏、痛苦、忌妒的說法，美菱訝異的發現這些好像都不是她的經驗。或許當一個人的情慾有多重出路時，所受的任何情感傷害都會比較輕描淡寫吧！畢竟，她還有其他的感情備份呢！

前幾天美菱的皮包裡又多了兩張名片，都是來自陌生男人某種情慾的訊息。她已經收到了其中一個男人的電話，大概哪天心情對的時候，閒著的時候，會接受邀約吧！

男友、情人、愛人——下一個要叫什麼呢？

豔裝夜行的女人

——給婉如和其他肯定自我的女人

有一次我在台北參加活動之後和幾個朋友談事情談到很晚，我是一個不肯叨擾朋友的人，第二天在台北又還有一點事，所以就決定在信義路、復興南路附近一家住過兩、三次的賓館投宿。時間是剛過了午夜。

我向櫃台的職員要房間，他看了看我，說沒有，可是以我過去的經驗，他身後顯示器上的銀幕說是有的。

既然有房間，為什麼不能給我？他說因為我是一個單身投宿的女人。

在我百般追問之下，他說出了公司的原則：單身女人半夜來投宿，要不是和家裡鬧翻出走，就是有什麼其他的心理問題，前者有可能在旅館中自殺，後者有可能在旅館中發生別的安全問題，反正都對旅館不利，因此公司不願在深夜接單身女客。

「這麼晚了，好女人都應該在家裡。」他補上一句。

我從不在意別人認不認為我是好女人，這樣的標籤只是這個社會用來獎勵符

合男性期望的女人的。但是旅館有房間卻不肯給我住，只因為我是單身夜行的女人，這就是剝奪我作為消費者的身分和權益，更是嚴重的性別歧視，這個公道一定要討回來。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單身女人都不能深夜住店嘍？」我還是不死心的和他理論。

「當然可以啊？她們可以去五星級的飯店啊！」喔！階級地位高、經濟實力好的女人還是可以享受某種程度的自由的。

我和櫃台後的男人繼續爭執。一對男女似乎心意不定的走進來，櫃台後的男人故作無事的遞出一個鑰匙。

男女沈默的拿過鑰匙，避開我的眼神，走進電梯。

面對我繼續質疑的臉色，櫃台後的男人堅持我就是不能一個人投宿。

「如果我現在到外面拉一個男人來投宿呢？」

「那就可以有房間，我們不干涉客人的私事。」

那一霎那，我再一次深刻的認識到，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女人是沒有身體自由行動的權利的，她們只能在親屬關係中因著父親或丈夫所提供的蔭庇而有棲身

之所。一旦她想要離開這些男人準備的家，一旦她想要在家的空間以外自主的遊走時，整個社會都會動員起來擋住她的去路，逼她回家。

就像此刻櫃台前的我，連投宿也需要一個陌生的男人作保。

我想起無數不想再忍受婚姻暴力而出走的女人，她們要到哪裡去落腳呢？娘家雖是溫暖，但是早就在婆家的猜忌中冷淡了來往，現在回去，將如何面對父母關心而無力的眼神？過去的朋友們早就在各自忙碌的生活中放棄了聯繫，即使有一兩個還能說說話的朋友，又有誰願意淌這檔子夫妻之間的混水呢？想要投宿？那就會和我一樣，在冷冷的大理石櫃台邊面對輕蔑冷淡的櫃台職員。

原來，女人的身體竟然是被家圈住的，離開了家，她連行走的空間都會四處碰壁。

更可怕的是，這個家常常是屬於她的父兄的、丈夫的，不是屬於她的。

我突然對那些拼命存錢，想擁有自己的窩的單身女人，感到無限的敬意。她們是深刻明白自由的意義的。

可是，即使有了自己的窩，女人在整個社會環境中的行動仍然是受限的。那些敢於單身行走的女人仍然必須承受放逐的懲罰：她們不能指望男人的庇蔭，她

們只有負起自己安危的責任來，她們的自由必須承受暴力的試煉。

於是，彭婉如和許多無名的女人在單身夜行中喪生，甚至連我們這些沒有承受暴力攻擊的單身夜行女人，也必須承受汙名、抹黑、輕蔑。

彭婉如喪生後，媒體很快的推論她是因為艷裝酒氣而引發色意殺機。

要是換了往年，這種話語大概只會提供材料，讓父母師長多一點機會警告女生要衣著樸素、自我約束。可是，情慾革命中的女人不再屈服於這種責備和恐嚇，她們不但四處投書各大平面媒體，挑戰這種說法對女人身體行動權的限制，更穿著妖嬈騷氣、舉著強悍自主的標語牌參加夜間遊行，來紀念彭婉如和無數因肯定自我、單身夜行而在性暴力下喪生的女人。

當這個妖嬈騷氣的呼籲在電腦網路上放送時，有男生回信來提醒，說這是個現實的世界，女人就是比較容易遭受危險，要是還艷裝打扮，豈不是自找麻煩？女生則激憤的回信，只要女人艷裝，男人就要找女人麻煩，到底是什麼心態？

男生自義的回答，「我們是為你們好。」

是啊！旅館的職員也是為了我好，想要我拉個男人來投宿，免得我晚上傷心

自殺，或者神經失常時沒有人陪伴！

是啊！旅館的職員也是為了我好，想要我搭乘（可能會有別的危險）的計程車回家尋找安全！

真為女人好，就不要繼續容忍這樣不安全的生活環境。真為女人好，就不要限制或壓抑女人的身體行動自主權。

或許，艷裝夜行的女人正是創造不同的女性人生的前驅。是她們在黑夜中穿梭的身影亮起身體行動自由權的火炬，是她們在夜空中響起的笑聲耳語點燃女人追求無懼歡愉的希望。

讓我們在她們的身影笑聲中大聲說：

艷裝無罪！夜行有理！

（刊登於柯夢波丹雜誌一九九七年二月號）

誰說我是「不幸少女」？

要是我不說，你也不會知道我只十五歲，對不對？

其實我們班上像我這樣身材發育的女生很多，可是她們太遜了，穿了內衣都扭扭捏捏的，拼命假裝沒身材，頭髮還是改良式的西瓜皮，看到我染上一點點金黃色就聚在一起指指點點的。

遜的人就是這樣，總是擠在一堆取暖。

像我，我就不和人家一起指點別人，我根本沒空理別人在幹什麼，再說，人家幹什麼是人家的事，我幹我的事就好了。

我幹什麼？和朋友出去啊！約會啊！玩啊！唱 K T V 呀！逛街呀！

上床？不一定，我看得順眼才上床，要是心情不好，順眼也不上床。有些男生就是不上道，他們以為我很開放，一定會容易搞上床，他們才完全搞錯了。要不要走進賓館的門，還得看我的腳合不合作呢！

強拉我進去？門兒都沒有，我還有朋友，誰要是硬來，我就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朋友？就是男校的朋友嘛！一個人闖蕩江湖總要有些朋友的。從前我也和他們上過床，他們知道，順著毛摸，要我怎麼樣都可以；不過，要是不依著我，我這個人可是會翻臉的。其實男生也很現實，要是能輕輕鬆鬆弄我上床，又何必跟我大戰呢？

有時候我也會遇到那種很純情，很浪漫的男生，我心情好的時候也會和他們玩一玩呀！味道不同嘛！唯一的缺點是，他們都是那種「負責任」的人，一和你上床就想照顧你一輩子。可是我不想啊！上床就是上床，又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幹嘛要一輩子就屬於他呀！麻煩！搞不好，他還要黏我一輩子，才倒楣呢！

我覺得我是那種很隨性的人，今天有感覺，我才和你上床，但是我怎麼知道明天還有沒有那種感覺？要是和一個沒什麼感覺的人繼續在一起，黏來黏去，多痛苦啊！

原先我也不知道會有這種男生，後來那個男生每天去我家和學校門口等我，簡直是跟蹤我，就像那個戴安娜王妃被狗仔隊跟蹤一樣，好煩喔！我費了好一番工夫，又恐嚇又威脅，他才不再跟蹤我，太可怕了，男生幹嘛要這樣黏人呀！

不過，自從那一次以後，我和男生在一起，要是覺得還不錯，想要上床，我

都會先和他們講好，要幫我買個禮物。送什麼不重要，看我那時候想要什麼來決定，有時候是一雙鞋子，有時候是一套衣服，反正我都先講好，我們兩個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事後誰也不欠誰，輕鬆多了。

性交易？如果我這樣叫做「性交易」，那我那些女同學就是「愛交易」！她們跟男生談戀愛，還不是收了很多禮物，情人節、生日、週年紀念，哪個特別日子不是收禮的日子？跟我有什麼兩樣？只不過，到頭來，要「閃」的時候還是我容易一點，她們和男生都是搞到想分又分不了的慘境，我才不要像她們呢！

上床就是上床，我喜歡那種被擁抱的感覺，看到男生臉上那種急死人的神色，覺得有人需要你，有人被你吸引，還蠻好的。至於做愛那部份，我沒什麼特別感覺，有時還不錯，有時讓男生「倒台」還蠻好玩的。

懷孕？我不太擔心懷孕的事。你們大人很奇怪，難道說一上床就會懷孕？傻子才會不戴保險套！你看我的包包裡一定有保險套的，即使用完了，賓館床頭也會有。要做愛，這種事一定要先準備好的。我去年開苞的時候就學會了。

我覺得上床沒什麼，那只是我交朋友的一種方式，我也喜歡和人一起唱卡拉OK，一起逛街，一起吃夜市，一起騎機車繞北海一週，一起坐在西門町街邊打

屁，看我想做什麼啦！你為什麼只問我上床的事，上床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嗎？

我遇見了嫖客

華西街妓女戶的最後一夜。

支援公娼工作權的婦女團體推擠開一層又一層的攝影機，汗水貼著汗水的身軀壅塞在小巷中，絕大部分的紅燈戶都已拉下鐵門，狹窄的通道顯得更加黑暗難行。一束束玫瑰被放在鐵門前，「陳水扁欺貧笑娼」的布幅飄揚在低矮的簷邊。

走完每一條小巷弄，人群在唯一一個比較空闊的三角地帶停了下來，有人傳上來一個麥克風，一個個支持公娼自主的團體代表就此開始了她們沈痛微弱的呼喊和訴求：就像每一次為人權和自由在街頭抗爭一樣。

說話的都是女人，是那些從來沒有機會在華西街的小巷中行走的女人。但是她們誠摯懇切的呼求，聽來就和公娼們拉客時的叫喊一樣，執著的不放過任何一個悸動的心。

小巷中迴盪著的仍然是女人的聲音。難道華西街只能有女人的聲音？不管是拉客還是抗爭？

意外的，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性工運幹部拿起了麥克風：「我想告訴大家，

今天我在這裡，心情很沈重，因為我就曾經是這裡的嫖客。而我想說的是，公娼們對我們勞動弟兄真的是非常好，我從她們那裡得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很多。所以我要說，娼妓無罪！妓女萬歲！」

群眾熱烈的鼓掌，不知道是為了一個成年男人的甘冒不諱，還是因為猛然聽見最後那句衝撞常識的奔放言語。

除了妓女，大概從來沒有人真正貼近過嫖客。在想像中，這些男人總是低賤的、粗俗的、癡笑的、暴力的、一意孤行的。

沒有人想認識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什麼模樣，有著什麼樣的夢想，抱著什麼樣的胸懷，忍著什麼樣的羞辱和無奈。沒有人有興趣知道他們帶著什麼樣的忐忑和焦慮，才能克服父母師長的再三勸戒，低調走進不可涉足的紅燈小巷。沒有人想過他們如何思考自己的作為，帶著什麼心情走出華西街，怎麼樣看待自己，又在什麼樣的挫折中再度造訪。

這些心情，竟然是一個滿臉同情的公娼告訴我的。「雖然我也不很清楚他們的狀況，一節十五分鐘，說不上幾句話就要幹活了。」她說。

此刻，望著那位工運幹部激動的臉，我想起公娼姊妹告訴我的：無數年輕驚

好色女人

惶的男孩，在同窗同學或軍中同袍的慫恿中尷尬的面對娼妓成熟的身體，也在她們同情理解的眼神中輕輕的碰觸到生命中第一對不屬於母親的乳房，在慌亂中匆匆了事，口袋裡踹著用紅包裝著的二十塊，終於昂首成為異性戀男人。

還有那些頭髮禿到再也沒有女人青睞，皮膚皺到引不起任何情慾聯想，或者臉色黝黑的泛著勞動色彩的男人，求偶市場中被淘汰出局的次級貨，他們蹣跚的腳步勉強在華西街拉客的呼喊中尋得一絲被看重的尊嚴。

這一霎，在那工運幹部的呼喊聲中，嫖客再也不是想像中拿著鈔票欺壓被迫婦女的模糊面孔的惡人。相反的，在妓女被掃地出門、被點名醜化的時刻，曾經在公娼身上接受過性啟蒙的嫖客主動現身，和妓女並肩站立，挺胸承受四方丟來的石頭。

石頭當然是有人會丟的。

人群後方有三五個一看就覺得是都會區的中產男人，就是那種自命有氣質、有身分、堅信自己未來會有小小事業成就的男人，也就是那種不屑一顧妓女戶，但在無意識中哈得要死，而且在玩笑話中把所有女人都當成妓女的優勢上班族（「等有朝一日我飛黃騰達，大丈夫何患無女人？」）。

他們環抱著前胸，嘴角掛著一絲絲冷冷的、看熱鬧的笑，在人群中拋擲著一句句像中學生在課堂裡自以為聰明回應老師講課的話，不但嘲諷維護妓權的女性，也輕蔑捍衛妓權的男性，駕馭著不知從哪兒挖掘出來的道德雲彩，在華西街的轉角頤氣踐踏。

那樣的冷漠和敵意好像不屬於妓女和嫖客的人同此心，那樣的冷漠和敵意好像只屬於黑道和人口販子的無情。

那晚，妓女和嫖客並肩聯手，道德大眾反倒和人口販子惺惺相惜，而華西街的妓院靜靜的走入了歷史。

成功嶺霸王花的誕生

當教育部長吳京宣佈要開放大專女生上成功嶺接受軍事訓練時，沒有多少人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大家都認為這只是作秀，而且，出於自己痛恨兵役的本位心理，很多男生都冷眼旁觀：有幾個女生會傻到自己送上門去受苦呢？

可是，就是有那~兩百一十位大專女生胸懷大志的報名參加。

於是，那些一向歧視女性的男人氣急敗壞的展開了輿論攻擊戰。

首先，男人們冷嘲熱諷的說，一定是這些女生太醜，沒人要，所以才想去當兵；電視媒體也跟著這個思考運鏡，上山後專注於女生的面貌。

糗的是，鏡頭很快就顯示這個判斷不正確，女生們並不特別醜。

更妙的是，吳京也依著同一種外貌心理來看女生，但是作為主辦單位，他必須對抗這種「醜女才上成功嶺」的說法。好在他一上山就意外的發現美女，於是欣喜的放話說要留作二媳婦的人選，媒體當然熱烈的追著龐姓女生報導，她過去做模特兒的漂亮照片也上了八卦雜誌，結果搞得男生們不但沮喪洩氣，還流下滿胸膛的口水。

既然不能批評女生的長相，男生們很傳統的想到可以批評女生的婦德。於是他們說，這些女生投入軍事訓練，太過陽剛，一點都不像秀雅文靜的女生，將來在婚姻市場上必定乏人問津。

可惜這些早已和時代脫節的男生萬萬沒有想到，現代有些父母已經看清，在各方面都獨立自主的媳婦要比傳統持家的媳婦更為可貴。這些父母們不但不反對女生上成功嶺，反而去電或投書向婚友社提出要求，要特別為自己的兒子介紹上過成功嶺的女生為對象。跌破眼鏡的男生落得瞠目結舌的不知如何加入競爭行列。

批不成長相，批不成婦德，女生在受訓過程中的表現又可圈可點，絕不比大專男寶寶們上成功嶺時更加笨拙，男生想來想去，只好批評女生所受的訓練。

於是我們看到一波接一波的投書發言，指出女生所受的軍訓多麼灌水，多麼特權，和男生所受的嚴格考驗相比是多麼的「不一樣」、「不平等」。最後，父權大本營的國防部嚴正拒絕支援女生接受震撼教育，監察院也禁止教育部比照大專男生受訓的先例發給受訓女生薪水，終於使眾多男生舒了一口氣，算是守住了男性專屬經驗的最後堡壘。

「妳們是永遠不可能真的像男人的。」男生在網路上的宣告，透露著某種竭力守護疆土後的自我安慰。

現在，女生下了成功嶺，懷疑的男生繼續咆哮：「女生上過成功嶺又怎麼樣？才受了十九天訓，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但是成功嶺效應已經擴散。

一個沒上過成功嶺的女生以「成功嶺霸王花」的署名回應：

「如果我上過成功嶺，我要不分四季，時常穿著無袖T恤，露出做伏地挺身鍛煉出的結實臂膀，讓輕薄男子望之生畏。我要去買一把有BB彈的手槍，在黑夜的巷口快狠準地一槍射倒跟蹤而來的強暴累犯。我要跟社團男生吃飯時幾分鐘內把菜吃光光，一報數年來被男生搶菜而致面黃肌瘦之仇。我會繼續穿著帥氣的軍裝，在街上吸引各種有眼光的弟弟妹妹。我會把嶺上學到的團隊技巧，運用於組織女性自覺自衛團體，對抗父權異性戀大軍。」

任何堅持「女生上成功嶺和男女平權無關」的人，都必須面對這段話語中新出現的女性氣魄。

幾年前股票狂飆時，一些家庭主婦菜籃族也加入炒作。在媒體的描繪下，她

們是無知無識、被人愚弄、荒廢家務、不顧妻職母責的一群。但是，女作家朱天心以一篇叫做〈新黨十九日〉的短篇小說，描述她們原本封閉無趣的主婦生涯因著進入股市而爆發生命力，她們關心世界局勢和政治經濟變化，最後甚至為抗議證交所稅制上的政策變化而走上街頭，成為活躍了十九天的新股票黨。

那些同樣因為脫離女性常態正軌而飽受批評的成功嶺女生，也被另一些人視為落入了父權的掌握操作，還被政客拿去作秀。但是在這十九天訓練中所爆發的生命力，又豈是那麼輕易被定向、被挪用的呢！誰能斷言這些經驗和能量會開創出什麼樣的女性人生呢？

或許每個女人都像電影「奪命總動員」中暫時失去記憶而成為主婦的女情報員一樣，在生命中埋沒著龐大深厚的能量。果真如此，那麼成功嶺的十九天就是一次機會，讓一些女人可以選擇嘗試開發自己的經驗和能力，同時也更讓周圍那些疲於奔命維持男權的可憐男人一再認識到自己的窘境。

下一次，女人們還要開闢什麼新道路、新氣魄呢？

（注：香港80年代一連串描述女警的電影都命名為「霸王花」以凸顯其身手矯捷、英姿煥發，後來被擴大用來指稱言行強悍的女性。）

女人投了抗暴票

大概是前年開始的吧！選舉突然變成了市場裡女人的祕密武器。

好像是哪個太太無意中在電視節目上看到了一個主意，一旦話傳開來，就像野火般在市場燃燒起來了。

燃燒的中心點是瑞妹的攤子。買菜的女人們總是在米粉湯和醬油露薑絲粉腸的香味中舒緩身心，那種愉悅的感覺大概不會輸給在瘦身中心享受體貼休閒的都會婦女。

不管是偷閒出來買菜的幼稚園老師、每天準時報到的家庭主婦、忙著做公關的鄉鎮民意代表太太、前一分鐘才和你講價的女菜販、商職畢業後被留在家中幫助事業等待嫁人的女兒，在瑞妹的攤位上，她們都是同樣的老饕。

大選前，幾個女人在吃米粉湯的時候眾口一聲抱怨最近家裡的男人常常不在家，都做樁腳或者忙選舉去了。說著說著她們又都開心的笑了起來，因為男人不在家就表示生活輕鬆多了，少了做四菜一湯的義務，少了衝突的機會，多了自由的空間。

女人們自己是不會去忙選舉的。她們很少去聽政見，政見會的時間正好是洗碗洗碗、帶小孩洗澡，或者輕鬆一下、沈迷於豬哥亮臭彈秀或者三立歌唱排行榜的時間。

況且選舉是男人的事，到了投票日的時候，她們周圍的男人自然會「指示」她們要投給誰，那又何必浪費體力去人群中擠熱鬧呢？

不過，這一天不太一樣，女人們交頭接耳的說今年要很用力的去投票，要狠狠地去投票。

瑞妹一面切著粉腸，一面凝神聽著。

好像有人在電視上說，女人要是心目中沒有合意的候選人，但是對生活中的男人很賭爛，那就應該去投女人的「賭爛票」。

女人曖曖昧昧的念著那三個帶著禁忌意味的字，吃吃的笑倒了一堆。

笑聲中有人咬著牙說這回要給她老公好看，因為他平時都愛喝酒，喝了又愛打人，早就想對抗他，可是又打不過他，到了投票時刻還押著她去投給他支持的候選人，所以她從來都是進了投票所就投給別人，出來時就裝沒事，現在才知道這就叫做賭爛票，真是太棒了，她要叫所有的女親戚都這麼做。

另外一個女人說她有更好的理由投賭爛票，她壓低聲音說丈夫常常粗暴的對待她的身體，她不想要的時候也躲不掉，好像被強暴一樣，這回她可要用投票來扳平了。

性的話題引來另一陣曖昧的笑聲。是不是用丈夫做「那件事」的頻率和表現來決定投不投給他支持的候選人？有人問。

哄堂的大笑引來四周好奇的眼神，女人們警覺的湊近了彼此。

或許也可以看丈夫洗不洗碗，幫不幫忙做家事，來決定投不投給他支持的候選人？又有人提議。

女人們用力的點著頭。好主意，好主意。有人興奮的說。

還有人唸著家中的兄弟強迫她投給某候選人，但是平日又從不考慮她的權益，還警告她不要想分娘家的財產，現在可好了，投票見真章。

一堆女人七嘴八舌的笑鬧聲肯定了這個做法的智慧，也默認了女人們平日共同的命運。

大約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瑞妹的攤子成了每次選舉期間的女人情報中心。她在一碗碗米粉湯的熱氣中聽著一個個賭爛的女人抱怨私密生活中的不平，在片

段的敘述中辨識一個個尚未謀面的暴虐男人，也依稀預見了本區開票的結果。

偶爾，女人們眼角手肘的青淤在咬牙中浮現，但是她們眼神中卻有著那麼一份強韌的不屈。

從沒有人像她們那麼熱烈的期待每一次的選舉。

選季中的男人熱情的聽著政見，揮舞著支持候選人的旗子，吶喊著激情的口號，參與講台上各種大業和藍圖的擺蕩，但是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後，男人們繼續著他們日常的暴力統治。

選季中的女人沈默著，冷眼旁觀男人處心安排的選局，累計著男人的拳頭和咆哮，承受著男人的冷淡和懶惰。出了家門，她們在瑞妹的攤子上同樣熱切的談選舉，積極串連其他賭爛的女人，以自己的處境為考慮條件去投票。

投票日就是性別壓迫的結帳日。

本來嘛！女性主義者說，個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要民主社會，不就是要個人受到尊重嗎？

慢慢的，「賭爛的女人要用投票來抗議」，這個消息也開始傳到男人群中。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據說選舉期間，至少男人在家裡洗碗和做家事

的頻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女人拆軌



女人如何規畫一生的愛與性

近年來流行「生涯規劃」，鼓勵大家為一生的事業職業做各種的安排和準備，偶而也聽到有人談「一生的旅遊規劃」或者「一生的讀書規劃」等等。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人生的際遇無常，計畫一生的事似乎沒什麼意義，即使做了規劃也只不過事一種介於白日夢和主觀願望之間的想法罷了。話雖如此，但是一般人即使不會積極的做細部的規劃，至少也會消極的幻想未來可能想做的事情和決定。

如果我們女人來想想「一生的愛與性」，大概有些可能的問題事一定會跳進心頭的：比方說，一生要不要有小孩？什麼時候要有？跟什麼人有？自己獨力生養？還是和好友、或父母、或愛侶一起養？一生要談幾次戀愛？中老年的時候要不要多談幾次年輕時無力談的戀愛？一生要有多少不同的性經驗？什麼樣的性經驗？要不要結婚？要結幾次婚？婚前要同居多久？要不要不婚生子？等等。

可別輕看上面所說的這些可能選擇，它們都是一代代勇於開闢女性情慾空間的女人奮鬥抗爭得來的成果。在過去的世代，女人哪裡有什麼選擇呢？她們一

生的愛與性早就被命定只能「獻」給一個男人，不但要嫁他還要為他生兒子。生育權、養育義務、身體情慾主權，沒有一樣由得女人做主。

大家也別覺得這種限制和壓迫是上古時代才有的事，以為現代婦女早就脫離了這種箝制。不！即使在新女性主義誕生台灣的一九七〇年代，當領軍的女性主義大將被問到新女性主義是否主張性開放的問題時，她的回答還是：「不！新女性的性道德標準是以『愛情、婚姻、性』依序進行的，而且男女一致。」這個回答在現在聽來不可思議，但是卻更凸顯當時社會風氣的封閉與保守道德壓力之強大，連對抗父權的心女性主義運動者也不得不做出某種立場上的妥協。

較之當年，九〇年代的女性可以選擇的方向可就太多了，我們不但早已見到無數女人用她們的人生來實踐多元的情慾生活模式（不婚、同性戀、婚外情、同居等等），更聽見女人集體抗議貧瘠情慾文化的怒吼（反性騷擾、反臥室強暴、反情慾雙重標準等等）。這些女人的努力使得九〇年代的女人不但可以談性開放，更可以推動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在這種用血淚抗爭得來的自在空間中，如果有人還急著掩住進步女人的嘴，不准她繼續開拓眾女人可能生活方式的選擇，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反挫作為。

面對那麼多采多元的可能選擇，女人終於有能力構築「一生」的豐盛情感生活。但是，得先籌畫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準備和資源，來持續「一生」的愛慾，是否有活絡的人格來構築有滋有味的愛性人生。這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需要廣泛的、多樣閱讀經驗，才能自小培養出敏銳的、舉一反三的閱讀能力，那麼，我們也需要廣泛的、多樣的情慾經驗，從小開發身體情慾的愉悅享受。如果我們需要持續的操練和實戰經驗，才能裝備好一個一生以運動為職志的選手，那麼我們更需要經常的情慾操練和實戰經驗，才能預備好自己有足夠的資源和靈活反應，來創造那個我們嚮往的豐盛情慾人生。

這麼看來，以目前許多女人薄弱渺小的情慾經驗及資源庫而論，她們是不能支撐「天長地久」的情愛關係的，她們甚至連「只要擁有」的激情也提不出足夠活力。那麼，女人還指望什麼「一生的愛與性」呢？恐怕只有一生的怨與恨罷了。

個別女人的一生從來不是她的「命」，而是她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的侷限。個別女人的情慾能耐和情慾品質因此建基於眾多女人集體開創的情慾資源和情慾空間之上。在這一點上，作為情慾先鋒的所謂「壞女人」與謹言慎行的所謂的「好

女人」是情慾的生命共同體；如果「壞女人」不受打壓，她們的情慾經驗才可能自在流通成為「好女人」的資源，讓所有女人都可以構築她們自己的方式來享受「一生的愛與性」。

有些女人或許只想低慾或甚至無性的過一個平淡的人生，她們可能不需要操練或積累，但是我們的傳統文化還是會強求她們進入婚姻關係以便有所歸宿，要求她們履行「同居的義務」，提供丈夫身體的服務。為了真正享有身體自主權，她們仍然需要支持豪爽一生的女人，因為兩者合力可以衝垮父權制度對女性情慾的強制規範，使眾多女人皆可自在選擇多樣情慾模式。

想要一生豐盛的愛與性？那麼，就請儘早開始累積並發展愛性的經驗和能力吧！或者，至少積極支持別的女人奮勇開拓的情慾選擇及可能。女人在情慾上所受的限制及壓抑不容我們坐視一代一代的女人從零開始。

身經百戰的處女

女人的第一次到第一百次，都應當是屬於自己的

年輕女性開始規劃自己的性生活時，最想問的就是：要不要「給」他。

可喜的是，現在她們擔心的倒不是男人會不會在事後變心。逐漸成長壯大的女性自主力量以及對愛情的務實態度，使得女性有了一種新的自我定位：變心就變心吧！搞不好，自己還先變心呢！

她們擔心的也不是日後無法帶著生理上的處女狀態進入婚姻。在這個接觸頻繁的年頭，誰還覺得處女不處女有什麼了不起呢？就算對方介意，也有許多「補救」或「掩蓋」的方法呀！

她們現在擔心的倒是性愛之後的心理狀態：如果給了他，自己會不會有失落感，會不會因此而變得沒有安全感？

這種問題是不用拿去問那些道德凜然的保守人士的。於是她們轉而追問那些看來了解女人、體貼女人的進步女性：倒底要不要「給」他呢？

臉上帶著剛毅神色的進步女性提出一套空泛的身體自主權說法：

「身體是屬於自己的。如果你覺得想要，那就放心去做；如果你心裏並不很願意，那當然也不必委屈自己。不過，要是妳是因為想留住男友的人而去做，那就太傻了。男人如果因為你拒絕給他而離開你，這顯示他想到的只有自己的慾望，而沒有顧及你的心情，那反倒是早去早好！所以，如果你覺得並不是很想（有許多顧慮，或者還覺得有恐懼感），那就絕對不要屈就。尊重妳自己的感覺，總有一天你會找到一個讓妳全心全意不恐懼的人。」

這種空泛的建議聽來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實上還是結束在高層次的「待價而沽」的等候心態上。而且對於毫無經驗的女性而言，空泛的身體自主終究還只是一些空泛的話而已；說穿了，只是用空泛的身體自主來繼續維持處女狀態而已，對積極鍛鍊女人探索自己的身體、掌控自己的感覺，根本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操練方法來。

要落實身體自主，一定要有相應的具體實踐來改變女性的情慾現況，才能跳出困境。

所以，務實的身體自主權說：

首先，妳需要好好的培養調教自己掌控身體情慾的能力。比方說，平日心頭升起慾望或想像的激情場景時，千萬不要自責或罪惡感深重，而為了克服這種原本被訓練出來的反應方式，妳甚至需要特別耐心的看看 片、書、光碟、午夜秀、鎖碼台，運用你一向頗為有主見的、非常挑剔的血拼購物眼光，精挑細選愛看的、喜歡的來看，以充分的想像力來充實自己情慾的胃口。

然後，妳需要積極的了解並操練自己的身體，不但要常常給自己全身愛撫，以主動發現自己身體愉悅的所在和所需要的硬體軟體條件，更需要到情趣商店去逛逛，買點引起你好奇心的東西。如果妳的情慾人生規劃包含了男人和性交，那麼，你應該好好的善用電動按摩棒和其他器具，自己先嘗試很多次很多次插入的、愉悅的性經驗。有了經驗，就有更多的認識和自信，也就有更多能力自主。

所以，妳還要問倒底要不要給他？

老在這個問題上打轉的人真正關切的是：「第一次」要給誰？

我說，女人的第一次到第一百次，都應當是屬於自己的。身經百戰的處女，面對男人的時候才不會白癡的任人擺佈，才不會喪失自主權。

妳還是追問：會不會有失落感？

經過這一番多樣的磨練，也許妳原來擔心的失落感根本就不會存在了！因為，妳已經變成一個人了，妳已經變成一個又自信又有知識又有自主能力，根本就不會因為性行為而輾轉自責的女人了。

女人當然要主動

女人一向就是主動的。

父母教她自小就要主動幫助家務，所以她要是看見別人在廚房忙進忙出而自己沒去幫忙，還會主動的感到罪惡羞愧，覺得有虧職守。

學校裡的老師也說她應該主動學習、主動找書看、主動和同學友善相處、主動實踐尊師重道。

整個社會都鼓勵女人主動。她要主動表現愛心，主動照顧老弱婦孺，主動讓身旁的各個男人無後顧之憂，主動檢舉罪犯，主動愛國愛鄉。

嘿！奇怪得很！就只有這麼一件事，大家都認為女人不應該主動去做，而且很早就把她那一部份的主動電源切斷，讓她連想都想不到可以主動去做。

這件事就是：女性追求情慾滿足。

可是，女人當然要主動求情慾的滿足，因為那是她愉悅心情的源頭之一，是她人格健全、自得其樂的先決條件，是她基本情慾人權的享用。

而且，女人用不著迂迴，用不著曖昧，用不著找藉口。女人直接了當的，不

浪費生命的詢問合作追求情慾滿足的可能——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既不以此討價還價找飯票，更不恐嚇對方「負責任」。

女人要的是兩廂情願：不是情願被對方使用，而是雙方願意主動共同合作營造高品質的、平等關係的情慾經驗。

所以，不用問「女人可不可以主動」，趕快拋下那些不許妳主動的人，趕快主動去找那些欣賞妳主動的人吧！

好色的女人萬歲！

「女人可不可以好色？」

聽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它使我想起過去聽到的另一類問題：女人可不可以讀博士？女人可不可以做總統？女人可不可以不結婚？女人可不可以不要養小孩？女人可不可以夜晚外出？女人可不可以主動追求對象？等等。

女人的人生選擇一向就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限制和歧視，一般人可以努力的許多人生道路，女人都不能走，還要靠著一些離經叛道的女人衝刺才開闢了更多空間出來。

讓我們來看看，在我們這個性別歧視的社會裡，女人如果好色，會有什麼下場？

如果她對性的事情有高度興趣，常常找尋色情材料，主動和朋友談情說欲，慾火發動的看周圍的男人女人，大家會把她當成花癡，認為她有毛病而避之如蛇蠍。

好色女人

如果她對男伴既主動又熱情，喜歡玩各種花樣，在性活動中扮演各種遊戲，那麼她往往遭到貞潔猜忌，男伴會懷疑她是不是經驗很多？是不是有別的男人？是不是天性「淫蕩」等等。

可是，一個好色的女人是個情欲美食主義者，是個魄力十足的豪爽女人，她總是在找尋更好品質的情欲經驗，更平等互動的情欲對手，更激情熱烈的情欲模式，而且，和美食主義者一樣，她絕不會在找到一家可口的餐廳或做出一道可口的道菜之後，就不再發展別的可口佳肴。相反的，她總會繼續不斷的開拓情欲美食的領域，向前人未走過的情欲模式挺進。而正因為她這種大無畏的執著，這種女人也會被眾人施以白眼，加以排斥，用各種謠言黑話來打壓她。

由此可見，好色的女人在我們的文化中一向就有，只是她們一向承受了各種鄙夷、排擠、壓迫、放逐。

換句話說，其他大部分女人看起來不好色，恐怕不是天性如此，而是看了太多好色女人壓迫的下場，因而自我壓抑。

如果我們了解女人不可以好色是個人權正義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應該伸張人權，伸張正義，多方鼓勵，多方培養，讓好色也成為女人的人生選擇。

你或許還是遲疑，你覺得女人可以愛好讀書，愛好寫作，愛好事業，愛好獨身。但是愛好情慾？你覺得仍是有點不妥？

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個蔑視情慾、蔑視性的文化。我們的文化總以負面的、消極的、醜化的方式來看待和性相關的一切事物，所以才覺得什麼愛好都可以，就是不能正面積極的研究營造情慾。

當然這種蔑視情慾的態度中還包含了對女性的歧視。因為，無論我們的文化多麼反對好色，反對縱情享受性，在現在我們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男人還是能爽的，男人還是能好色的，而且他們的好色還是可以單向的掠奪女人的身體。

這麼一來，我們就看得更清楚了；女人不被鼓勵去好色，是對女人的一種雙重壓抑。它不但不讓女人發展更多的人生選擇，更把女人放在一個任意讓男人在她們身上好色，在她身上施虐的位置上。

面對這種雙重的壓迫，女人唯一的對策是集體反叛。我們要發展好色，創造一個以女性情慾需求為主要目標的女性好色文化，我們需要更多的女人彼此交換情慾資訊，談論情慾經驗，創造情慾材料，讓情慾成為女人的日常活動，讓性成為女人人生樂趣來源。

如果你不好色，或者不想好色，沒關係！請你支持好色的女人，不再用鄙夷、仇視、嫉妒的眼光看她們，你不要再助紂為虐的打壓她們。相反的，你要用佩服、仰慕的眼神，用肯定支持的語調，告訴她們：女人當然可以好色，好色的女人是為我們開疆闢土的女人。

如果過去女人好色就會被社會（也就是你我）打壓，變成烈士，現在，讓我們女人來疼惜女人，捍衛好色女人的權益。我們不要好色女人做性別歧視之下的烈士；我們要好色女人做我們追求男女平權的女英雄。

「香爐」也有參政權

李昂的〈北港香爐人人插〉露骨的描繪了一個在政治場域中具體實踐並公然招搖的「性自主」的女人，也引發了許多人的焦慮，擔心這種描繪影響女性參政的前進。有些評論把這個事件的可能負面影響歸諸於媒體的窺密炒作，有些評論責怪某個男人不早早「出面負責」，還有一些評論則認為關注焦點應該在女政客的問政能力而非身體情慾。

這些了無新意的評論其實並不能為女性參政打開更大的空間，因為它們還是假設了政治必須和性做截然的區隔。但是政治場域在新的媒體環境下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商品不斷開發男女身體的趨勢，更使得政治與性愈來愈無法分割。面對這個新局勢，我們需要正視「女人身體 媒體」的新關係，以找出女性主義的新論述策略。

首先，我們已經進入媒體和身體拓荒的時代，在電視鏡頭的凝視下，政治人物的外貌、裝扮、舉止都成為形象評價的重要影響因素。即使在男性政治人物中，因性的魅力而獲得政治實力亦非新事，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魅力外貌和青春身

體，或是馬英九英挺的面容和背心短褲下的厚實肌肉，都為他們贏得無數群眾的愛戴。

自古希臘開始，政客的口才就是群眾政治的必要條件，現在則又多了身體性魅力的條件，這個變化其實對女性從政更為有利，因為女人通常比男人更用心經營身體，而不像男人的身體僵硬呆板。陳文茜等女性在政壇上的迅速崛起，除了她們本人的口才和能力外，其身體操作了媒體時代視覺的「性」政治，其裝扮舉止的情慾內涵與其政治影響力合作無間，絕對都是重要因素。這種身體政治不但重塑了政治，也使得女人的「性」不再只是被動的客體，而有可能壯大成為主體。

其次，我們也已經進入了「全民政治」的年代，這不單單是空泛抽象的說全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更意味著不同身體、不同情慾生活方式的主體，都有權利在政治場域中正面浮現並分享權力。過去男性政客以西裝領帶來排除那些鼻環、耳環、手鍊、化妝的情慾男人進入政治權力。此刻新崛起的女政客則一反進口套裝洋裝的正經形象，像前幾年的許曉丹和小說中的林麗姿一般，穿上露背裝、迷你裙、細跟露趾涼鞋，在頸間腿側貼著刺青貼花，以情慾實踐和情慾身分

參政，正式宣告：不是只有一種女人能從政。這才是實現全民（全女）政治的開始。

面對性與政治的緊密結合互動，同時又面對公眾對情慾女政客的打壓和輕蔑，我們需要做的，絕不是極力撇清女人不是靠性而進入政治，也不是追問主流社會是否公平對待那些不用性和身體取得權力的女人，更不是踐踏那些以身體來累積政治實力的女人。

我們真正需要努力的，是使得那些正是以身體情慾參政的女人也享有同樣的支援和正當性。（特別是因為女人以性換取權力談何容易，所以這種女人更需要我們的支援；如果有女人能夠以性換取權力，達成一般高知識高能力女人都無法做到的事，那豈不更值得我們景仰嗎？）

女性主義者對性和政治的策略應當是一致的，因為性和政治很相似：兩者都被視為是男性壟斷所有權力的疆域。因此那些在性和政治中追求自主的女人常被說成是向男人的世界輸誠，複製男人的權力邏輯。但是事實證明，女人親身投入的性實踐和政治實踐，都已經在開拓空間，改變原有的權力邏輯。面對這些勇敢的女人，女性主義者能不鼓勵和仰慕嗎？

「北港香爐」事件凸顯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女性從政追求政治平等的同時，也必須包含情慾平等的追求，而追求情慾平等也就是促進女性的政治平等。愈是女性情慾解放的社會就愈有利於女性參政，因為，人們再也不能用女性情慾來攻擊或阻擋她們的政治生涯。事實上，對於小說中認為「我的性就是我的政治」的林麗姿而言，她的性解放和她的參政權根本就是同一回事。

女性解放便宜了男人？

女人性解放的說法一經提出，立刻引起眾多女人的熱烈迴響。

讀過《豪爽女人》全書的人，或許已經捕捉到書中所說的性解放，知道它要求情慾資源、情慾經驗、情慾快感在兩性之間有平等的發展，要求性從交換長期飯票、為愛獻身屈從、夫妻同居義務之中解放出來，更要求性從羞恥、罪惡、恐懼、敵意中脫開，以便讓女人也有自主的機會開拓情慾資源，累積情慾經驗，研究並檢討情慾活動，共同來營造高品質、高愉悅的情慾文化。

但是，即使這些明理的女人也可能和那些「性解放」之文而自我生義的女人一般，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猶豫和憂慮；這麼一來，當女人不再謹守自己的身體和情慾，那麼，豈不是讓男人站了便宜？

這份憂慮當然有其深層的習慣根源，女人一向在情慾的事上謹言慎行，就是希望自己的身體情慾歸屬於一個值得託付的男人，要是被不值託付或無意承接的男人「用了」，豈不是讓男人占了便宜，自己吃了大虧？

不過，讓我在這裡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

如果女人不推動性解放，不改造現在的情慾文化和交換邏輯，那麼，男人一樣占便宜。而且大占便宜，更可悲的是，女人還無話可說，無力反擊。

你想想，情慾不解放，男人不也照樣性騷擾？女人雖然覺得羞辱悲憤，但是為了清純形象也只得忍氣吞聲，或想反擊也擔心進一步受辱，男人還不是占了便宜？

情慾不解放，在雙重標準的兩性文化中，男人不也照樣嚐盡各方美女？浪子歸來時，還有幾個處女痴痴守著身子等他們來撿便宜呢！

情慾不解放，女人純淨的進入嚮往已久的婚姻，男人不也照樣以其情慾本事，唬女人分不出好歹、識不得高下，照樣在臥房中橫行？

情慾不解放，女人雖不爽卻有口難言，無顏主動要求。若是走出婚姻，情慾出路仍然受阻，男人照樣恃驕無恐，還不是占盡便宜？

更糟的是，情慾不解放，女人的能力和魄力很早便被身體情慾的壓抑所限制，她們日後在學業事業上發展受限，終究被迫遁入不太令人滿意的婚姻。在這裡，男人不也照樣大占便宜？

容許惡質的情慾文化和兩性的雙重標準繼續掌握女性的身體情慾，才是女人

吃大虧的真正根源。

情慾若解放，女人就不必受處女情緒鉗制，不必擔心淑女形象受損，而可以自在自得的強力反擊騷擾。

情慾若解放，女人就可以盡情的在情慾活動中全面投入，展現自我，而不必忍受伴侶的貞潔猜忌。

情慾若解放，女人早就能分辨男人的好歹高下，早就知道，要以自身的愉悅為肯定主體的物質基礎。

情慾若解放，女人必定大聲說出自己所要，而且主動攀升情慾的強度，在情慾活動中，與伴侶平等共遊愉悅。

在這一件事上，女人自身愉悅和能力漸進成長是最大贏家。

事實上，如果現今市場中的婚姻和愛情品質如此低劣，女人再怎麼斤斤計較也只換來營養不良的長期飯票，那又算什麼好交易？女人一生壓抑自我，生怕給男人機會占便宜，終究仍是吃虧。

倒不如累積自身的情慾資源，發展自在自得的情慾關係，而且在此過程中，創造女人獨立自主的社會條件，也改造情慾伴侶的品質。畢竟，只有在多元開放

的情慾文化中，女人才可能奢望有足夠情慾資源來營造長遠而鮮活的平等情慾關係。

在情慾解放的文化中，或許還是有些男人會「占便宜」，不過，他們不是占女人的便宜，而是比別的男人吃香。這種男人不一定提供飯票（愈來愈經濟獨立的女人也不寄望飯票），但是，他們一心一意取悅女人，願意和女人平等投入營造情慾活動，是凡事為女人愉悅著想的男人。事實上，在這種關係中，男人得到滿足，女人得到愉悅，沒人占人便宜。

至於那些自大自滿，一心征服女人，不理女人感受，又追求單向快感的男人：那些靠著父權提供的雙重標準和優勢地位，不肯和女人平起平坐的男人；他們的好日子已然接近尾聲。因為，女人在追求情慾人權的同時，必然連結女人在生活其他層面中追求自我實現和平權的運動，讓這些男人在任何一方面都再也占不到一丁點便宜。

女人生命裡的黑洞

一位國中老師告訴我，已經畢業多年的一個學生最近常常打電話來，由於這個女生東拉西扯，說話又前後矛盾，因此老師十分擔心，覺得這個女生的神經有問題，可能有幻想症，考慮是不是要叫女生的媽媽帶她去看看心理醫生。

這個女生為什麼不斷打電話和多年不見的老師閒扯呢？我問。

老師想起這個女生在週記上寫過國二時曾被強暴，當時學生的母親非常強烈的想要保全女兒的貞潔名聲，所以嚴厲的蓋下這件事情，不許任何人——特別是她女兒——談論這件事情。母親告誡女兒：「出了這件事已經夠丟人的了，絕對不可以再提起它，就當沒發生過。」

於是，這個女生只好活得「好像」生命中不曾有過這件事。

事隔八、九年，那個匆匆被掩埋的黑洞愈來愈大。強暴的經驗不能見天日，它的意義和記憶也一直不能被接受，不能被療傷止痛的融入那個女生的生命當中。

就像一個無法安息的幽靈一樣，這個不被認定接納的經驗記憶，不斷的遊蕩

在當事人的意識與無意識間。任何和身體、性、強暴、名節、處女、結婚、男人等等相關的訊息，都再度強化它的能量。甚至任何和那個記憶有連結的事物，像是聲音、時辰、顏色、地理位置、貼近的呼吸、脫去衣物等等，都蒙上特殊的意義，成為她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擔。

這個幽靈不斷的尋找安息，在那女生每一次打電話給曾經信任過的老師時。

這個幽靈不斷的尋找安息，在她生命中每一個看似沒來由的固執恐懼中。

她有神經病嗎？不，她的神經一點問題也沒有。她只不過想要正面面對這個經驗的記憶而已。但是在一個封鎖情慾的環境中，她被迫耗盡全部的心力迂迴的找尋一點點說話的空間。

因此，真正有病的是我們的社會文化，這個病就是根深蒂固的處女情結。

出於強烈的處女情結，她的媽媽堅決不准她面對這件事情，她周圍的人則一貫以曖昧的語言來傳播這樣的事情。更可怕的是，我們的社會不但不以嚴刑禁止強暴的罪行，反而一向責怪受害的女人不夠小心，不夠拼死抗拒。

在處女情結的異眼光下，這個女生的經驗不能得到正面的支援，她的遭遇反而把她鎖入無聲的牢籠中，既不能申冤控訴（多麼敗壞名聲啊），也不能述說

理解（就當它沒發生過吧）。於是，她只能在東說西說中片片斷斷的偷渡著記憶感受，拼貼著破碎的圖像。

是的，強暴事件最深刻的傷害大部分不是來自強暴本身，而是來自處女情結。

在這種沈痛的故事中我們才能看清楚，許多人反對「打破處女情結」，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擔心「有些」女人「可能」會去追求自我的情慾滿足。

可是，這些自以為道德正義的人，卻一點也不在乎處女情結在「無數」女人生命中「已經而且正在」造成的嚴重傷害。

處女情結在女人的沈默中腐蝕她們的生命，在女人的焦灼中刻劃著她們的恐懼，我們還要忍受多久？

未婚懷孕的喜訊

女藝人未婚懷孕，喜孜孜的向媒體宣布，要和大家分享這個歡欣的消息。可是，新聞一出現，就有許多人道貌岸然的批評這些女人不知羞恥，未婚懷孕還敢大事張揚。（他們大概希望懷孕者以淚洗面，痛哭終日。）

其實，未婚或者不婚懷孕有什麼可恥的？懷孕就是創造生命，大家不是常說創造生命多麼美好嗎？生命既是如此可貴，如此美好，你憑什麼用所謂「私生子」的稱呼來歧視某些生命呢？

道貌岸然的人於是說，懷孕當然是好事，但是這些女人還沒結婚就和人家有性行為，簡直不知檢點。

哈！說穿了，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婚前性行為。

對呀！道貌岸然的人說，女人怎麼能在還沒結婚的時候就和男人有親密的身體關係呢？

可是為什麼要結了婚才可以有親密的身體關係？我對他此刻的強烈情感，可以牽手、摟腰、接吻、愛撫，可以看電影、共浴、打保齡球，為什麼就是不可以

用我想要的親密性交關係來表達？難道婚姻證書是性交執照？

不，不，憂心忡忡的人說，我是為了妳們女人好，婚前性行為吃虧的還是女人，不是被拋棄，就是墮胎，要不就要背負一生的恥辱。女人要想清楚，這個代價太高了！

嘿！別亂唬人了。有沒有結婚，或者有沒有性行為，根本不是愛情關係變不變質的決定因素。許多沒有婚前性行為的女人也一樣遭遇另一方變心或者分手，不少已婚女人和丈夫之間的性行為也以痛苦的墮胎和碎心收尾。說穿了，女人要是繼續留在弱勢被動的位置上，不管是已婚未婚或是被愛愛人，都一樣要倒楣。

而且，這種事還需要別人來雞婆？女人從小就被教導要小心翼翼的看守身體，在這種調教之下，哪個女人不知道婚前性行為要付上社會代價？但是她們還是踏火而行，進入了各種禁忌的情慾關係，可見得她們還有另外一些更強大的需求，一直未得到滿足。而道貌岸然的人不但面對這些情慾需求，反而恐嚇和責備那些肯定自我的女人，這又是出於什麼心態呢？

說真的，就是像這樣的責備心態才使得女人在性探索中忐忑、無助、隱祕、孤立，因而產生了婚前性行為的所謂「惡果」。

這麼看來，喜孜孜的宣告未婚或不婚懷孕的女人有點像女人中的先知先覺。她們喜孜孜的宣告女人的自主自由，但是立刻遭受各方打壓。

這才讓我們看清楚：我們社會的情慾體制是一個極為威權獨裁的賞罰制度，體制第一，名分第一，個人的感覺和選擇是不受尊重的。

過去，在女人沒有婚姻自主權的時候，有些女人義無反顧，爭取選擇自己的愛人，有些女人主動離開帶來無窮痛苦的婚姻，還有些女人決定自給自足的生活。這些突破當時禁忌的女英雄，承受歧視，用她們的人生來證明女人還有別的道路可走，今日的女人才擁有了戀愛、離婚、同居、領養、同性戀、結婚、單身等等人生選擇。

對於此刻正在開創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未婚或不婚懷孕者，難道我們要一向歧視女性的賞罰體制站在一起，譴責這些有可能為我們創造出路的女人？

既然自己沒有選擇這種獨立於婚姻的懷孕，大家就更需要以各種實質的、情感的、言論的方式支持這些女人，分享她們的喜訊，才能改變「女人自主就一定倒霉」的因果邏輯。

女人拒斥女人，譴責女人，就是關上自己生命可能的窗。

女人鼓勵女人，支持女人，才可能開啟更多的人生道路。

誰要性高潮？

一九九四年婦女團體發動的反性騷擾遊行中，我創造了一串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後來還為了娛樂效果，加上了「把你剪光光」。這串口號不但明確的拒絕性騷擾，也強悍的威脅膽敢越雷池的人，更首度說出了女人表達情慾需求的權利。口號從台北市七號公園一直喊到中正紀念堂旁邊的杭州南路上，社運團體都喊得爽歪歪的。

但是第二天打開某些報紙一看，咦？怎麼不一樣了？報導中的口號已經變成「只要性高潮」。

明明是「我要」，怎麼誤傳為「只要」！

以後每逢演講或接受採訪時，我就苦口婆心的「糾正」：我要性高潮、我要性高潮、我要、我要。

可是大家都不接受「糾正」，媒體仍然寫著「只要」。

為什麼老是搞錯呢？

心理分析家認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記錯」、「聽錯」、「說錯」或「想當

然爾的猜錯」都不是偶然的。這些錯誤常常和我們心裡的道德檢查有關。

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會把某些話變造、搞錯或甚至遺忘，是因為我們在無意識中根本不敢或不願面對這些內容不合現有道德、或者有可能帶來矛盾感受的話。

那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迴避「我」要性高潮？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字那麼難以出口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字代表了一個理直氣壯、自我肯定的女人。她不但大聲宣告自己的存在（「我」），也毫不退縮的肯定自己和身體之間有愉悅的親密關係（「我要」）。而在我們這個不鼓勵女人肯定自我的文化裡，「我」字是不能出口的——難怪女人連說到自己的時候都常愛用「人家」來代替。

再說，這個文化對女人和情慾的關係一向採取高度的警覺和禁制的態度。在這種文化之內，作為一個充斥能量、渾然忘我、縱情放慾的經驗，「性高潮」簡直不是女人可以享有的，要是再和肯定自我的「我要」連在一起，那可真需要一番全新的文化想像和實踐。

既然「我要性高潮」所假設的女性情慾主體不能浮現，那麼大家在無意識中

就乾脆省略主詞，把口號改裝為「要性高潮」，或者，人多壯膽的說「我們要性高潮」。

當然，最常見的版本還是：「只要性高潮」。這裡面又大有文章。

當我們的文化特別把「性」視為充滿神秘愉悅但是又非常危險的活動時，性是個需要時刻戒備和壓抑的東西，也因而在性的周圍形成了同時存在的深刻憎惡感以及強大吸引力。「『只要』性高潮」的變形口號就來自這種矛盾情感。

一個對性抱持敵意的文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不要讓性念有浮上心頭的機會。因此，人們從小就被教導要時刻戒備，處處警覺，一旦有勾動天雷地火的事物景象潛入感官，就馬上轉頭，開動防衛系統，用敗壞「善良」風俗、污染心靈等等字眼來消毒，再用噁心、骯髒、罪惡感來抹去性念的吸引力。

可是，諷刺的是：這種防禦式的強烈關注反而使得她們受制於性。換句話說，愈是把性看成平常活動的人愈不會被性所馭；反而是那種過度把「性」神聖化、污穢化、警戒化的人，才會把「性」當成生命的重心，隨時隨地都在關注它的出現或運作。

更深一層來看，對性的強烈關注形成強烈吸引，也就是形成某種執著，原來

的口號就被這種心理改成了「『只要』性高潮」。這種改裝揭露了當事人其實在無意識中對「性」非常專注，「只要」它，甚至除此以外，什麼都不要。

除了凸顯「性」的某種饑渴，變形的口號也暴露了對「性」的推拒。把口號改版成「只要」性高潮，同時就是公開宣告當事人對性有憎惡感，因為當事人隨時可以指出這個口號太狹窄：「人生怎麼能『只要』性高潮呢？」然後用這種批判來撇清自己絕不會對性高潮過度關注。

其實，女人當然不會「只要」性高潮，我們想要的東西可多著呢！數千年來女性被窄化了的人生選擇，我們正要一舉衝開，怎麼會自我設限於性高潮呢？

看清楚了改裝口號的各種深層動機，也就看清楚了我們所面對的文化侷限，特別是文化對女人身體情慾想像的侷限。

不過，不管是飢渴加憎惡的矛盾情感，或者僅僅是以訛傳訛的誤傳，為了突破性的禁忌和這種禁忌對女人的傷害，為了給女人多一點開拓的空間，多一點肯定自我的機會，就讓我們一齊大聲說「我要」性高潮吧！

歷史上的真愛一向很敗德

最近有人開始鼓吹「真愛」，說真愛是一種道德的勇氣和自制，有真愛的人「不試婚、不同居、婚前沒有性行為、婚後沒有婚外情」等等。

可是，「真愛」正是在偷情和通姦中誕生的。

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吧！不過，讓我們多一點歷史的眼界。

還記得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嗎？那時的男女結合條件不是什麼愛不愛的問題，而是考量雙方的家族位階（門當戶對）和家族需求（傳宗接代）的問題。那時婚姻的持久不變也不是出於什麼忠貞或專一的偉大情操，而主要是家族的親屬關係網鞏固了、也要求了婚姻的維繫。

在那個時代，真愛是大逆不道的事。因為——真愛就是不肯在家族傳統的婚姻制度中放棄個人的自主權。真愛就是那個用來肯定自己有權利違抗父母或道德之命的崇高理想。

因此，像崔鶯鶯和張生那種超越父母的婚姻決定權、自作主張的婚前偷情，或者像卓文君和司馬相如那種通姦，甚至私奔——在這些拒絕守貞的例子中才讓

我們看到了一點點「真愛」的面貌。

因為，只有這種干犯社會禁忌的動力才算得上是真愛。只有真正的大愛才會發動那麼大的能量，促使當事人背叛父母的教誨，冒著被趕出家族的危險，堅持偷情或通姦，用突破婚姻體制對性的規範，來彰顯其真愛。

換句話說，真愛在歷史上一向是個敗德的、顛覆社會既有體制的力量，是被所有的父母咒罵，被社會輿論批判的東西，而唯其如此才顯出了真愛的「真」與「愛」。它的「真」無視於禮教的虛偽形式，它的「愛」暴露了制度和習慣的平淡無力。

（有父母親人的祝福，有家族親屬關係支撐，有國家或宗教制度授權，有道德光環圍繞——在這種婚姻生活中相守一生，實在也顯不出什麼真愛的特殊力量。）

可是，在九零年代的台灣，真愛卻被轉化成為一個道德的、接受現有婚姻體制的「高貴情操」。原先沛然莫之能禦的強大情慾能量被描繪成自我克制的「守貞」。真愛的偉大似乎只是變成婚姻制度的守門人，以便禁止任何不在婚姻制度之內立足的性（不管是婚前性或婚外性）。

認為真愛就等於守貞而已的人當然有權利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作這種期許，但是他們不能不面對一個重要的事實：

守貞的要求一向是對女人的壓迫。

歷史上有形無形的貞節牌坊，在已婚及未婚女人的生命中形成了何等的焦慮、恐嚇、和痛苦。難道我們還需要強化這種壓迫的必要或偉大？

不過，推動真愛運動的性教育大師顯然沒想過這方面的不義。他公開的宣稱：試婚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好比「拆開聖誕禮物，萬一不喜歡，能夠退回嗎？」任何有一點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誰會被當成禮物、被拆開、被檢驗、被退回或被拋棄呢？一向就是女人。

由此可見，把真愛當成守貞的運動，仍在延續那個把女人當成物品、由男人來驗收的傳統文化。這樣的真愛有什麼「真」？算得上什麼「愛」呢？

或許，真心相信真愛的人，應該去認識那些試婚者、同居者、外遇者、婚前性行為者已經實現的「真愛」，支援他們那種超越婚姻體制的「大愛」——畢竟，你的愛會大到情願干犯社會禁忌嗎？

機車上的豪男豪女

常常在路上看見男人騎著機車飛快的在車陣中穿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們騎車的姿勢就是和我們女人不太一樣。

從前女人還不太流行騎機車，一方面是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又有點害怕速度感，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為當年的機車多半都是野馬型的，對想穿漂亮裙子的女人來說真是不方便，再加上車身太重，想推著走、或者架起來都很難。

後來過了好多年，女人愈來愈需要流動性，業者又引進了小綿羊型的塑膠車之後，我們女人才如魚得水的騎起機車來。現在路上多的是女人騎機車，而且速度不輸男人呢！在行動能力上來說，我們女人可進步了不少。

可是，妳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女人騎車的姿勢絕大多數是正經八百的。兩手柔和的放在車把上，小拇指還有可能有點淑女式的翹起來呢！肩膀軟軟的掛在脖子下面，屁股輕輕的坐在座墊前端，占據的比例絕不超過座墊的一半；兩隻腳平行的、穩當的縮在腳踏板的中央部位，從不會越過左右的邊緣；就連騎起車來也是維持車身的垂直，中規中矩的直線前進，很少有女人會東扭西歪的蛇行在路

上。

換句話說，有了機車，女人的移動能力也許提升了，但是她們在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過程中，還是挺「女人」的，還維持了那種保守賢淑怯生生的樣子，她們的身體仍然在一天天的生活中繼續展現女人的脆弱和退縮，甚至使得她們在行動的時候也顯得縛手縛腳的。

你不是這樣？太好了，像妳這樣不落俗套的女人正是我們崇拜的偶像！

讓我們轉過來看看男人騎車，那可就不同了。他們騎車的樣子據說十分「豪邁」——就像那個流行的機車車型名稱一樣。

（特別是年輕）男人騎起車來的時候，他們的車身很少是垂直的，由於蛇行時速度太快，為了平衡，他們不得不歪著身體騎車，才不會倒下來。他們的手是放在車把上，但是手肘是向外擴展的——恐怕是怕腋下的汗酸味散不掉；他們的肩膀弓起來，顯得有點蓄勢待發、能量充沛的樣子——其實恐怕只是懶得直起背來而已；他們的屁股幾乎蓋滿了整個椅墊，而且還一直向後伸展，好像恨不得占據整個椅墊，用自己的屁股當機車的尾燈；而當他們不把屁股向後伸的時候，他們就會把腿張得又開又大，膝蓋遠遠的伸出車身，以為自己和汽車一樣寬——不

過，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跨下懸垂的肌肉組織，常常要趁機散熱，騎車時張開兩腿，正好可以讓風吹遍腿間，讓包裹在鬱悶潮濕中的器官感受一下涼爽。（妳不信？那妳注意冬天的時候還有沒有男人會張著腿騎車，到了那個時候，他們把腿縮成一堆都來不及呢！）

所以啦！妳看看！不管是靜止的時候還是行動的時候，男人都會隨時隨地把身體伸展得開開大大的，一方面盡量占據更大的空間，膨脹自我，另一方面可以讓性器官散熱，促進健康，第三方面還趁機故做豪邁，讓女人心儀崇拜，真是一舉數得呢！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身體的舒展中，連心情也得到鬆弛，人格更有了機會開闊，這些都幫助他們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發展可能，還可以有事沒事的嘲笑女人小家子氣，放不開手腳；或者根本宣告自己為保護者，要求女人必須扮演柔弱、受保護、受憐惜的角色。這種憐愛對某些女人而言或許是享受，但是對另外一些希望更獨立自主的女人而言，真是一種壓抑和壓迫。

其實，男人女人看來力量和氣度似乎截然不同，顯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每天的小事（例如騎機車）上面，都不斷的重複擺出一些態勢

好色女人

來證明自己的性別身份，而這種重複的身體動作、情緒感覺、自我形象，都在在的使得男人女人的角色更加鞏固，也使得那些不太合乎標準的男人女人感覺受到限制和壓抑。

換句話說，如果你幫助男男女女有比較開闊的空間伸展手腳，那麼，下次看見溫柔而膽怯，保守而緩慢，遵守交通禮貌的騎車男人時，對他微笑，說點欣賞鼓勵的話吧！相反的，對那些囂張橫行、蛇行超車、呼嘯街頭、噴得別人滿頭廢氣的男人，千萬不要露出崇拜的臉色，應該加以鄙夷，免得他太過澎風，以後在馬路上還是個禍害呢！

可是，要是看見女人騎車時姿態很豪邁，很自信，很帥氣，很彪悍，那你就趕快向她表達出萬分的敬仰和熱烈的擁戴。畢竟，妳沒做到的，她替妳做到了，她為女人開闢出更大的行動空間呢！

至於妳自己，妳看著辦吧！自己的身體要怎麼伸展才健康自在，開發自己的多樣風格，那是要靠妳一步一步克服原有習慣，開拓新風貌的，而在這個改變的過程中，妳的力量和自信也會同時增長。

真的！就像廣告詞說的：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本文原載於「女工團結生產線」發行之《麻雀說話》第二期）

從全民寫真到全民整型

多年前以清純形象出道的張盈真轟動推出《單身女郎雙人床》寫真集。以目前的尺度來說，書中的圖片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異色看頭，但是在那個色情上不了檯面的年代，非職業色情工作的女性對自己身體的宣示和呈現還是引人無限遐思，而書名對日漸普及的單身女郎生活所作的性暗示，更為沈默的圖片增添誘人色彩。

過了好幾年，當影像成為商品，滿街的攝影攤位都陳列著在霧光鏡中帶著夢幻或哀怨眼神的少女時，一副稚氣清純女孩形象的徐若瑄在這個模式內推出截然不同的寫真集。策劃這個案子的人在訪問中說，就是因為徐若瑄在稚嫩眼神中隱約透露著某種成熟的渴望，因而挑選她做模特兒。畢竟，對缺乏信心的東方男人而言，單單稚氣會引發罪惡感，單單世故卻又使他們焦慮，而徐若瑄在這兩方面的巧妙平衡不但安撫也滿足了東方男人的脆弱心理需求。

徐若瑄的清純魅力為蓬勃發展的寫真業帶來新的眼界，從此清純不一定要和慾望區隔，少女寫真集也有了新面貌。在一本本驕傲攤開的相簿中，聰明的女孩

們穿著最普通的 T 恤和牛仔褲，但是已經學會透過眼神來傳達渴望；她們伸展了平日僵滯的身軀，在極具性感誘惑的 pose 中展現著甜美無邪的笑容。青少年的自我想像再也不必侷限於簡單或平板，而可以是複雜矛盾慾望衝突交織成的厚實生命。

隨著宮澤理惠、徐若瑄等等寫真集的風行，在地下流傳多年、早已在口耳相傳之間凝聚眾多憧憬的《花花公子》正式登陸台灣，將寫真集最赤裸的一面擺上最通俗的書店的展示架。嵌在西方國際男性雜誌封面上的第一位台灣女郎郭靜純，似乎扣連了另一種「立足台灣，胸懷世界」的精神，不但使得那一期的雜誌立刻銷售一空，也打開了她個人演藝事業的另一扇門。台灣女郎接連登上封面，她們所接受的友善反應以及她們見好收山的策略，都使女性裸露寫真顯得愈來愈自然和普及。「青春不要留白」愈來愈貼切身體，少女寫真集的新風貌和新想像也有了更坦然的發展。

反對女體寫真的人批評資本主義體系以女人的身體作為商品，也批評商業媒體不斷推出的女體寫真是對女人身體的扭曲窄化，因為它們只選擇美化呈現某些合於特定身體美學的女體。

言下之意，身體的呈現應該更加多樣多元。

可是，在現實中有很多不同年齡、各種社會身分的男男女女，她／他們渴望展現自己的身體，欣賞自己的裸露，而當她／他們（年輕的、胖的、老的、男的、女的、歪的、皺的、醜的、部分的、全面的……）真的脫下衣物，以最自在的肉身面對大眾時，卻又常常被稱為沒有自知之明、虛榮愛現、淫蕩、不知廉恥，或者甚至被貶為暴露狂、性騷擾、變態等等。

這種輕蔑的態度才真正暴露了反對裸露的人的心態：說穿了，恐怕她們實際上是反對任何身體的任何呈現吧！（除非是在已經一次賣斷的婚姻契約中。）或者，恐怕她們根本就希望身體不被注意吧！（她們通常也會強調內在的美好或心靈的豐富）

因此，她們大約也會反對各式各樣在身體形象上所下的改裝工夫，從化妝到時裝到染髮到暴露到穿洞到拉皮到瘦身到隆乳。於是每一個在身體上盡心盡力裝扮的人都被說成膚淺虛榮，只顧表面。

有趣的是，面對從麥可傑克遜到何方到李曾文惠的整型，民間耳語對名人整型的熱切關心和同時的輕蔑不屑，卻似乎透露著一股說不出的、混著迷戀的忌

妒。

反對寫真和整型的人沒有思考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她們一樣憎恨或者介意凸顯身體，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她們那樣拒斥改變身體的機會。

反對女性寫真和整型的人也沒有看見：對美貌和青春的追求慾望並不一定會受限於此刻的審美觀，改變並不一定停止在身體形貌的改變上，這些憧憬和期望更不一定必然臣服於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我們更常看到的是，這些憧憬和期望終究形成徹底改變生活、改變人際交往、改變自我定位的動力。

想想看，瘦身的慾望會只止於瘦身嗎？寫真的拍攝難道不會為主角的生命描繪出新的樣貌嗎？整型的經驗不會改變個人對自我的信心嗎？

事實上，如果大家真的覺得所有的身體都應該有權利自在自主的呈現和塑造，那麼，在批評商業女體寫真太過狹窄的同時，大家更需要做的是大力推動「全民寫真」。在批評女性瘦身整型和化妝太過集中於塑造女性的同時，大家更需要大力推動「全民整型」。這麼一來才能用友善支援的氣氛，讓不同的身體形貌展現，更讓不同的身體態度和生活哲學都理直氣壯的發聲。

媽媽，我也會講黃色笑話！

台北市圖書館按照慣例舉辦兒童講笑話比賽，不料有兒童以唱作俱佳的黃色笑話參賽，搞得成人裁判坐立難安，不知是笑好，還是不笑好。

其實許多孩子的生活經驗有限，理解黃色笑話的能耐也有限，她們講黃色笑話卻並不一定懂黃色笑話，黃色笑話不過是孩子一生之中所講的無數笑話之一而已，因此也會隨著她生活中所有的笑話在時間中淡忘。

可是如果此時成人表現出極端強烈的憤怒反應，甚至責罵孩子，那反而會製造孩子的恥辱，也同時加強黃色笑話禁忌的吸引力，使孩子覺得講黃色笑話有特別的意義，有特別的效果；以後想要複製那種引人注目或惹人生氣的效果時，便會講起黃色笑話來，這恐怕更不是那些焦慮的成人所樂見的。相較之下，淡化情緒或者不以為意，恐怕是比較明智的反應方式。事實上，就是因為大家都對黃色笑話表現出曖昧的、想笑又不好意思、或者暴怒生氣的反應，才使得黃色笑話凝聚了那麼大的魔力。

當然，以眼下社會文化和媒體影像的催熟效應，有些兒童可能已經懂了黃色

笑話的意義——不過，那不是也很好嗎？我們不是一向就特別呵護和鼓勵早熟成熟的孩子，好讓他們更上層樓嗎？那些在智力上表現傑出早熟的孩子（像珠算心算速度過人、智商特高、在發明競賽中得獎等等）不但得到表揚，還可以享受特別待遇，跳級升學或得到獎賞。可是另外還有一些早熟的孩子（她們很小就會寫動人的情書或幻想的故事、很早就開始愛情和身體的探試、從小就伶牙利嘴的挑戰父母老師的權威統治等等），她們就受到各方的打壓責備，好像她們越過了什麼不該干犯的界限似的。可見得成人對早熟成熟的孩子是有差別待遇的，只喜歡那些乖乖光耀門楣的孩子，卻排擠那些企圖分享成人特權的孩子。

事實上，早熟成熟，早知道人生的真相，早認識語言文化的操作，才會幫助孩子有力量抗拒周圍世界的敵意和利用呢！

對成人而言，在這麼高度壓抑的社會中，講講黃色笑話恐怕也是很重要的情緒出路——要不然，我們從何解釋大家聆聽或傳播黃色笑話時的興奮？面對這種局勢，我們要努力的其實不是憂心忡忡的要大家自制，要大家拒講或拒聽黃色笑話，而是鼓勵愛講的人更進一步培養講黃色笑話的氣質和技巧，也就是研究怎麼樣講得好，講得妙，講得有深度有趣味，而且知道什麼時候和什麼人說什麼樣的

黃色笑話。

這就好像台灣的言論市場的發展一樣。政治壓迫那麼多年，連在非正式場合講講反政府言論都成為一件很爽的事，而且話愈粗就愈爽。但是也因為沒有很好的發展空間，文化資源很單薄，因此一開始有廣播節目開放叩應的時候，那種粗鄙粗糙也充分流露無遺。可是我們並不應該因此而禁絕非主流的廣播空間；相反的，我們需要給它支援的空間，好用更多的言論自由和示範比較，去鼓勵大家在叩應中提升並深化言論層次和水準。

和政治壓迫的效應一樣，長久以來的性壓迫也使得談性或者說黃色笑話的空間很小，情慾方面的資源和流通十分有限，水準和認識都很粗糙。大家雖然說得多，但不一定說得妙，說得有韻味，可是又在禁忌中凝聚了極大的吸引力。現在好不容易有愈來愈多的人敢說敢傳黃色笑話，連孩子們都開始自在的表演說黃色笑話，我們正需要開創更多的自在空間，提供更友善的反應，挖掘更多的文學範例，來鼓勵黃色笑話水準的提升。

黃色笑話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對它的評價總是糾葛在現有的成見中。首先，和任何言論一樣，有些人說的時候是很明顯的充滿惡意，可是也有另外一

些人只是好玩助興，提供朋友之間娛樂而已。要是一竿子打翻船的視所有的黃色笑話為敵意的表現，恐怕就是反應過度了。而且，同一個笑話由不同的人來說，結果就可能不同：馬英九說黃色笑話，和台北橋下的臨時工說黃色笑話，聽眾的反應和包容度就不太一樣，顯然我們對人的歧視也會影響到黃色笑話可能引發的反應和評價。更值得思考的是，對性話題過分緊張往往造成虛偽——許多人在正式場合聽到黃色笑話時，正經八百的譴責，但是在家裡或朋友之中的時候卻興致盎然的複述；顯然這裡牽涉到了很複雜的社會因素，人並不是任何時候都那麼道貌岸然。

有人認為多數的黃色笑話有性別歧視的傾向，會讓聽到的女人不安不爽，因此應該消除這一類的笑話。這個問題也很複雜，就好像叩應節目中常出現反對政府政策或者批評特定政客的政治言論，也令很多人不安不爽。但是，難道我們就因此不准他們說了嗎？與其立法禁止那些令我們不安不爽的東西出現，倒不如分析一下我們的文化是如何調教女人，過度保護女人，以致於她們那麼容易不安不爽，一聽到黃色笑話就落入無力反擊的地步，還會心靈受傷，難怪許多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無力面對更大的挑戰和侵犯。

好色女人

我們不是縱容或鼓勵有性別歧視的黃色笑話，但是禁止只會強化黃色笑話的殺傷力，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女人練習在遭遇黃色笑話時面不改色，甚至還會對惡意的黃色笑話加以迎頭痛擊。這樣的女人（像藝人羅璧玲、朱慧珍）實在是我們的女英雄，她們面對黃色笑話時的自在，是值得學習值得褒揚的。我們聽到這種女人說黃色笑話時，也應該多加鼓勵讚揚，而不是訓斥她們應自我檢點。

心懷焦慮的人擔心：要是這麼一來，所有的小孩都開始講黃色笑話，社會不是會墮落了嗎？

其實，愈是性禁忌的社會，大家就會愈喜歡講性禁忌！挑戰禁忌會有那種踴躍的快感嘛！所以，只要我們的社會總是把性當成禁忌，只要成人緊緊看守語言世界，禁止小孩說黃色笑話，那就一定會有孩子在黃色笑話中得到極大的樂趣。有人愛說，還有人愛聽呢！

不過，話說回來，沒有什麼事情是人人都有興趣做的。連炒股票、吃夜市、穿漂亮衣服、和家人團聚、到陽明山看花、做總統等等，都不是人人有興趣做的事情；就算電子雞風行的年代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愛養的，怎麼會人人都喜歡說黃色笑話呢？別用這種全面的假設性說法來嚇唬人了吧！很可能成人還在為孩子

講的黃色笑話憂心忡忡時，她們已經興沖沖去玩別的東西了。

黃色笑話只是人類使用語言的「一種」方式而已，過分憂心的人與其單一的禁制這種語言以致於強化它的吸引力，倒不如用平常心去提升這種語言的藝術性呢！

從花魁藝色館到新聞女主播

一九九七年。多事的四月，掃黃的四月。

台北市全面掃黃，不但掃掉了許多男人尋歡作樂的酒店場所，也掃掉了許多女人休閒偷情的賓館空間。掃得興起，電視上也掃一掃，掃掉了第一個本土製作由高凌風主持的色情節目「花魁藝色館」。

同樣的四月，經過一場大搬風之後，不管是無線或有線電視晚間黃金新聞時段都清一色的坐上了女性主播：台視李惠惠（在陳進興事件後才換成戴宗仁），中視沈春華，華視崔慈芬，TVBS 張雅琴，超視葉樹姍，民視廖筱君，力霸友聯趙薇，環球靳秀麗等等。

陰盛陽衰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新聞科系的學生本來就是女生多，她們上陣的機率自然也高。

自稱知道行情的人說，待遇的考量使得男性卻步！原來光鮮亮麗的聚光燈之下也只有令人不滿意的經濟報酬。

首屈一指的「2100 全民開講」主持人李濤則說，這是因為國內新聞主播不需

要具備權威，只要能讀、能念、能播新聞就行，因此女主播會比較佔便宜（大概口齒比較清晰，大腦比較簡單吧！）更重要的是，一般人經過一天的生活壓力，已經承受不了嚴肅的新聞，如果由女主播來播報，可以產生一些柔性、輕鬆的效果。言下之意，新聞女主播其實兼具花瓶的效果，提供一些娛樂和美觀，談不上什麼專業形象。

早些時候某個民調做過女性性幻想對象的調查，結果李濤、苦苓、趙寧這種在電視媒體上曝光度頗高的人都在榜上。不知道同樣曝光率的女主播們有沒有被當成性幻想的對象？

肯定也有！

這麼一來，女主播的高曝光率倒與花魁藝色館的被禁風波有另一種關連了。

四月初電視評鑑委員會用廣電法和有線電視法對花魁藝色館進行批判。說是節目中使用年輕女性扮演護士和學生並表演脫衣，會「伐害女性職業形象，形成性幻想，對婦女造成安全威脅」。

搞不懂的是，為什麼這些會引發性幻想的角色就會伐害女性職業形象？性幻想還要規定不能和某些職業相連啊！依這個邏輯來推想，什麼樣的女性職業才可

以在性幻想思想檢查中過關呢？答案很清楚，大概只能是那些在職業上直接和性相關的女人，像是酒女、舞女、妓女等等。而按照同一邏輯，像護士、學生、空中小姐、教師、女主播等等「正當的」職業，就一定不可以和性扯上關係了。這正是電視評鑑委員會批判花魁藝色館的基礎想法。

有趣的是，在現實世界裡，正是因為這些所謂「正當職業」的女性擺出一定的身段，不輕易與人，因而看似遙不可及，所以異性戀男人還特別喜歡以這些女人做性幻想對象呢！諷刺的是，許多性工業的女性從業人員都曾在工作時被客人要求扮演這些正當職業的角色（學生、護士、空中小姐、女主播），以間接滿足這些男人的性幻想。

真是，愈禁止他幻想某種女性角色，才會愈刺激他渴求的慾望呢！

電視評鑑委員會似乎信誓旦旦的監督特種節目中的女性形象，可是，要真的談伐害女性職業形象，一般節目中的各種樣板式女性角色呈現恐怕才真的是電視評鑑委員會應該關心的：例如，螢光幕上的舞女總是愛錢虛榮，酒女總是喜新厭舊，KTV的青少女侍應生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亂玩亂來，外籍女傭總是偷懶不可靠，基層女職員總是脆弱無力的任老闆宰割，女主播、女經理、女老師都總是

高不可攀的嚴肅正經，嘴角帶著一些傲視。難道所有的職業女性都一定像這些樣板角色一樣？她們的個別差異和專業表現怎麼就沒有正面的、多樣的呈現？這還不是伐害女性職業形象嗎？

再說，電視評鑑委員會以為「形成性幻想」才會「造成對女人安全的威脅」。老實說，比起花魁藝色館來，那些在普通電視節目中日日出現的、固定的、負面的女性形象，從嚴厲古板的惡婆婆到懶惰嘮叨的老婆到狠心兵變的女朋友到傑傲不馴的青少年，這些角色的一再出現，對女人而言才真的造成安全威脅。大家想想，男人對女人的惡感、敵意、或者輕蔑態度，不就常常是在媒體的呈現中形成的嗎？這些印象和情緒的逐步固定才真的對女人不利呢！可惜從沒見到哪個衛道人士出來批評這些角色的呈現。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花魁藝色館」節目的出現倒是有它特殊的正面意義。

在無線和有線電視頻道競爭的過程中出現過很多和性相關的節目，從最早的「女人女人」談性單元到後來一連串像「今夜女人香」、甚至根本由醫學人士來製作主持「知性量販店」等。但是這些談論多半由醫學專家來作最後的定調。有

些節目雖然言論尺度比較開放，或甚至用真的男女表演者來示範做愛的動作，但是它們都在言語中暗示這是為促進夫妻關係所提供的資訊。換句話說，在醫學和婚姻關係的保障之下，性才是可以被呈現的。

但是「花魁藝色館」一出場就沒有把自身設定為醫學權威下的「知性」節目；相反的，它擺出的架式是輕鬆的、慾望的，由於設計不足，甚至是粗糙的、低俗的。在形式上有點像《閣樓》之類的色情雜誌，由一個形象複雜通俗但是知名度高的男性主持人來串場，節目內容很大一部分是女性身體的呈現，有些是外國女體影片的剪接，另外則是本地女性上場的內衣秀、睡衣秀、甚至脫衣秀。談話單元則是由主持人和特別來賓一齊對談的叩應秀，這些來賓有時是特種營業的小姐，有的是情趣商品及身體裝扮行業的業者，在談話內容及方式上都力求自然輕鬆閒談。

從節目的製作品質上，花魁藝色館的定位並不是中產的，它沒有以藝術、品味來包裝自己，相反的，它以最引以為當然的自在來呈現某種趣味、遊戲。這種品味當然有其性別上的假設和歧視，像是男性的凝視、對女性身體的恣意使用，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年輕少女對身體的輕鬆自在，節目中出現裸露的胸部並不是

什麼特別大不了的事，女模特兒對身體的展現也毫不以為意，男人的凝視再也不會形成她們人生心理的重大傷害。這種「平常心」對女人發展自我能力而言是絕對必要的。更有趣的是，叩應單元中常常浮現許多平常聽不到的男性聲音，他們對性的焦慮、躊躇、悔恨、痛苦再再顯示出另一種男性面貌，對那些長年在羅曼史和性警語中想像男人的女人而言，實在是極為寶貴的深刻認識。

以其非主流的形象和定位，花魁藝色館的被禁或許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深思的是，消息見報的第二天，法國的思薇爾內衣秀在台北開展，其中推出的九七特色就是號稱「一推二托三安定」的神奇三環，據說能使胸部更加自然豐挺，模特兒的照片當然是以幾乎全裸的胸部乳房為焦點。另外，就在同一時段，一九九七年時裝設計新人獎展示得獎作品，由於今年流行透明加裸露，因此報上刊登的伸展台照片上全是清楚看到兩點的時裝模特兒。這些模特兒穿的絕對比交流道附近所有的檳榔西施都少而露，但是大報的讀者們對這些照片好像一點問題都沒有。是因為時裝模特兒比較有美感？比較藝術？比較專業？穿的衣服比較貴？或者說，她們的表演比較合乎中產的品味，比較合乎中產階級把性和專業加以嚴格區隔的偏好？不管怎麼說，這些展示的安然上報和花魁藝色館的嚴厲被禁，倒暴

露了主管當局以及社會大眾面對身體時的雙重標準和階級歧視。

花魁事件不是什麼特殊事件，它只不過清楚的顯示主流社會規範情慾品味的努力而已。當花魁女郎們被禁止在螢幕上展現自我時，也就難怪電視台愛用年輕漂亮的女主播來報新聞了。

拉鍊夾住陰毛的男人

標準的強暴場面：暴風驟雨的夜晚，驚恐萬分的女主角，猙獰邪笑的醜陋男人。男人龐大的身影一步步逼近，女人無處可躲，無力抗拒，只有連聲說不，或者尖叫救命，但是風聲雨聲中又有誰聽得到呢？

小時候，在還沒有任何情慾衝動或情慾感覺，在完全不知道男女之間的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強暴是一件可怕的事，男人是充滿敵意的野獸。因為我們在觀影中看見了劇中女主角的驚恐無助以及施暴者的殘忍饑渴，也看見了女性觀眾眼光的迴避和她們臉上肌肉的痙攣。

這些景象的出現頻率是那麼的高，每個電影、每個電視劇、每篇小說的前景後景中似乎都有某個在強暴的煉獄中苟且存活或者痛苦喪生的女人。

這個不變的情節是如此的必然，只要天色黑暗下來，只要我們獨行，只要男人的呼吸靠近，我們就直覺的繃緊了每一根神經。

我們不是沒聽過各種防範之法，我們不是沒有嘗試著練幾招防身術，我們不是沒有在皮包裡帶著哨子、小刀、辣椒噴槍、電擊棒，我們甚至也努力的留在家

中——可是我們還是害怕，還是心悸，就好像我們都已經被強暴過，都揮不去那可怕的陰影一樣。

我們不是沒有聽過教官和防暴專家的耳提面命，我們不是沒有上過警察伯伯們提供的防暴課程，我們甚至讀了不少極有女性意識的強暴分析！可是糟糕的是，我們在這些描述中重複的聽見：

1．男人和女人的力量就是懸殊差距，怎麼也無法消除，而且在強暴過程中女人常常早已被打昏，根本無法抵抗。

2．強暴犯是心神不正常的人，因此暴虐易怒，十分兇殘，他們的目的不是性，而是施暴。面對這種局勢，女人是沒有多少籌碼可用的。

3．強暴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女人不但身體受害，更會在心理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終生傷痛。

結論是，女人在強暴的情勢中無力回天，因此最好的防暴措施就是不要亂走，不要亂出門，不要亂搭計程車，不要亂言語衣著輕佻。反正！責任都在女人自己。

要不然就是要求多派警察巡邏街道，多組織可靠的無線電計程車司機，多設

路燈警鈴電眼，多找家人朋友陪伴外出。反正！女人也沒有別的法子想。

於是日復一日，女人心驚肉跳的過著日子。面對強暴的威脅，我們無處可逃，無力可擋。

直到——我們遇見了一些不一樣的女人，聽到了一些不屬於統計數字、不能被抽象分析、不帶著涕淚交零，反正就是很不一樣的強暴經驗。

有一個中年女人說，她年輕時有一回和幾個男性朋友一齊聊天喝酒，後來大家喝得興起，就大鍋炒了。當然，被炒的是她。不過她說的時候既沒有痛心疾首，也沒有痛不欲生，只不過平平淡淡的說完故事，還伸了個懶腰，就好像當時被炒完以後一樣。

還有一個女人說，她有一回在自家公寓大樓的樓梯間遇到一個男人想要那個，可是這個男人一定是驚慌過度，因為他的褲子拉鍊竟然夾住了陰毛，那可真是痛不欲生！結果女人倒是寬宏大量的放了他一馬。

第三個說，她中學的時候被鄰居的叔叔拉倒在床上，想要強姦她，但是還沒進去就洩了，長大以後，特別是她了解了許多中年男子的情慾困境後，她想起來還蠻同情那個可憐的叔叔呢！

第四個說，她被強暴的時候不知怎麼的，就是忍不住的想笑，笑到那個男人窘窘的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訕訕的離去。

聽到這裡，一屋子的女人都笑倒了。那一晚，強暴開始失落它原有的陰霾和恐嚇力量。

沒認識這些女人的時候，我們已經在空泛的故事中想像著強暴，已經在抽象的場景中經歷了強暴；強暴似乎已經變成了我們生命中不可改變、不可挑戰的事實。我們從來想不到強暴可以是爆笑收場的，也沒想到過強暴犯可以是被人同情的。

但是，這些女人自在講出她們的故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不是所有的強暴犯都是順暢無比的為所欲為的，不是所有女人在強暴中都是劫數難逃的，強暴更不一定必然要是痛苦羞恥的。事實上，這些女人在敘述她們的經驗時都是淡然、甚至是高亢欣喜的。

現在我們在努力的思考，如何再找到另外一些女人，另外一些在強暴陰影中沒有受傷或者拒絕受傷的女人，我們需要聽到更多幫助我們掙脫強暴陰影的故事，我們需要累積女人揮灑人生的故事。

由偉大母親到蠟筆小新

女人的玩耍娛樂由扮演母親開始。

沈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懷抱著洋娃娃，浮現著故事書中成年女人幸福滿足的笑容，以輕聲細語說著聽了千百遍的母親話，似乎毫不費力就複製了一個理想的愛憐的母親——甚至在她自己的身體脫離母親不久，生殖裝備尚未成形的時候。

隨著大呼小叫的眾多玩伴，她忠實的選擇了扮演「家裡面的那一個」，並且以創意的想像把隨手的雜物熱切的編織成甜蜜生活的經緯，輕快地經營著窗明几淨的小窩——即使她自己的生命還在全然無助、全然依賴的境界中。

女人於是很早就就在「母性」中定位了自己，在嬰孩和家務中建立愉悅和滿足，在不經意的玩耍娛樂中構築「天生」的感受和情緒。當她羨慕的望著別人的嬰孩說：「哇！好可愛喲！」時，她對母親的想法也在一分分成長：「有自己的孩子」變成了女人的人生終極目標——在她尚未理解到強制性別分工下的生養重擔以及它對女人生命的摧殘之前。

女人當然也模模糊糊的知道生養是辛苦的——她們的母親常常那麼哀怨的覆誦著——可是這些訊息是抽象的，有時候甚至是情感勒索式的。女人不信她會做得比母親差。

女人或許在教科書和小說影劇中捕捉到一些生產的掙扎，但是那些母親都好偉大，好聖潔。女人相信再苦再難，也不過更增加了母性光輝的亮眼。

如果你是這種女人，請妳一定要讀「蠟筆小新」，因為它是少數戳破「生養神話」的作品之一，它展現甜蜜的母子溫馨場景背後盡是一個個荒頹窒息的女人生命。

「蠟筆小新」中取自日常生活的具體情節赤裸裸的呈現了生養的真實面：每個孩子都是個小吸血鬼，他的一舉一動都會製造混亂，讓負責大部分照顧之責的母親耗盡心力，不得安寧，不得休息，不得實現自己的人生。換句話說，他的活力吸乾了女人的生命力。

把小吸血鬼的吸血生涯趣味化或許是作者的黑色幽默，但是這種呈現卻避免了美化母職或聖化母職。相反的，母職母性以其卑賤無趣的真面目承載小新創意或惡意的搗蛋：母親平淡無出路的例行生活烘托出小新精靈古怪的多采成長。

有了「蠟筆小新」這類對母職母性的平衡報導，女人才更有力量在「母職衝動」或「母性發作」，幾乎想要立刻找個人嫁了好生自己的小孩的人生危急關頭，動員足夠的理智，再度肯定自己的身體自主權和人生道路選擇權，拒絕製造小吸血鬼，拒絕荼毒自己的生命。

這——也是一篇平衡報導。

女人的電子嬰兒

我認識好多女人，她們總是念念不忘一些看了又看的廣告。

喜餅的廣告在昏黃的燈火下描繪了母親對即將出嫁女兒的祝福，鑽石的廣告在幽藍的水邊刻劃了一個渴望被求婚的女人的驚喜，汽車廣告在歐洲的山水中優雅的掠過蜜月的甜蜜，保險的廣告在水泥森林中夢想著花童身後洋溢著愛意的新人。

最近這些迷廣告的女人又開始迷新推出的紅娘節目。她們在參加的來賓眼中追尋著一絲絲急速閃現的曖昧好感，熱切的討論誰最配誰，在這個時刻，每個女人都是亂點鴛鴦譜的現代喬太守。聽到說有當場求婚的節目時，她們又急急切切的守著螢幕，望著那個求婚男人在大庭廣眾間接受試煉以證明誠意，男人好像從來沒有那麼脆弱而值得依戀。

這些女人還喜歡另一些廣告。像是醬油廣告中溫柔賢慧的烹飪男人，抽油煙機廣告中光鮮亮麗的家庭主婦，冷氣機廣告中悠閒氣質的年輕母親，更喜歡奶粉廣告中肥肥嘟嘟的大眼睛小孩。

不管賣的是什麼商品什麼服務，婚姻家庭好像是一個不變的公式，只要祭出美好溫馨的圖像，就撒下一片令人眼睛溼潤的心跳。

這些女人還喜歡做另外一種事情，那就是當她們遇到別人的小孩時，不管自己認不認得那小孩的父母，她們總是滿臉驚喜的衝向小孩，捏捏它們的臉蛋，摸摸它們的頭髮，嘴裡戲劇化的唸著：「好——可愛唷！」直到孩子離開，她們眼中仍煥發著某種看來有點像母性的神采，在這一霎那中預習了未來的美景。

遇到這種時刻，我就希望她們趕快去買隻電子雞養養。

電子雞的爭議一開始就被架在年齡的考量上，因此我們讀到的聽到的都是人們拼命強調孩子們情感脆弱，不能分辨真假，會投資太多而受傷，或者說他們會心志不堅，因而玩物喪志，荒廢學業。

姑且不論這裡的年齡歧視和成人宰制——嘿！成人也迷股票、職棒、賓士、紅龍、達賴、心靈改革呢！——不過，要是用性別的角度來想，我還真的覺得我的這些女性朋友們需要電子雞的洗禮。

最起码養養電子雞可以幫助她們認識養育的重擔和真實面貌，因為不管婚禮有多甜蜜，伴侶有多善體人意，在白紗和鮮花之後等著上場的常常是一個個像蠟

筆小新般的頑皮小孩，和那躲避不了的、耗損女人生命的諸多責任！別人總是說：女人嘛！當然比較適合帶小孩，女人比較有耐力，女人比較知道怎麼照顧人，女人比較細心，女人比較……母性是天生的嘛！

可是，女人真的天生就有母性嗎？

電子雞的餵食、屎尿、生病、成長、照顧、鬧脾氣，時時都需要愛心的投入，弄不好，它死了，女人還要既慚愧又懊惱的埋葬它或重新設定它的生命。說起來真的是一種不小的付出。

可是，要是和真實的小孩比起麻煩來，那可差得太遠了。

一些庸俗心理學的所謂專家總愛推出一套套心理測驗題，像是「如何判斷他愛不愛妳」、「他是那種會有外遇的人嗎？」、「哪種男人最適合妳？」、「他是不是會打女人？」好像女人完全沒有力量自知知人，總需要各種測驗的幫助來檢驗別人似的。

妙的是，這些測驗只會提醒女人小心選擇結婚對象，而從不測驗她們是不是根本不適合結婚，不喜歡結婚，因此也不必結婚；或者根本不喜歡小孩，不需要小孩，因此也不必生小孩。

我倒蠻希望看到電子嬰兒的誕生，好讓我們中間那些對嬰兒迷戀的女人有機會測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有、能養、熱愛孩子。

妳想要有小孩？甚至願意為它而結婚？先通過電子嬰兒的考驗吧！

短期婚姻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的級任老師姓盧，非常嚴厲，非常盡責。比起前兩年的老師來真有天壤之別。

我是個蠻偷懶取巧的小孩，常常不想做功課。對老師，我總是推托作業本掉了，或者被母親意外的拿去點柴火了；對母親，我總是說老師今天沒指定功課，或者早就做完了等等。在那個年代中，沒有電話，交通又不便，學校和家長之間的聯繫幾乎只有靠一年一度的母姐會來維繫，因此我這種小孩還混得蠻好的。

但是換了盧老師之後就慘了。年輕女老師，充滿熱情活力，相信看緊小孩是老師的責任，由於我很少按時交作業，她決定和我母親建立起熱線溝通，以便監控我的家庭作業。

從她這個善念出現之後，我就被要求每天帶字條回家，上面寫著今天的功課和作業，母親必須監督我做完功課，在字條上簽好字，再交給我第二天帶回學校。

直到今日，母親還常常說，遇到盧老師，是我生命中的轉捩點。因為從那時

候起，我再也沒有托辭不做功課了。

不過，我最記得盧老師的倒不是這檔子事。

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天在報上看到一則稀奇的消息，說是有人破天荒的在台鐵火車上舉行結婚典禮，還得了很多禮物，無意中瞄到新娘的名字，居然是多年沒有消息的盧老師。我大吃一驚，從沒想過會在報紙上看到認得的人名，而且，當年她是個十分傳統嚴厲的老師（說老實話，我被她打過無數次手板心），竟然會瘋狂到選擇一個在報上引發眾人好奇的方式結婚，實在使我稚幼的心靈受到無比的震撼。

或許就是出於這個首度真實接觸到新聞人物的經驗吧！我後來對有關稀奇古怪結婚方式的新聞都會特別用心讀一讀，大概是在期待再看到另外一個熟悉的名字在這個被眾人當成神聖的時刻勇敢而瘋狂的越軌吧！

後來幾年，有人在飛機上結婚，在玉山頂上結婚，在游泳池中結婚，滑雪結婚，高空彈跳結婚，甚至還有人在中部某渡假公園新建的廁所中結婚！婚禮的形式不斷改變，滿街的婚姻廣場把結婚包裝成各式各樣美麗夢幻的場面，但是我再也沒有遇到過什麼熟悉的名字，再也沒有像第一次看到盧老師的名字上報時的悸

動。

有一次，和一群女人聚在一起談婚姻時，一個保險業的女人建議，與其花腦筋想婚禮的形式，或者擔心婚姻的長久束縛，倒不如根本改變婚姻的形式和性質。比方說，婚姻既是一種承諾，一種契約，那麼為什麼不能在上面加個期限呢？就像所有的契約一樣，兩個人若是決定結婚，那麼她們就可以協定以（例如）兩年為期，期滿婚約就自動失效；除非兩人都同意續約並且辦理續約的手續。

這種短期婚約的好處可多了，婚姻再也不是什麼一錯就毀掉一生的事。要是有任何一方不用心經營共處的時光，另一方也不用背負一輩子的怨氣，再苦也只要混到約滿而已，到期就勞燕分飛，兩不相欠。要是真想天長地久的人，平日就對兩人的關係下了工夫，期滿續約也絕非難事。

當然，有了短期婚約，許多別的事情也隨著調整。

財產的歸屬不必再像現在這樣用溫情的假象掩蓋貪婪，好像分開管理就是對婚姻沒誠意似的，而可以各有各的，要互相流通也是在尊重主權的基礎上。

身體的主權也不再是互相監控的惡意對待，而是平等的協商——你不能擁有

我的過去，也無法控制我的未來。（這會兒，處女處男情結都沒有市場了。）

至於孩子，新的思考是，她們終於不再屬於父母，她們也是獨立自主的個體，有權選擇要跟誰住，叫什麼名字，過什麼樣的生活。想要贏得孩子的擁護，靠的是親子之間的彼此對待和感覺，而不是假借親權的威脅利誘。

當婚姻不再是一生的盟約（或枷鎖）時，當進進出出是自然發生的事情時，每個人都得為婚姻的品質和延續具體表現誠意。

真正的問題不再是選對結婚的對象，選對婚禮的形式，而是選對短期婚姻契約的長度。

婚姻迢遙路，何必怨女權

媒體報導中部地區一家聯誼中心公佈的統計數字，去年參加活動的離婚男女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要求，而且許多是因為妻子有外遇或者嫌棄丈夫不上進而主動「休夫」的。

如果媒體用「離婚率高漲」來形容女人主動下堂求去，大約也引不起閱聽大眾的注目。畢竟，女人不屈就破爛的婚姻已經被許多人視為基本人權。但是當古老的「休妻」說法再度出土，並且與男人連結，改寫為「休夫」時，整個報導卻透露著一股對女人的不滿，甚至敵意，說她們是「大女人」、「忘本」、「野心勃勃」等等。

從制度來看，過去婚姻的穩定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當事者沒有別的出路，只好將將就就，甚至忍氣吞聲。以男人而言，要是當事者有其他出路，就有機會和能力中止不滿意的婚姻，古時候許多男人一朝飛黃騰達便拋棄糟糠，就是明證。畢竟，誰願意早年在無力自主時由父母所做的擇偶決定，成為自己一生的累贅？罵他忘本也擋不住他，說他野心勃勃倒正稱讚了他的男性氣魄。

時至今日，長久以來最沒有其他出路但最常被拋棄（被休）的女人，終於有了自主的能力和機會，要是婚姻的品質太差，她們當然會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種作法並不比歷史上無數的男人更卑鄙或更無情。

再從急速的社會變遷來看，婚姻也愈來愈不容易維持。人生的路途因壽命延長而變長，時代的變化速度則快得令人眼花撩亂，就算兩人相識相愛的時候頗為相合，但是兩個人之間原本就有而一直尚未浮現的各種人格、興趣、階級、品味、潛力等等差異，它們都有可能因為快速變化的環境條件而凸顯。這種漸行漸遠並不是哪個人的錯，活在今日的社會條件之中，我們本來就需要具備更大的彈性與適應性，事實上，一生有多次婚姻在先進社會已是常態。

現代婚姻既是如此的不穩定，新聞報導中「女權造成休夫」的說法顯然是一顆煙幕彈。它一方面把「女權」當成一個既成的事實，製造女權已然高漲的假相，另一方面則以舊時代性別不平等文化的語言（「休」）來勾動現代人的不平之氣，然後再把現代人際倫理的動盪，歸罪到正在竭力謀求改善自身處境的女人身上。

真正使婚姻不穩定的罪魁禍首，絕不是什麼「女權的高漲」，而是——

傳統的權威教養以及對情慾的保守態度，使得男男女女都缺乏表達和享受相互關懷迷戀的能力，

現代資本主義的高勞動強度，使得夫妻之間因為壓力太大，焦慮太多，而缺乏時間和心情來培養情意，

啟蒙以來的民主自由觀念，使得夫妻二人拒絕再抹煞自我，認清追求自我實現之必要，

考試掛帥的教育，扼殺了我們創造生活情趣的能力與動機，更使得我們迴避愉悅，羞於享受，

封閉僵化的求偶文化，迫使許多人在無所歷練、無所選擇、無所替換的交往中，盲目進入婚姻，

講求貞潔的社會文化，剝奪了我們累積經驗、交換資訊、實驗創新的機會和自在感受，

傳統的性別教養使得男人缺乏自我調適的能力，使女人缺乏改造環境的能力和信心。

面對一個動盪變遷的社會環境，人們不思開闊生活，創造新機，反而找那最

晚開始享有人權的女人來承擔婚姻制度的顛覆。這正是我們在這個「休夫」報導中看到的。

歷史、社會、文化因素對婚姻關係的影響，甚至對個人人格發展所造成的扭曲，都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怪罪女人太獨立、太自私、太自我，只不過是延後自己面對現實的時刻，加快自己被拋棄的腳步而已。

外遇的另類論述

從一九八〇年代起，台灣社會對於外遇的關注逐漸形成一些固定的成見，在這些早期的外遇論述中，由於發話位置主要是外遇的道德譴責者或婚姻諮詢專家，因此對外遇的描述多半是固定的負面刻板印象。

最近新一波出現的外遇論述卻打開了另一種局面，帶來了至少三種突破。

首先，這些新的外遇論述引進了外遇者和第三者的敘述觀點，使得涉及外遇的各個當事人都得以用自己的話，說她們自己的故事。

過去的外遇論述常常是由三角關係中的元配以無限令人同情的姿態發言控訴；外遇故事既由元配的角度來敘述，婚姻諮詢專家的分析也往往是以元配為本位。這麼一來，三角關係中的另兩角即使說話，也必需依著元配故事的發言位置來定位。換句話說，她們只能說罪惡感、痛苦、或懺悔，不能說任何其他感受。

可是在新的外遇論述中，透過訪談者的同情理解態度，外遇者和第三者終於有了機會，以平實真誠的聲音細數她們在整個過程中的興奮、矛盾、歡欣、無悔。這種真誠生命的強大力量極為感人，連受邀為《外遇：情感出軌的真實告

白》（張老師出版）寫序的本地諮詢專家，都不得不再三提醒讀者不要只看到這些方面，「不要瞻前而不顧後」，以企圖為這種感人的聲音「消毒」。

而當外遇者和第三者自白坦言時，我們發現外遇並不如我們過去想像的單一，這是新外遇論述的第二個突破。

過去外遇論述中刻劃的總是含辛茹苦但是慘遭背叛的元配，她的丈夫是個貪得無厭的負心男人，旁邊的則是虎視眈眈，等候機會補位的第三者。可是透過新的外遇坦言，我們認識到外遇的多元面貌和其中無數偶然的或結構的因素：例如，並不是只有男人才會外遇，很多女人也會外遇，而且女人也有「逢場作戲」的外遇。此外，並不是外務多的人比較容易發生戀情，很少社交的人也會在偶然的機會中透過露水姻緣而發展關係。外遇也並不一定以心痛或事跡敗露收場，許多外遇祕密地持續一生，成為當事雙方生命力量的來源，另外一些外遇則留下當事人人生中最甜蜜的回憶。這種多元的面貌使得連著書的研究者也不斷強調，外遇是個很難定義的東西，對外遇的研究因此需要時常抗拒既有的成見，以免抹煞了差異。

台灣的外遇論述一向假設外遇者是男人，這當然不表示女人比較少外遇，而

可能是因為女人更仔細的維護自身的情慾空間，因此也較難進行研究。新一波外遇論述在女人的外遇方面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形成第三種突破。

從前的外遇論述帶有極強的性別成見，許多人相信男人的外遇是逢場作戲，只是為了性刺激，而女人的外遇就會涉及感情、孤注一擲，因而拆解婚姻，也因為如此，女人需要被嚴密看守，以免一出軌就再也不回頭。可是新外遇論述具體的挑戰了這種說法。

例如《祕密戀情：女人的外遇》（展承出版）就以無數女人的心情故事同情的指出，女人的外遇通常並不影響她的婚姻。事實上，女人常常被迫在婚姻中維持祕密的戀情，是因為她們往往在年紀輕輕不夠成熟時就早早進入了婚姻，後來個人的成長受到挫折時仍不忍割捨婚姻，祕密戀情於是成為她們得到肯定、維持自我的唯一出路。這種戀情不但於她的婚姻無損，甚至使得她枯竭的生活再現生機：「她們的情人為她們所提供的，不只是性的排遣，還有更重要的，力量的泉源，以及共同奮鬥的感覺和友誼」。

《祕密戀情》雖然同情女人的外遇出軌，但終究暗示這是「不得已的事」；相較之下，《每個女人都該冒一次險》（方智出版）的訊息就更正面了。這本小

說雖然人物眾多，有時稍嫌繁雜，但是全書對外遇在不同女人生命中的意義和影響進行細緻呈現，再透過女主角的心情忐忑來帶領女讀者冒一次閱讀的險，結尾的高昂氣勢算是眾多外遇論述中的異數。其實書名本身已就呈現了一種新的、進取的女性人生觀：當然，每個女人都該冒一次險，又何止在情慾方面而已呢！

女性的出軌故事在新外遇論述中得到較為公允同情的處理，在某個方面來說，突破了保守社會為女人所做的人生規劃，也拆解了文化對女人無慾的假設，無數女人坦然外遇的自得心情更挑戰了看來無可動搖的外遇因果報應之說。

另外可喜的是，新外遇論述並不完全是個人的坦言記錄，不少作者努力在歷史和文化的層面中提供證據來說明，外遇並非來自個人的軟弱或道德薄弱，而是來自社會文化結構上的深層矛盾。

例如純理論分析的《婚外情：無法抗拒的誘惑》（展承出版）在第一章就對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外遇面貌，進行了頗為細緻的描述，不但關注到性別和階級對外遇形式的框限，也注意到現代婚姻性質日漸傾向友愛模式的特殊發展。可惜作者在該書的其他篇章引用各種心理學分析時似乎又落入了平面的刻板分析。又例如包含許多個案坦言的《外遇：情感出軌的真實告白》（張老師出版），

以中產清教徒的嚴謹生活要求，和歐洲異教文化對外遇的浪漫幻想，來解釋美國現代婚姻關係的深層矛盾以及這個矛盾在個人生命中的浮現。

這些有理論架構的外遇論述脫出了責備個人的道德評論模式，並嘗試以社會文化的結構傳統來顯示，外遇其實是整個社會在婚姻制度上的基本矛盾的展現。不管讀者是否同意這些觀點，至少他們嚴肅面對、仔細研究的態度，就比那些從未有過歷史眼界，只有道德義憤的諮詢專家們來得可敬。

面對眾多女體的男醫生

許多男人對（特別是婦科）醫生這個職業有說不出的羨慕。除了錢賺得多之外，還可以有機會天天免費欣賞看不完的女體，甚至是最隱密的女體部位，那該有多好啊！賺死了！就算要讀七年也值得。

另外一些發酸的男人則自我解嘲的說，如果天天要看那麼多身體和器官，恐怕也看膩了，再加上有的有病，有的有瘡，說不定還會噁心呢！

賺死或噁死當然是局外人的猜想，那麼男醫生們又是如何想這個問題的呢？老實說，他們的答案有很大的出入。有些人愛看，有些人不愛看，有人當成收集嗜好，以便在男性同儕中自豪一番，也有人無意識中暗爽，而在性幻想浮現時心生慚愧。即使是同一個人也會偶爾想看，有時冷漠，那時很爽，這時討厭醫生們也是有口味偏好，有情緒感覺，有不同的性偏好的普通人啊！

雖然有這些差異，雖然不是所有的男醫生都會「享用」這個機會，但是，男醫生和眾多陌生女體的方便貼近，畢竟是這個保守的性文化中的異數，是牽涉到深層文化意義的活動。

於是許多忿忿不平的人義正詞嚴的說，所有的醫生都應該有醫德，不能用色情的眼光來看女病人的身體，我們應該在醫師的養成教育中教導他們尊重女體，尊重專業，盡力屏除雜念，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

這套耳熟能詳的高言大志是一種自我期許。男醫生在專業中有貼切眾多女體的方便機會，這個特權當然不應該被濫用，而可喜的是，不少醫師也立志以此為執業的基本原則，因而為他們的女病人消除了不少羞懼。

不過，在我們繼續叨唸其他醫師們改善態度的同時，讓我們也面對現實一下，因為男醫生們畢竟還是我們這個文化的產物，他們同時還受到另一套生活教育的薰陶：

作為男人，男醫生們也活存在一個時刻把女體視為有價而沽的貨品的文化中，男人們自小就知道「不管是偷是搶是換是拿，只要有愈多機會貼切愈多女體，就愈是賺到了」。不但如此，這套教育還是日復一日、無時無刻不透過各種管道來強化的——從男性應有的氣魄呈現、到男性自幼的消遣探險活動、到男性結盟時表現的共同慾望對象，無一不牽涉到對女體的好奇蒐獵。

在這種極為不平等的性別環境中，如果我們僅止於要求男醫生們不濫用特

權，那就好像在台灣惡劣的交通環境中要求個別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一樣。我們只奢望他們跳出文化框架，個個努力屏氣做柳下惠，要求他們自我克制不要執行文化教養鼓勵他們時刻展現的性別角色而已。

說穿了，這種做法充其量只是寄望於個別男醫生的良心和醫德，或是他們成功的性壓抑，也就是說，我們只不過增加他們個人的道德壓力而已。就女病人在裸露自身時的難堪，以及醫療過程中遭受性騷擾的可能威脅而言，這種高言大志型的自我期許實在是很無力的。

那些對性文化的成見和壓抑無所感的男人們，大概永遠也無法體會女人在裸身面對陌生男人時的心頭掙扎。

在一個「處女情結」、「看身如破身」的保守文化中，女人連在自己的親密關係中都再三考量身體的裸露，更何況要在眾目睽睽之下進入診室，褪下衣物，讓陌生的醫師、護士、圍觀的實習醫師們細細觀看評頭論足呢？

再加上在醫院診所之內，這種裸身總是牽涉到一些在這個文化中難以啟齒的疾病，總牽連到私密生活、個人活動、性道德等等方面的暴露和猜想，以致於每一次造訪婦科都成為女人非到必要不肯輕易嘗試的事情。即使是應診的男醫師十

分體諒，謹慎處理，這種尷尬的場面還是一點都不減其難堪，仍然是一再重演。

更糟糕的是，許多男醫師（以及公衛人士）對我們的文化成見、道德假設，以及本身的專業盲點都缺乏深刻反省，因此他們在媒體和日常看診中，以權威的身分談論與性相連的婦科疾病時，常常採取了最保守的義憤態度，一談到這些病，就對病人的道德生活上問號和警語。在這種時刻，與其說他們是削減病人痛苦的醫生，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做道德成見的把關者。而當醫藥的專業權威和文化化的成見道德混淆在一起時，諱疾求醫的壓力就更強了。

說真的，女人不見得一定會對這些疾病完全無知，但是，婦科醫師們可能對病人生命的基本評斷態度卻使得女病人盡力逃避接觸這方面的常識。在這裡的問題其實不僅是醫師們對自身的道德成見缺乏反省，更嚴重的問題是醫師們對自身專業的眼界侷限也缺乏反省，只想擺出無誤真理的姿態。卻不考慮那些道德權威的論斷會對病人有何影響。

女病人在醫療過程中的躊躇和驚懼，不但來自保守性文化的調養，也受到一些醫師成見的鼓勵，這種驚弓之鳥般的心態更為性騷擾提供了沃土。許多女病人會把她們被性騷擾的經驗埋藏心底，形成永遠的痛。另外一些女病人在文化的封

閉保護中，在醫師專業的形象光環之下，受到性騷擾的侵犯還以為是檢查的必要內容。還有一些女人則在驚弓心態之下形成高度敏感，不管醫師們如何自處，她們都覺得逃不掉性騷擾的可能威脅陰影。

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繼續要求醫師們自律，或者發展一套套方法，教女病人們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可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醫師們的自律或女病人的自保，只是局部的、片面的緩和問題，而沒有針對問題的核心。

畢竟，騷擾的男性慾望、封閉的專業知識、和脆弱的女性主體才是構成這個問題的基本條件。

如果男醫生們有心讓專業不再受到性／別因素的攪擾和滲透，那麼，他們的努力就必須超越自己在良心和自制上的掙扎，他們必須更積極的為改變這個文化的性／別成見、挑戰醫學的專業壟斷、和消除嚴重的性壓抑而努力。

這個說法聽來沈重，但是，事實上它可以是個三合一的做法。在過去兩年中，情慾解放運動的言論已經開始在女人中擴散，也就是說，女人已經從她們的立場出發，從她們的角度去改變這個文化的性／別成見，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很明確的挑戰了男性主導的醫學的專業壟斷，也具體的為消除我們社會嚴重的性壓

抑而努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誠懇關心如何與女病人互動的男醫生，在這方面顯然可以成為女人們的同盟。如果他們肯對性／別成見、對自身專業權威、對性進行深刻的反省和學習，才會真正有助於掃除男醫生和女病人之間因著性騷擾而來的猜忌。

結語：如何從這一山到那一山？

女藝人于楓自殺的消息勾動了許多女人兔死狐悲的惻隱之心，也引起了無數熱烈討論。保守的人嘆息紅顏薄命，順便警告女人不要重蹈做第三者的覆轍，進步一點的人則指責她的愚愛，說她不值得為那麼一個男人和那麼一段感情送命。

在這一片規勸女人自我警惕的言論中，我們欣喜的發現政治大學林芳玫教授的文章（中國時報八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十一版），對於楓事件所透露的女性處境，進行了意味深遠的女性主義觀點分析。

林芳玫在文中指出，于楓事件顯示在一個以男性父權為中心的社會裡，女人的生命常常以男人為中心，以男人的「婦」自居，也因為這種自我定位，她們往往陷入「昨日情婦，今日主婦，明日棄婦」的宿命進行式：在情婦位子上的女人不但嚮往坐上主婦的位子，甚至早就在情婦的位置上扮演主婦的角色（于楓為她的男人持家養子，又為他賣屋還債，就是一個例子）；坐在主婦位子上的女人則一心一意守著自己的名份，提防第三者的威脅，卻終究發現自己躲不過棄婦的下場（即使像于楓這樣的情婦，也在扮演主婦角色中因逐漸變成棄婦而走上絕路）。

林芳玫因此在文章結尾時提醒異性戀女人，不管在哪個位置上，唯有保持自己心靈的獨立自主，才不會在這種女人宿命進行式的過程中全軍覆沒。

這個分析的前半部一針見血。異性戀婚姻體制不只是在法院或教堂進行的儀式，不只是民法上規範的那些關係歸屬。異性戀婚姻體制最深層的根基是那在于楓生命中清楚呈現的「（情婦）主婦（棄婦）情結」，這個情結從女人感情生活開始的第一天起，便按部就班的制約了她的自我定位，也限制了她的可能出路。它那不齒情婦、高抬主婦、憐憫棄婦的基本態度，早就說明了女人的情慾位置不能是複選題，而且只有選擇替男人做主婦才是明智的。

許多異性戀女人其實在理智上早就明白，過分倚賴名分和對一個男人的全面擁有，並不見得有利於女人，她們甚至已經知道情婦主婦棄婦身分在父權結構中的相同地位，可是，在情感上還是不由自主的想做主婦，還是渴望不受威脅和攪擾的擁有一個男人。這種「單一擁有並且同時單一歸屬」心態甚至也構成了許多女同性戀的心理情緒狀態。

在這裡，我們面對了女人在一夫一妻文化體制中長久養成的心理深層固著，它不但是安全感的源頭，甚至構成了個體有意識無意識的自我，和情緒情感的歸

屬，而面對著這樣的結構性力量，理性分析的說服力顯得既暫時又無力。

於是有些異性戀女人轉而向國家政府訴求對婚姻的保障，發動掃黃反色情，或者在民法上維持通姦有罪，好讓情婦無從誘引她們的男人，或者在修法時拒絕推動無過失的離婚，使得她們的男人無法輕易把她們變成棄婦。諷刺的是，這些努力反而更鞏固主婦情結，讓女人更難以逃脫情婦 主婦 棄婦的宿命。

在這些所謂保障女人的措施中，不變的是女人脆弱容易受傷的位置，只不過她們多了一個寄望的對象而已 國家政府的法律。可是，當這個法律改來改去都堅持保障男人的優勢和權益，拒絕為同性戀及異性戀女人開路時，太多女人發現自己仍是無路可走，求救無門。

過去施寄青長年對女人依賴感的痛心責備，和此刻林芳玫對女性心靈自主獨立的呼求，都是看見了女人改造自我之必要。她們都看到，倚賴男人主導的法律，倚賴男人主導的國家機器，都和倚賴婚姻制度名分一樣，遠不如女人自己的壯大自足來得實在。

但是，女性的「心靈獨立自主」到底是什麼樣的具體涵意？以什麼做為物質基礎？女人倒底要到哪裡去找尋新的日常生活實踐，才能逐漸脫離情婦主婦棄婦

的宿命，脫離「單一擁有並且同時單一歸屬」的情結，構築心靈獨立自主的自由？女性主義追求的另類女性實踐要從哪裡來？不需依賴、不需從一（而終）的情感和情緒如何培養？林芳玫的文章沒有繼續分析下去，但是這些問題是我們需要接下去問的。

有人認為，當女人掌握政經大權之後，就會「自動」擁有「另類」於父權性別角色的情緒、人格、心靈、性愛實踐。但是，這些「另類」情緒和實踐的養成，從來不是在政經的領域裡進行，更不可能在一夫一妻制依舊獨霸的社會中「自動」產生。過去也有人以為女人的經濟獨立就會自動帶來人格和情感的獨立，在于楓的例子中我們看到結果並非如此。可見，若沒有針對一夫一妻制及其相關的性控制、性別養成、情慾期望等等進行抗爭，同性戀異性戀女人都很難發展出「另類」的情感人格，而當女人沒有發展出「另類」情感人格時，她們又將以什麼情感人格模式來爭取和掌握政經大權呢？

「另類」不是在虛無中的想像創造，這一山和那一山之間也不是憑空的跳躍。事實上，有些「另類」已經在我們左右，只是我們一直不肯相認，一直排擠她們而已。

說穿了，我們不能只是想像激烈的挑戰父權，挑戰一夫一妻制，而在現實生活中看見那些已經在與父權一夫一妻婚姻體制周旋流竄的真實女人時，卻又迅速的戴上正義的面具加以迴避、排擠、譴責、懲罰。

如果我們希望女人能夠逃脫情婦主婦棄婦宿命所帶來的傷害，那麼，在我們周圍那些實際上已經在情婦主婦棄婦身分中全身進退、自在遊走的女人，她們的經驗就應該是我們首先要虛心收集、累積、學習、運用的對象。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希望拆解情婦主婦棄婦的預定軌跡，那麼，我們周圍早就有很多女人已經內爆了情婦主婦棄婦身分的高下邏輯，她們不認為主婦好、情婦惡、棄婦慘，她們充滿愉悅的做「淫婦」（情慾不單一歸屬的女人）、「同婦」（同性戀女人）、「不婦」（不婚），這些女人的氣勢和生活方式的平反，正是突破其他女人情感包袱的有利工具。

比如說，早就有許多女人知道要如何做（一人或多人的）情婦而避開麻煩（像酒女、豪放女、豪放女同志等等），而且她們壓根就不想取代主婦的單一歸屬位置。這些只想做情婦／淫婦的女人卻被多數女人以仇視的眼光加以孤立或放逐，說她們是單身公害，說她們是花心，把她們的作為和經驗說成是陰險殘酷掠

好色女人

奪，要其他的女人小心防備。

在我們周圍有許多已婚女人不守（主）婦（之）道，不好好持家，或者出牆偷情，或者發展同性戀，或者甚至拋家棄子出走，自謀幸福。她們又作主婦又做情婦的努力，卻常被義正詞嚴的譴責為狠心、自私、貪心、不負責任。

我們常常看見一些很想結束現有婚姻的女人，她們恨不得（暴力的、冷漠的、無趣的……）丈夫能讓她們做棄婦，但是周圍的人總是勸合不勸離的要求她們往好處想、為兒女想，就是不要為自己想。偶爾也會出現一些很早就為被棄預作準備籌劃，或者已經被棄而拒絕在悲哀中舔舐傷口，反而立刻展開新生活的女人。但是這些渴望做棄婦或者不怕做棄婦的女人，就常常被冠上陰謀算計、冷漠無情的封號。

這些「另類」的女人正在攪亂父權社會為女人安排的「婦」的角色規範。父權社會雖然配合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而為女人安排了單選的「（主）婦」位置，卻又因著其他的社會矛盾（如情慾的需求或生殖的要求）而衍生出主婦、情婦、棄婦等等角色。父權對女人的控制，正在於要求女人無論在哪種位置上都扮演「婦」（服務）的角色，並且透過對中性社會角色的高下評價，來不斷強化主

婦、情婦、棄婦的固定情緒和心理人格，不斷醜化不婦、同婦、淫婦的角色。

現在，另類女人——高高興興做棄婦、不婦、同婦、淫婦，或者做不屑主婦位置的情婦，或者做偷懶、紅杏出牆的主婦——她們都在愉悅地顛覆「婦」的規範和角色評價。可惜，由於這些女人被視為拒絕往來的眼中釘，她們的經驗和知識也被唾棄。

但是，我們不是渴望女人能擺脫那種脆弱倚賴的情緒和心理嗎？既然這些另類的同性戀異性戀女人都已經在她們各自孤立放逐的位置上，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生存方式和幸福愉悅之道，設立了可能的強悍榜樣，抗拒任何單一的歸屬或擁有，也直接間接的推動了父權婚姻體制的進一步動盪；那麼我們當然應該熱切的探索，她們是如何突破性別教養的？她們是如何生成那種堅韌人格的？她們的策略是什麼？她們的愉悅透露出什麼新的可能？——因為，拒絕受限、受傷的女人的經驗和智慧，正是創造另類的起點，她們的自在坦然是一種新的女性形象，她們向父權發動的不休止的游擊戰，時刻暴露了父權的脆弱不安。

女性的解放不會憑空掉下來，也不會來自父權國家機器的施恩，女人的另類出路就要從已經存在的、不合父權倫理的各種女性出路開始。

所以，如何從這一山到那一山？

就從平反這一山山腳下緊壓著的那些靈魂開始吧！就從仰慕地、支援地懇求她們分享她們的故事和經驗開始吧！就讓另類女人在友善的、不帶道德判斷、反而充滿羨慕和尊敬的傾聽中，宣揚她們的生活智慧吧！就讓女人一齊推動更徹底的社會、文化、法律變革，好讓情婦主婦棄婦身分之間的流動變形，好讓不婦、同婦、淫婦的浮現遊走，更順暢更快速更複雜吧！

跋——情慾革命，妳也有份

一九九四年，《豪爽女人》的「女性情慾解放論」問世，「我要性高潮」的呼喊引發無數焦慮。

最常聽到的反應是，「要是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也情慾解放，那不是很糟糕嗎？」

這些成人以為，情慾只是到了某個年齡才有能力和權利追求的事。

這些成人沒反省：什麼年齡才算成熟，從來就是保留給成年人操作權力來決定的。而十三、四歲開始性生活一向就是中國農業社會的傳統。

這些成人也沒想過，實現愉悅的能力總是要在個人的青少年時期累積經驗才能建立。無數女人的哀怨人生已經再再證明，愉悅上的匱乏、情慾衝動上加注的罪惡自責，經常殘害了青少年男女的人格發展，形成日後人生中的躊躇無力或妒恨情結，就算到了某個成熟的年齡，也已無力開發情慾活力。換句話說。過度的「保護」青少年，就是殘害他們成年後的生命。

為女性情慾發展而憂心忡忡的人，通常會相信情慾是要和婚姻及繁衍後代連

好色女人

在一起。而一旦情慾被侷限到這麼狹窄、這麼單薄的軌道時，不但青少年男女遭殃，不能坦然開拓情慾的路途，就連離了婚的單親媽媽、拒絕結婚的單身人口、過了生育年齡的婆婆媽媽們、痛苦輾轉於無趣婚姻的夫妻、生不出男孩來傳宗接代的女人，通通一起被剝奪追求愉悅的機會和權力，連偶爾難得的歡愉都要承受無比的自責、監控、和入言。換句話說，青少年的身體自由自主，直接關係到其他成年人的身體自由自主。

更糟糕的是，還有許多人相信，要是情慾不和婚姻和繁衍後代連在一起，那就是人生中永遠深刻的痛。於是無數女人在（想要而不可得的）孤寂、（要與不要之間抉擇的）躊躇、（要了卻又不知如何反應的）惶恐、以及（自責為何當初想要的）痛悔中煎熬。她們的慾望成為她們的重擔。更多的女人則因為男人惡意的騷擾、強暴而求助無門，或因周遭的憐憫和耳語而傷痕累累，或因礙於婚姻牽掛而不得不承受丈夫的淫辱。她們都長年沈默不語的背負著不得痊癒的潰爛。

「豪爽女人」說法的出現常常被人視為女人追求歡愉的放肆藉口，也因此被禁慾高調所抗拒。我倒覺得，「豪爽女人」最主要的效應，是徹底挑戰女人因情慾而倒楣受苦的必然性。

說穿了，有些人一心一意只擔心女人在追求歡愉時會失足跌倒，會便宜男人；她們看不到的是，這些警語和憂心，正構成了無數女人在情慾事上的躑躅矛盾和無力無知。

有些人認為女人在情慾事上的自持是自保的唯一道路，因此她們大力宣傳著各種自重自持的「智慧」；她們沒有想到的是，我們周圍無數在情慾路上孤獨顛蹶、承受無言痛苦的女人，總要在這種「智慧」中一再認識自己的「愚蠢」。事實上，憂心者的每一句警語，恐怕都在那些已經流血灌濃的傷口上再度揉進粗鹽。

我真心相信，「豪爽女人」最自在坦然的義無反顧、最不用現有道德教條的氣魄和精神，可以稍稍減輕——不敢奢言消除——受傷女人的心頭捆綁，更可以調教另一代不再扛起同樣包袱的新女人。畢竟，「豪爽女人」根本的、徹底的顯示，那些壓在女人身心情感上的重擔是文化的建構，是可以嗤之以鼻的加以改造的。而若是女人想要發展自主的力量來抗拒侵犯、反擊騷擾，豪爽女人的自在恐怕也是最強而有力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有不少文章出自我一九九六年在某報家庭版寫的〈豪

爽心情」專欄。這個專欄從一開始便受到各方關注，常常有讀者迴響投進編輯室的信箱，後來當「外遇就是一種蹺課」刊出後，由於其中的外遇女人坦然描述自己的心情，拒絕被罪惡感纏繞，也不把自己的出軌當成什麼大不了的錯事，這種情慾自主的態度引發許多男人的焦慮。有一兩個男人甚至氣急敗壞，拼命打電話到報社去抗議，每天數通，連續打了好多天。他們認為，女人出軌就暗自慚愧吧！幹嘛那麼囂張呢？他們並且號稱有一大批男士不滿這個專欄很久了，宣稱若報社不處理，將掀起「退報運動」。後來這個專欄終於告終，但是同時我也收到許多女人的來信，不但表達她們對這個專欄的共鳴，也寄來她們自己的出軌故事，這些故事是催逼著我繼續提筆的最大動力。

這個事件清楚的顯示，傳統的文化腳本總是想把女人描繪為在性事上戰戰兢兢，一失足就要形成千古恨的神經質人物；而一旦有女人開始創造不同於傳統女性情慾人生的文化腳本，眾人就立刻爆發各種緊張和憤怒，用最強大的恐嚇和責備來使女人噤聲。

想要批判這樣的狹窄文化是父權的建構，但是又不肯接納另外一些此刻看來不合常規的女性出軌活動，這似乎是許多主流女性主義者決定採取的安全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主流女性主義者不必甘冒風險，不必對抗別人最引以為當然的常識，而能安然享有正義形象。可是，對那些輾轉反側的脫軌女性而言，認識唯有主流女性主義者才能展現的超然智慧又有什麼意義？在實踐的道路上，每個女人都各自走著不一樣的道路；但是令人寒心的是，在既有常識文化腳本下呻吟著的，總是那些最沒有文化資本和支援的女人。

顯然，如果我們期待改變女人的情慾命運，我們首先就需要改變那些限定女人命運的文化腳本。我們需要發掘和創造更多不一樣的情慾文化腳本，讓眾多女人都能用各自情慾生命中的單薄或厚實來衝垮傳統女性人生的單一道路。

女人已經用她們的生命寫了無數有聲無聲的脫軌情慾腳本，《好色女人》不但向她們誠心致敬，也向她們虛心學習。讓我們一齊聯手推動那屬於女人的情慾文化革命！



外遇就是一種蹺課。

雖然講台上的老師是你敬重的，愛慕的，衷心喜歡的，

是你每堂課都熱烈聽講，用心記筆記的。

可是，今天，窗外的陽光那麼明亮，天那麼藍，雲那麼輕，

你就是坐不住，妳心裡就是有一種嶄新的悸動。

那麼，蹺一堂課又怎麼樣？



9 789578 399013

S1115

NT\$180